

挥师

援朝

张希 / 著

彭述懷

元帥

壯烈人生

丛书



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丛书

挥师 援朝

张希 /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挥师援朝：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丛书之五

/张希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11

ISBN 7—5406—3238—0

I. 挥…

II. 张…

III. 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

IV. I25

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丛书之五

挥师援朝

张希 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5 插页 210000 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6—3238—0

I·26 定价 13.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彭德怀传》已于1993年和读者见面了，而作为《彭德怀传》作者的我们，10多年的心愿还没有了结。

彭总一生的经历，最简单的表述可以用6个字：童工——元帅——囚徒。将这6个字展开来，已出版的《彭德怀传》计50余万字，而这50余万字，又是在120万字稿的基础上一再删节而成的。

何以先写了120万字呢？

众所周知，从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上书为民请命被罢官，到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恢复名誉，20年间对这位功勋赫赫、刚正清廉的革命元戎，务在“批倒批臭”。本迹淹没，谬种流传，世人莫识彭大将军庐山真面。彭德怀传记组成立之后，我们不得不尽数年之功，查访事实，考证问题。到传记动笔之际，传记组成员大多跨越了50这一年龄线。几名曾在彭总身边工作过的成员，则已在花甲古稀之间。执笔同人，彼此常以健康为祝，愿能共同完成为彭大将军洗冤立传的使命。天不假年，时不我待，大家约定初稿不受50万字之限，务将采集与研究彭总一生历史所得，尽可能全面地、如实地写出来。人道“当代人难写当代史”，提起笔来，我们深感信哉斯言；却又因曾在彭总身边有年、曾广泛访问彭总生前的战友、部属、

乡亲、家人，得以目睹他人之所未睹，耳闻后人所不得闻，而窃信，这亦是写《彭德怀传》的一大有利条件。怀着如是心情，就写出了120万字。

从120万字缩减到50多万字，自然有一个取精的过程。余下那70万字，是否被去之粗呢？又不是。那么，这未与读者见面的70万字，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呢？

从120万字到50多万字，删节下来的，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和有关史料。即50多万字稿更多地留下了“骨”，去掉了“肉”。使已出版的《彭德怀传》对彭总一生百战沙场、悲歌慷慨的英雄主旋律更为鲜明，叙事更为简练，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二为表现彭总思想感情、生活诣趣、家庭情况、与人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即50多万字的《彭德怀传》更多的留下了大事，去掉了小事；留下了事业，去掉了生活。这样，所余70万字中的一部分内容，虽相对属小事，从中却可深窥彭总的人格、节操，恰是他既有雷霆万钧之威，又具赤子之心；既是历史巨人，又不失平民本色的生动写照。只是由于《彭德怀传》是属于正传、正史，对这部分内容，才不得不忍痛舍割。

第三种是尚难定论的问题。其中或系历史谜团未解，或有待重新认识。这类问题，当时虽已窥其大略，正传仍难展述，“文献不足故也”^①。近数年，党史、军史专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传记、回忆录相继出版，披露了许多史实，使我们能

^①《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够在这一套《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中对这类问题进一步分析、考证，提出个人的看法。

历史是一面明镜，又总含有引人去穷究的奥秘。正是由于在留下的70万字中还有许多彭总生动感人的轶事，还有对彭总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涉及的是非功过的进一步探究，还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我们不应把它们禁锢在箱篋之内。执笔诸人遂应出版社之约，对120万字稿中各自撰写的部分进行修订补充，编成《彭德怀元帅壮烈人生丛书》一套8册，内容一贯而风格不求一律，分册出版以便读者随兴阅购。这样，我们为这位智勇冠三军、功德炳千秋又长期横遭遣罪的元帅洗冤立传的心愿庶几可了；而我们对深堪追慕和同情的彭大将军也可庶几无憾了。

彭德怀传记组

彭德懷
元帥
壯烈人
生叢書

遲浩田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为本丛书题写书名



抗美援朝期间的彭德怀。

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山洞前。这里原来是一个矿井。





彭德怀司令员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在前线。



设在山洞内的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所。



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和陈赓（左）、邓华（右）副司令在前线司令部合影。



朝鲜人民把民族服装献给彭德怀。



彭德怀视察高炮阵地，询问战斗情况。



彭德怀在前沿阵地休息。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右为李克农。



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观察。

目 录

- | | |
|-------|-----------------|
| (1) | 一、决心留在大西北 |
| (5) | 二、“搞经济建设，要从头学起” |
| (10) | 三、朝鲜半岛爆发内战 |
| (16) | 四、美军在朝鲜登陆 |
| (23) | 五、毛泽东电召彭德怀到京 |
| (34) | 六、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
| (41) | 七、召开援朝紧急会议 |
| (51) | 八、毛泽东决定立即出兵 |
| (62) | 九、敌情紧急率先入朝 |
| (68) | 十、亲临战场会见金日成 |
| (77) | 十一、喜见先头部队一一八师 |
| (84) | 十二、当机立断分途歼敌 |
| (91) | 十三、美军挨了当头一棒 |
| (98) | 十四、拍案怒斥梁兴初 |
| (103) | 十五、巧布天罗地网 |
| (112) | 十六、在美机轰炸下脱险 |
| (119) | 十七、战果辉煌，三十八军受嘉奖 |
| (130) | 十八、美军“圣诞节总攻势”破产 |
| (137) | 十九、中、朝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 |
| (143) | 二十、彭德怀奉命发起第三次战役 |

- (153) 二十一、攻占汉城，休整待命
- (167) 二十二、中朝联军首次召开高干会议
- (171) 二十三、敌军反攻，中朝联军被迫后撤
- (179) 二十四、中朝联军浴血苦战，伤亡严重
- (187) 二十五、紧急回京，直闯毛泽东卧室
- (200) 二十六、中朝联军撤出汉城
- (206) 二十七、“联合国军”总司令被撤职
- (211) 二十八、集中兵力，对敌大规模反击
- (217) 二十九、毛泽东指示：“要消灭敌军数万人”
- (228) 三十、转移兵力，向东线出击
- (235) 三十一、供应困难，后撤休整
- (245) 三十二、“零敲牛皮糖”的新战术
- (253) 三十三、荣获朝鲜政府一级国旗勋章
- (259) 三十四、离开朝鲜，回国治病
- (265) 三十五、应斯大林之邀密访莫斯科
- (270) 三十六、勘察海防，部署防务
- (280) 三十七、为逼敌停战，发动金城战役
- (287) 三十八、在开城签署停战协定
- (293) 三十九、荣获“朝鲜英雄”称号
- (298) 四十、载誉回京，万众欢迎
- (303) 后记

一、决心留在大西北

1949年4月，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又于4月21日出动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面临覆灭。这时国民党几百万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在眼前。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下，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经过两年多的英勇奋战，完全收复了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占的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地区，消灭敌军几十万人。又以排山倒海之势，于5月20日攻克了曾被胡宗南盘踞多年的古都西安市，吹响了向大西北进军的号角。

1949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中，彭德怀指挥西北解放军几十万人，开始向盘踞在西北地区的敌军进攻。于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歼了统治青海、宁夏几十年的马步芳、马鸿逵军队。驻守新疆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宣布起义。自此，彭德怀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仅用3个月时间就解放了西北五省，被国民党长期残酷剥削统治的西北各族人民得

以重见天日，处处锣鼓喧天，处处欢声笑语。在广大人民的欢笑声中，彭德怀终于说出一句他早已成竹在胸的话：“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完全彻底胜利了。”

1949年12月下旬，辽阔的西北高原上空，一架苏制军用专机迎着凛冽的寒风，自乌鲁木齐飞到西安降落。飞机的舱门打开后，首先走下飞机的是一位头戴皮帽、身披皮大衣、身材魁梧的人。这时，等候在机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及陕西省和西安市的领导人习仲勋、常黎夫、马文瑞、张稼夫、赵伯平、方仲如等和各界群众代表，立刻高兴而热情地迎上前去，有的挥手，有的鼓掌，还有的人大声招呼：“老彭！”“彭老总！彭司令！”彭德怀满面笑容，朝欢迎的人群走来，兴奋地同大家握手寒暄，感慨地说：“现在新疆已全部解放，原新疆的政府机构和陶峙岳的部队，经过谈判也已全部得到妥善解决。这是我们执行了党中央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我今天能从祖国的西北边疆一直飞回西安，这不就说明我们的胜利吗！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克服了各种罕见的困难，终于彻底打败了比我军强大十几倍的敌人，完全解放了西北五省。胜利来得这样快，真是出乎预料，真是值得大家高兴和庆贺的啊！”彭德怀正是在完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的繁重任务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匆匆飞回西安，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

1950年1月19日，古都西安的各界群众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在阵阵鞭炮和锣鼓声中，一个统辖西北五省的新型政权机构——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了。德高望重、战功赫赫的彭德怀在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当选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从此，又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他在西北

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军政委员会的任务，在目前应着重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以艰苦的努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发与建设大西北。”他还根据西北地区的特点着重强调：“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发展经济，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彭德怀自 1916 年当兵后，一直是冒着枪林弹雨转战在沙场上。如今，那战马嘶鸣、杀声震天的场面，似乎已经结束，而他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之后，开始在一派和平的气氛中，肩负起新的任务。他来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坐落在西安市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院内的一幢大楼里，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型战役——制定西北地区各级政权机构设置方案，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计划，拟定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方案和民族政策。此时此刻，他已忘记了那炮火连天的战场，忘记了敌我冲杀搏斗的壮烈情景，而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却在他脑海里回荡，久久不息。他安静地在弹簧椅上闭目沉思：几十年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和枪林弹雨的生活已成过去，而新的任务、新的战斗和新的生活将从此开始。他睁开双眼，看到窗外新城广场两侧在战火中破坏的残垣断壁，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群，顿时感到似乎有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他现在不仅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者。这不能不使他深感责任重大。但他是个有名的硬汉子，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犟脾气，决心以战争年代的顽强毅力，倾注全部精力领导西北人民加速建设步伐。他对西北军政

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说：“西北地区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虽然这块穷地方与我们南方的气候和物产相差很大，但我还是要扎根在大西北，死也死在大西北。”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是有缘由的。自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后，他的大部分战斗生活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他深感是西北地区的人民养育了他，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战争年代支援了他，西北地区的高原、山川、城镇、农村，到处都有他留下的足迹，他和西北劳苦人民有着亲密的关系和感情。他决心将晚年的全部精力奉献给西北人民，绝不辜负西北人民对他的期望和信赖，以战争年代那种不怕困难的坚强毅力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使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西北广大地区迅速改变面貌，成为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农牧丰收和绿树成荫的富裕之地。

二、“搞经济建设,要从头学起”

自1950年2月起,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大楼里,这位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彭大将军”即开始指挥新型战役。人们走进彭德怀的办公室,眼看到的是宽大的墙壁上挂满了一幅幅西北五省地貌图,地图上标示的却不再是红、蓝两军攻防对阵的箭头,而是许多铁路、公路、工厂、矿井、水坝、农场、牧场、林场建设的示意符号。他每天除了处理一些应急的公务外,就抽空邀请一些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到他的办公室,倾听开发建设西北地区的方案和意见。每次座谈会,他都像是一个小学生,认真做笔记,并提出问题和专家共同研究。有一次他对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说:“我对于打仗还有点办法,对农业方面也懂一点,但对搞经济建设还要从头学起。因此,我们要吸收那些虽出身不好,但愿为社会主义祖国献策的知识分子一起工作。我们首先要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绝不能歧视他们,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为经济建设服务。”

彭德怀对在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搞好经济建设,虽然充满信心,但他毕竟长期在战场上指挥打仗,没有机会研究探讨地方政府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新的情况也随之而来,大量的地方政府工作需要他亲自批示处理。彭德

怀深感地方政府工作比指挥作战要复杂得多，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关系。而他身边的两个参谋实在应付不了日常事务，也牵涉了他不少的精力。一天，彭德怀对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说：“我本来是个闲不住的人，可现在大量的城市工作、统战工作、民族政策问题要我亲自处理，实在是忙不过来，你赶快给我选调一个既有长期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干部到我这里来工作。”习仲勋考虑了一会：“唉哟！老总，你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选个能给你当秘书的干部，恐怕找不到合适的。”彭德怀说：“西北地区这么多干部，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你可和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商量给我选一个。”过了几天，马文瑞来向彭德怀汇报时说：“仲勋同志已告诉我给你选名秘书。组织部物色了几个干部，但总觉得不太合适，请彭总再等等。”彭德怀说：“既然你们选不着合适的，我倒是有个对象和你商量一下。”马文瑞当即表示：“只要彭总选中的人，我们一定调来。”这时彭德怀拿出一张陕西省委主办的《群众日报》说：“你看这报上登着现在西安市人民政府任教育局局长名叫张养吾。我翻了一下我的笔记本，记得这个同志过去曾向我汇报过延川县的土改运动情况，但不知这个教育局长是不是我在延川县见到的那个张养吾，你可调查一下，如果确实，可把他调到我这来工作。”

彭德怀和张养吾相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那是1948年春节前后，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了一年的艰苦作战后，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始终没有得到休整的机会。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供应困难，影响部队作战行动。彭德怀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后，决定西北解放军在陕北的清涧、延川县一带休整，一面总结作战经

验,一面进行以阶级教育为纲的政治运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驻在陕北米脂县,彭德怀率西北解放军司令部驻在陕北延川县城内。这时,全国解放区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为了掌握土改政策中的问题,委托彭德怀就近检查了延川县的土改运动情况。彭德怀在听取延川县各区领导人的汇报中,发现几个区的负责人有严重“左”倾思想,采取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方针,结果不是地主的错划为地主,不是富农的错划为富农,并发生了乱批、乱斗的错误倾向。彭德怀插话说:“延川是老解放区,农村的情况,你们瞒不了我。边区农村的土地早已分配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地主、富农?我看你们是宁‘左’勿右,搞得敌友不分,这不是故意制造矛盾吗?”其中有一个年岁较大的干部汇报时,详细分析了当时老解放区农村的阶级成分、农民的收入情况和应该掌握的政策,说:“根据土改政策和本区农村的情况,我领导的那个区没有划出地主和富农。有个别中农劳动力强的,收入较好,略有富裕,也只够富裕中农的成分,不是斗争对象,所以没有发生乱批乱斗现象。”彭德怀听完汇报很兴奋地说:“你的汇报是真实的,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党就应该提倡这种作风,我看你是个不怕戴右倾帽子的人。我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应该对党对人民负责,绝不能好大喜功,更不能说假话,否则对人民对党的事业都是十分不利的。”最后彭德怀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养吾。”汇报后的第二天,彭德怀派人让张养吾把昨天的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再面谈一次。过了两天,张养吾带材料到延川县城内找到彭德怀简朴的住处。彭德怀高兴地迎出来,接过材料,然后亲切地和张养吾谈起来。彭德怀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不知你是哪里人?”

张养吾说：“我是陕西省西乡县沙家坎人。父亲已故，家中尚有母亲和一个弟弟在务农。”彭德怀又问：“你过去上过什么学校？”张养吾说：“我1936年在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毕业，因在北平无工作可干，就回到西乡县，在县师范教书一年多。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就停学了。”“那你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张养吾说：“我在1938年2月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介绍到了延安后，分配到抗大一大队第四期学习，1938年冬在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经中组部选调到延安，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先后担任秘书和科长工作。”两人畅所欲言，谈得活泼融洽，彭德怀始终显得兴奋愉快，还不时讲了中共历史上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这次谈话后，彭德怀对张养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彭德怀将延川县在土改中存在的问题和张养吾的经验反映到中央，毛泽东于1948年2月11日就发表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这对当时指导全国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起了关键作用。

彭德怀想调张养吾给他当秘书，很快办成了。马文瑞来电话对彭德怀说：“经我们调查，现任西安市教育局长的张养吾，就是你在延川县认识的张养吾，他很快就会介绍到你那里去。”几天后，这位比彭德怀仅小几岁、既朴实又忠厚的张养吾就来到彭德怀的司令部。两人一见面，彭德怀紧握着张养吾的手说：“我们一年多没有见面了。现在我们已由农村进入大城市，深感任务繁重、情况复杂，特别是西北是个多民族地区，问题很多，你来替我多留心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首先调查工厂和商业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提出建议，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稳定社会秩序。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及时研究。”从此，彭德怀身边又多了一位处

理地方政府事务的得力助手。张养吾也深深感到能在彭老总身边工作是他“一生的荣幸”。

三、朝鲜半岛爆发内战

彭德怀自 1950 年初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后，他的主要精力是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出乎意料的是，6 月 25 日，在我国东部紧邻的朝鲜半岛，突然爆发了南、北朝鲜之间的激烈内战。这突然燃起的战火，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局面，引起世界人民的震惊和关注。

本来朝鲜半岛爆发的内战，纯属朝鲜内部事务。但是，美国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为了继续维护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统治，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迫不及待地采取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反动政策。6 月 27 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李承晚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我并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公开派海军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祖国领土台湾。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各会员国给予南朝鲜李承晚政府以“必需的援助”，积极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

鉴于美国直接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和占领中国台湾海峡的严峻局势，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政府的庄严声明,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由于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朝鲜进攻,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案,提出立即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并决定“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同时授权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帅和指挥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各国军队。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立即任命了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驻日盟军总司令、美国上将麦克阿瑟为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美国及其仆从国直接派军队协助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作战,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军事行动,朝鲜半岛的内战,即将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位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边陲相邻,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曾长期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由于美国政府已派兵直接援助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作战,中共中央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出现严重复杂的局面,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东北边防的安全。为此,1950年7月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

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彭德怀因事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会后，毛泽东主席即将会议情况电告给彭德怀。根据国防会议的决定，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以现驻中南地区的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在黑龙江地区从事生产的第四十二军共4个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另抽调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骑兵团、1个战车团、3个汽车团等共约26万人，限于7月底至8月中旬全部车运到鸭绿江北岸之本溪、凤城、辽阳、安东（丹东）、辑安、通化、宽甸等地集结待命。同时任命原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上述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于8月中旬先后到达指定地区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加紧训练，改换装备，充实兵员，以备支援朝鲜和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自反击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即势如破竹，乘胜向南追击敌人。在朝鲜人民军猛烈打击下，李承晚军队节节向南败退，溃不成军，正如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被击败的、溃散的南朝鲜军队形成一股可怕的逆流，完全是在狼狈溃逃。”7月的朝鲜半岛，气候炎热，大雨不停，泥泞的道路和美国飞机的轰炸仍阻拦不住朝鲜人民军向南方的进攻。战斗到7月底至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击溃了南朝鲜军大部并歼灭了美军陆军二十四师一部，解放了南朝鲜80%以上的广大地区，进攻战线一直向南推进。朝鲜人民军胜利的捷报不断传

来,完全解放南朝鲜的胜利局面已指日可待。

这时,正在西安领导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彭德怀,以他几十年的战场经验,从战略上对朝鲜战场交战双方进行了分析后,对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的行动深表关切,流露出忧虑的心情。他对习仲勋说:“朝鲜半岛,一分为二,问题比较复杂,在当前国际上出现了苏美两大阵营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一直打到南方去,恐怕要出问题,对这种局面绝不可掉以轻心而盲目乐观。”不久事实证明,彭德怀对战局发展变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炎热的朝鲜南方,阴雨连绵,河水猛涨。8月4日,朝鲜人民军将美军、南朝鲜军追击到朝鲜南端的洛东江边。敌军为阻止朝鲜人民军继续南进,以守待援,将洛东江上的重要桥梁全部炸毁。这时向南败退的7个师残部,和先后来到援助李承晚军队作战的美军都收缩到洛东江东岸,在以釜山为中心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负隅顽抗。由于美军、南朝鲜军高度集中,后方供应迅速及时,加之有大量飞机支援和轰炸,使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双方在洛东江沿线形成对峙局面。此时美军一面自空中和海上继续增加兵力,准备反扑,一面又出动数百架飞机轰炸朝鲜北部城镇和交通线,不仅使朝鲜人民军遭受大量伤亡,而且严重破坏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供应线,遂使人民军的攻势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挫折,处境越来越不利。战场形势已对朝鲜人民军构成极大威胁。

在朝鲜战场形势已明显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朝鲜战场形势将会发生重大的曲折和变化,将关系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他考虑此事关系重

大,必须事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打个招呼通通气。于是8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关于毛泽东这时给彭德怀发去此电的用意何在,据当时彭德怀的秘书张养吾回忆说:当时彭德怀对这份电报也没有过多的去思索考虑,但他已意识到朝鲜战局会发生曲折和变化,对毛主席的来电,只当作是战场情况通报。他还是集中精力搞西北的3年经济恢复计划。但他在一次高干会上针对国际形势和朝鲜爆发内战,曾经讲过:“现在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不同社会制度,朝鲜内战就是在这种国际社会背景之下爆发的。朝鲜半岛,在二次大战后将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在两种制度相互对立的情况下,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军已打到南朝鲜的大田、大邱一带,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不会放弃这个控制亚洲的桥头阵地。我们也应作点准备。”由此可见,彭德怀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观察,以他战略洞察力的分析,已预感到这场战争将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问题。

自8月下旬开始,随着大批美军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陆续到达南朝鲜,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急剧变化。中央军委为争取主动,应付可能发生的恶变,不得不提前调遣后续部队开往机动地区。又将第五十军调至东北地区编为边防军。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华东地区由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调至津浦铁路沿线,将驻扎在西北地

区由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调至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以便根据朝鲜战场情况随时机动。这是中国为防备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旦大举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时所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

四、美军在朝鲜登陆

朝鲜战局的发展,正如中央军委早已分析预料的那样,美国政府决心要扩大侵略战争,凭着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决定对朝鲜人民军以坚决反击。因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旨意,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在洛东江沿线进攻受阻,供应又处于断绝,后方兵力空虚的情况下,秘密地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军兵力共7万余人,于9月15日在500多架飞机和260多艘军舰掩护支援下,由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突然在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仁川港登陆成功。登陆部队由西向东急速对汉城方向拦腰进攻,截断了正在洛东江一带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供应线。此时防守在洛东江防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共约10个师的兵力,趁机积极配合在仁川登陆的部队向北反攻,对朝鲜人民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后方供应断绝,粮弹消耗殆尽,遭受到严重伤亡和损失,被迫沿山间隘路向北撤退,遂使已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几日之间朝鲜人民军损失惨重,处于严重危机。

彭德怀听到大批美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成功的消息后,对朝鲜战场事态的发展和朝鲜人民军的处境深为关切。有一天,他的夫人浦安修自咸阳调查生产情况后回来休假。她来到

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站在地图前，一手拿着一份文件，一手在地图上比来比去。浦安修问：“你今天怎么这样仔细的看地图，有什么大事让你这样认真？”彭德怀此时才转过头来对她说：“朝鲜战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批美军已对朝鲜人民军两面夹击，人民军退路已被割断，情况很严重啊！”他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后，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看这情况，我们人民解放军又有仗可打了。”浦安修听了他的话，开玩笑似地说：“唉哟！解放军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仗啦，还没有打够呀！应该休息一下啦。”彭德怀说：“我估计很有这个可能，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发表了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友好的兄弟邻邦，对他们国家的侵略，我国不能置之不理，还是要支援的，但用什么方式支援，那看以后战场发展变化的情况而定；解放军应该作好打仗的准备，不能麻痹。”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9月15日指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9月26日又乘胜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资本主义国家的贺电如雪片飞来，一致吹捧麦克阿瑟用兵如神。9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通过电台对麦克阿瑟这一侵略行动表示庆贺说：“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这些对麦克阿瑟的吹捧，使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屡建战功、被资产阶级军事界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冲昏了头脑，断然指挥“联合国军”在强大的空军、坦克支援下气势汹汹地向北进攻，扬言要占领朝鲜的北半部以重建“和平秩序”。为了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杜鲁门向麦克阿瑟下达作战命令中规定：“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军队。”9月29日，美军和南

朝鲜军队进抵“三八线”，准备发起进攻。

9月30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发表演说时，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然而，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与美军作战，把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看作是“虚声恫吓”，是外交上的“政治讹诈”。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出一份电报称：“我们要让你感到，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你都不会受到妨碍。”杜鲁门的命令和马歇尔的鼓励使麦克阿瑟目空一切，狂妄至极。他决心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指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立即向“三八线”阵地逼近。在北朝鲜人民已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金日成首相会见我国大使倪志亮和参赞柴军武，当面向他俩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13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我国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10月1日麦克阿瑟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广播了最后通牒，令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但是金日成首相不畏强敌，决心战斗到底。当天他号召人民军继续战斗，用鲜血保卫祖国，粉碎敌人的进攻。此时金日成首相鉴于麦克阿瑟已对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当即于10月1日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主席送来求援信件：“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10月1日夜间，南朝鲜军队陆军第三师首先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进犯。同时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第二号命令，命令其侵略军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此时侵朝敌军总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000多架，各型军舰300多艘，地面部队拥有5个军15个师另两个旅23万余人，其中美军3个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6个师约12万人，南朝鲜军2个军9个师约9万余人，另有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军队共1万余人。麦克阿瑟为了实现其战略企图，除以部分兵力在“三八线”南部对付朝鲜人民军向北撤退部队外，集中了美国、南朝鲜军共4个军10个师另1个旅和1个空降团共计1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于东、西两线（其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的鸭绿江边疯狂冒进。此时此刻，由于敌军蜂拥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三八线”以北撤退。大批敌军飞机和火炮接连不断地向“三八线”以北猛烈轰击。一场空前巨大的战火在“三八线”以北的土地燃烧起来。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北京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到处是一派欢庆节日的景象。身穿节日盛装的群众喜气洋洋，参加游行活动的市民、工人和学生队伍，从清晨开始就排列在长安街上，等候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虽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关于朝鲜战争的情况通报接连不断传到中南海，但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仍然兴致勃勃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和北京几十万群众一起参加

庆祝建国一周年的盛大游行活动。上午10时，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一队队军容严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的方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面连接的是几十万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队伍，载歌载舞，欢呼跳跃，热烈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

当日夜晚，庆祝活动继续。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络绎不绝的人群拥向天安门广场。多彩的焰火照亮了天空，欢乐的歌声笑声此起彼落，各种文艺节目异彩纷呈，欢乐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还未熄灭，联欢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时，中南海丰泽园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已灯火通明。毛泽东主席正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金日成求援信进行认真的分析讨论。会议认为，在“联合国军”开始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情况下，如让美军进攻到鸭绿江边，将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将给新中国和平建设造成极大困难。会议初步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兵力渡江援朝，而且时间越快越好。对于志愿军司令员人选问题，原定是由林彪担任，因已集中在东北地区的边防军，原都是林彪指挥下的军队。但林彪自称有病不能赴任。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林彪拒不受命时的情况写道：“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怕到这个程度。”既然林彪拒不受命，那由谁来挂帅呢？谁能冒此风险身负重任呢？毛泽东在十分焦急之中，经过反复思考对比之后，一个对党忠诚无私无畏、勇挑重担、智勇兼备的统帅形象在他脑海出现了，这就是长期和他同甘共苦的亲密伙伴，他亲笔赋诗颂扬的“彭大将

军”。毛泽东深知，他和彭德怀在 20 多年南征北战、风雨同舟的共同生活中，彭德怀已为大家公认是一位无私无畏、严守党纪、有勇有谋、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猛将。在这次书记处会议前，他就已认定，彭德怀是最合适的志愿军司令员。所以，毛泽东在会上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有病不能入朝，我看志愿军司令员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早已憋不住的朱德总司令马上响应：“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挂帅，担任志愿军司令员。会议决定于 10 月 4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

10 月 2 日凌晨，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发出急电称：“（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并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 月 1 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安市和西北局、西北军区、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习仲勋、杨得志等及西安市各界 20 多万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晚上，他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畅谈了西北地区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建设大西北的艰巨任务，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已有了空前的大团结，正在奋发图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的人民，我相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勇敢而勤劳的中国

人民一定会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表达了他对建设大西北的坚定信心和发展西北经济的宏图。此时此刻，他一心一意考虑的是要加速改善西北人民贫穷落后的现状。他没有预料到，就在几天之后，对他个人一生的经历将要发生难以想象的重大变化——一项艰巨复杂的新任务又落在他的肩上。

五、毛泽东电召彭德怀到京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从北京飞来一架苏制小型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从飞机内走下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两个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大楼。他俩急促地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和图表,他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3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方案和计划,因为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各大区在国庆节后把本区经济恢复计划和方案向中央汇报。

北京派来的人向彭德怀敬礼后,为了严守秘密,低声对他说:“首长,毛主席请你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彭德怀惊奇地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决定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会说:“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们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安排和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

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3年经济恢复计划要这么紧张吗?他决定不管开什么会,还是把已拟定的3年经济恢复计划一起带去,于是便对负责政府工作的秘书张养吾说:“你把各单位报来的3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马上和我坐飞机到北京。”张养吾立即找来一只大皮箱,累得满头大汗,总算把所有文件装在箱子里了。因为来人催得太紧,他们连换洗的衣服也顾不得到宿舍去取,只带了点个人的随身物品,立刻乘汽车飞速奔向机场。机场像平时一样,周围冷冷清清,只有一条简陋跑道。机械师已对飞机作了检查和加油。

上午10时50分左右,飞机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向太原飞去。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3人,这架能坐二十多个人的小飞机显得空荡荡的。彭德怀时而俯瞰太行山的壮丽景象,时而又问张秘书3年规划的情况。飞机在太行山上空飞行,那绵延起伏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谷和郁郁葱葱的山林,引起了彭德怀对往事的回忆,在那艰苦奋战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率领前方总司令部在这一片群山峻岭之中,指挥八路军英勇健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1940年秋季,他指挥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对日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1942年5月,前方总司令部和中共北方局在山西辽县南艾铺被日本侵略军包围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中弹牺牲,他自己也在突围中幸免于难。他微闭着两眼,思念着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今

天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

他们乘坐的这架小飞机，只能飞短途，中午12时30分左右，在太原机场降落检修和加油。彭德怀历来是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高级干部，估计中央既然紧急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他本来等飞机加完油后即急于飞北京，但在机场上巧遇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陪同一位苏联顾问沙契柯夫。赖若愚高兴地向沙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去年解放太原战役，因徐向前同志身体有病，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派彭副总司令亲自来帮助指挥的。”沙契柯夫一听是彭副总司令，急忙上前紧握彭德怀的手说：“我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的名字，今天见到副总司令真太荣幸了，我请求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彭德怀虽急于要飞北京，但又不便对赖若愚说实话，于是他一再托词谢绝。但沙契柯夫又拉着彭德怀的手坚决不放，一再挽留。张秘书见此情景实在难以推脱，即走到彭德怀身后低声说：“既然顾问这样热情，还是应付吃一点算了。”彭德怀本来酒量不大，但沙契柯夫多次劝酒，又不得不喝一点。饭后他感到头晕，即在机场候机室稍事休息。下午2时20分，飞机由太原起飞。因天空阴云气流不稳，机身颠簸，起飞不久，彭德怀就吐了。他怪张秘书不该劝他吃饭。

下午4时零5分，飞机在北京西郊万寿山机场降落。彭德怀跨出机舱，快步走下舷梯，只见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科长李树槐迎上前来敬礼，几辆小汽车已停候在跑道东侧。李科长帮忙提起皮箱对彭德怀说：“彭总，本来周总理昨天就让我们去接你，但昨天下雨，飞机不能起飞。今天又是阴天，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你安排了住宿。毛主席交待说，请你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脸上立刻严肃起来，高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按照周恩来事先计算的时间，接彭德怀的专机，应在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开会之前飞回北京。但因他在太原机场耽误了时间，所以迟至下午4时才到达北京机场。

古老的北京，秋雨过后，雾气濛濛，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在大街上穿梭往来。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将来我们还要用鲜血来保卫它。”李科长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还放了礼炮。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欢腾，人们敲锣打鼓，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可惜你没有来北京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省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我已发电向中央祝贺，我不是不想来，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大门，然后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科长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彭德怀急促地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在

下午3时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因为政治局会议决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主席说:“彭老总,你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

彭德怀坐定之后,立刻感到会议的气氛显得很严肃。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这时只好侧耳静听。他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其理由是:(一)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二)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还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特务急待肃清;(三)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各级政权也还不巩固;(四)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五)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的思想情绪等等。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

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各种议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的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而且事关国家的命运的问题，所以当场未轻易发言表态。但听到毛泽东最后讲的那段话后，他的观点就倾向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追述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时写道：“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会议开到下午7时左右，毛泽东宣布休会。散会后，毛泽东向彭德怀走过来说：“德怀同志，你今天赶到北京，也没休息，一定很疲劳吧？今晚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对出兵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彭德怀随口就答：“好吧，我等你的通知。”

彭德怀离开颐年堂后，招待科派车把他送到北京饭店三楼309号房间休息。警卫员小郭早已把室内整理好了。彭德怀撑着疲倦的身躯跨进房间后，眼前出现的是意外生疏的景象，一盏盏耀眼的花灯，映照着红彤彤的地毯，高大的穿衣镜立在一排金丝绒沙发中间。北京解放前，这里是洋人、贵族、官僚、政客和他们的太太小姐花天酒地的乐园。这位长期住惯了茅屋、草房、土坑、窑洞的统帅，一时感到真有点不习惯。但是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他也就只好住下来。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凝视着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和人群。在一排排灯光照耀下，“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大标语映在他的眼前。阵阵秋风，冲击着他翻滚的脑海，颐年堂会议上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破例的吸起烟来。警卫员小郭推门进来：“首长，

你今天太累了，早点睡吧！”彭德怀没有注意小郭的话，只是在室内缓缓踱步。此时夜深人静，繁星点点，除了风吹落叶的声音外，一切都归于寂静。这本来正是酣睡的美好时刻，而忧国忧民的“彭大将军”却两眼凝视着雪白的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眠。“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的话在他脑海里反复回荡。

事隔十几年后，1968年9月，他因反党罪名被关押，交待当时的心情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不习惯，此福享不了，于是把被褥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我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国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彭德怀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高度的责任感，很快产生了一个肯定的结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这一英明决策。”

凌晨3时左右，住在隔壁的张秘书一觉醒来，发现彭德怀的房间还开着灯。后来张秘书回忆说：“我估计彭总又在开夜车看文件了，想劝他赶快休息，于是轻轻的推开他的门。哟！真奇怪！看见他坐在地毯上，床上的枕头、被褥等都散落在地毯上。我惊奇地问：首长，你怎么从床上掉下来了？彭总把手一甩说：你睡你的觉，别管我。我又焦急地问他，是不是请医生来看看？此时彭总有点不耐烦说：我没有病，你赶快回去睡觉！”张秘书来到彭德怀身边工作后，对这位首长的个性和脾气是很了解的，当他独自一个人思考问题时，谁也不能去干扰

他，张秘书只好又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但张秘书从彭德怀今天上午紧急乘专机来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开会，晚上回到饭店不说不笑，夜晚睡觉又坐在地毯上的这些迹象感到，不知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0月5日上午9时左右，张秘书正在分发文件，饭店警卫室来电话说：“邓政委来看望彭副总司令。”张秘书即刻下楼去迎来一位身材矮小的首长。后来张养吾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邓小平同志。他和彭总两人在房间交谈约一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书记处已决定派他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特派邓小平前去北京饭店接他来中南海。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庭院，毛泽东从室内迎出来。彭德怀快步前去，一面同毛泽东握手，一面看着毛泽东疲劳的双眼问道：“主席，你昨晚没睡好吧？”“你想想我能睡好吗？吃了三次安眠药，也没睡着，已经好几夜没睡了。”彭德怀接着说：“昨晚我也是整夜没睡好，昨天会议后我心里也很焦急，因我事先不知开什么会，思想没准备，所以只好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最了解，有话憋不住，有些个人的想法也想当面和你谈谈。”毛泽东当即说：“那好哇！”说着进了屋，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在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不少困难，有些困难还相当严重，但是怎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也应当摆一摆，不知道你彭老

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的眼神，坦率地说：“主席，昨天夜里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看到有利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坚决拥护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话，微笑着点点头，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意见喽！”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话音越来越高，他的气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后，彭德怀将话题转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千多海里，加之他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遭到爱和平人民的反对。但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让美军占领了全朝鲜，这对我国威胁就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这段历史的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

少倍。我军只有2万5千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有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的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我们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只要全党全军团结一致，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援，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聚精会神的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扶手：“你分析得对呀！看来我俩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逼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狂妄的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刻不容缓，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彭德怀随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毛泽东和彭德怀越交谈意见越一致，心情越舒畅。此时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着试探性地说：“老彭，既然我们必须去支援朝鲜人民作战，那么，你看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去挂帅合适呢？”彭德怀反问：“我听说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感慨的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

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就是不肯接受任务。”毛泽东接着吸了一口烟说，“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书记处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挂帅。你可能思想上还没这个准备吧，不知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说到这里，侧身用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内呈现出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深信彭德怀敢作敢为，具有临危不惧的坚强性格，此时深为感动，亲切而高兴地说：“还是你老彭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这样我可就放心了。现在敌人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

六、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发言中,仍有不同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此问题早已经过反复考虑。1968年9月,彭德怀被监禁时在交待个人历史材料中,回忆这次政治局开会时的情况,这样写道:“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主席显然早已心中有数,立刻站起来,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部队入朝,协助朝鲜人

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到德怀同志研究。”

毛泽东发言之后，原先气氛严肃紧张的会场上顿时呈现活跃，大家都以敬佩的目光看着彭德怀，一致同意由他挂帅率军救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彭德怀1968年9月在自述中写道：“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站起身来，上前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还是你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意见。你去吧，有你去了，我可就放心了。”

会议到此结束了。大家都以敬佩的心情，前来与彭德怀握手，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智勇兼备、屡建奇功的彭大将军身上。因毛泽东决定在当天晚上和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共同研究出兵方案和计划，故留下彭、高两人在中南海共进晚餐。饭前彭、高二人在南海畔一起散步交谈。高岗对彭德怀说：“唉哟！老总，我真佩服你！真不愧是‘彭大将军’！”彭德怀1968年在自述中回忆政治局散会后的情景时写道：“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注：指的是高岗）向我说：‘看来你还不服老哟！’”

其实彭德怀当时已经50多岁了，且患有直肠溃疡病，经常大便出血，按说这位为党战斗了几十年的开国元勋，也该休息一下歇口气了。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彭德怀临危受命时的情况写道：“由于林彪拒不去朝鲜，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调彭德怀同志去。他当时在西安，10月4日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

执行命令。在会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出兵朝鲜的主张。他说：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来，最多也就是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10月5日晚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高岗说：“现在朝鲜前线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们俩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作准备，初步预定10月15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恩来同志即将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继续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夜深了，平静的中南海湖面映照着微弱的灯光。毛泽东送走彭德怀时已经是6日凌晨1时左右。彭德怀回到北京饭店后，躺在沙发上顺便点燃一支香烟，独自一个人沉思默想。张秘书知道他平时是不吸烟的，但只要吸烟，一定是有重大问题在思考。他进屋轻轻地说：“带来的3年经济恢复计划草案今天已分送中央领导同志各一份。我们明天怎么安排？”彭德怀沉思一会说：“原计划我们明天到文津街中国科学院把3年文教事业发展规划送给郭沫若同志，顺便我还有些具体问题要当面请教他。但我明天还要开会，你自己带着3年规划去找郭沫若同志吧！”张秘书劝他早点休息，转身退出，刚要出门，彭

德怀对他说：“你天亮后给我的侄儿侄女的学校打个电话，让他们请两天假到我这来玩玩，我想看看他们。”随后他又独自一人在走廊内低头散步。警卫员小郭躲在房间内既不敢睡，也不敢出来劝首长睡，因为跟他多年的体会，当他独自一人思考问题时，谁也不能去干扰他。但此时已近凌晨2时，为什么首长还不睡觉呢？究竟中央开的什么会，发生了什么事？他在思考什么问题？张秘书和小郭实在捉摸不定。

10月6日，旭日东升，曦光临窗。小郭从床上爬起来，轻轻推开首长的门，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心中非常高兴。于是顺手拿起一条毛毯，小心翼翼地盖在这位不知疲倦的首长身上。可是，彭德怀由于头脑里装满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大概是似睡非睡，忽然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问：“现在几点了？”小郭为了让他多睡一会，故意说：“还早呢。你已两夜没睡好，再上床睡一会吧！”小郭估计这次他该听劝告了。谁知彭德怀突地站起来，用手揉了一下两眼，就去洗脸。这时，小郭真后悔不该给他盖毛毯，结果事与愿违。张秘书也批评他说：“首长好容易睡一觉，你却又把他惊醒了。”

10月6日上午，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到中南海总参谋部参加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各项工作均由代总长聂荣臻负责筹办。聂荣臻在回忆志愿军出国前后这段紧张工作时写道：“关注和筹划朝鲜前线的军事行动，是我在总参谋部时候的主要工作，那一段确实是相当累的。”

彭德怀参加了整天的紧张会议后，回到饭店时已近深夜。张秘书急忙迎上前去说：“我把孩子们都接来了，他们正在等待你回来。”彭德怀推开房门进去一看，孩子们有的正焦急的等待着，有的已在沙发上睡着了，他连忙把正睡熟、年龄最小的侄女彭钢抱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他看见这几个不幸而又可爱的烈士子女，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悲惨的往事，阶级的仇恨，使他久久不能平静。他俯下身子亲切地看看这个，又摸摸那个。他知道这短暂的见面也是他们一家人的幸福。张秘书说：“我已经通知饭店在隔壁开了两间客房，让孩子们到房间去睡吧！”彭德怀听后生气地说：“你怎么随便要客房，这不是给饭店找麻烦吗？你赶快把房间给退掉，就让孩子们和我一起睡在地毯上吧！”他回头问孩子们：“咱们都睡在地毯上好不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就和伯伯睡在一起。”于是几个孩子七手八脚的把被褥铺在地毯上，连衣服也没脱，就和他们亲爱的伯伯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块地毯上了。这就是后来流传的“彭大将军”睡在北京饭店地毯上的故事。静静的深夜，室外阵阵秋风，而在北京饭店 309 号房间内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却睡得暖烘烘的。多少年来，他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在一起，更难得睡在一起啊！

10月7日，日夜盼望伯伯的孩子们很早就起来了。伯伯把已准备好的点心和糖果拿给孩子们吃。彭德怀尽量抑制住感情，不让孩子们看出他内心的激动。他自己心中有数，因为毛泽东已指示他10月8日去沈阳召开作战会议，紧急的任务不容他在北京久留。和亲属短暂的聚会，是多么难得！这些可爱的孩子都围拢在伯伯的周围。彭德怀坐在沙发上，把小侄女彭钢搂抱在怀里，详细询问了几个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学校的生

活情况，最后他感慨地说：“你们的爸爸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你们的妈妈东躲西藏把你们养大成人真不容易哟！现在湖南省委派人把你们送到北京读书，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事过30年后，彭钢回忆说：“我们看见伯伯那两天一直很忙，情绪也不那么安稳。他和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短，除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外，他一再反复问我们谁要买衣服、日用品和学习书本等。他还特意让警卫员给我们每人都买了几件衣服、鞋袜和日用品。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得伯伯为什么这样慷慨地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留着用。后来才知道他是奉中央命令去朝鲜指挥志愿军与美国军队作战。以后又听说朝鲜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大批的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曾经两次把伯伯的住房炸得稀烂，伯伯两次险些遇难。回忆起当时伯伯对我们那种难以控制的感情，他在思想上是已充分作了牺牲准备的。”

10月7日，彭德怀指示张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立即清理登记，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到行政处去领我们几个人简单的被服和日用品，准备出发。”对这次军事行动，彭德怀对张秘书也保密，始终未透露。而张秘书也不敢问要出发到哪里去。但从近几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有关朝鲜战场的报道和我国政府的庄严声明中，他已估计得差不离。张秘书回忆说：“我当时判断这次出发绝不是向西（指回西安），而是彭老总又要担负新的任务向东了（指向朝鲜）。”

10月7日这天，彭德怀和高岗到毛泽东处，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后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

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两军配合统一指挥作战。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志愿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打击敌人气焰,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彭德怀废寝忘食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北京饭店。因为明天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看等待很久的侄儿侄女们。他已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面很难预测。他把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发各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要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张秘书进屋说:“带来的文件已全部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了,片纸未留。”彭德怀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张秘书在10月7日的日记写道:根据彭总吩咐,晚上收拾行李,准备明晨出发,去向不明。

七、召开援朝紧急会议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

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10月8日当天，毛泽东又立刻以特急电报致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电文如下：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二）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高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京去沈阳。

1950年10月8日，东方刚刚发白，蒙蒙细雨笼罩着静静的长安大街。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李涛等早已来到北京饭店门前，为彭德怀出征送行。彭德怀身穿土黄色呢子军服，手里拉着最小的侄女彭钢，在和聂荣臻等简短的谈话后，即抱起彭钢急忙钻进汽车内，直奔机场。汽车摇摇摆摆地在狭窄的马路上开进，彭德怀一直握着彭钢的手。幼小天真的孩子问：“伯伯！你这次走了，什么时候还来看我们？”彭德怀把她抱在怀里：“伯伯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你们不要想家。”“那你坐飞机到哪里去？还回西安吗？”彭德怀始终避开他入朝的行动，安慰似地说：“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的，要听老师的话。”

同彭德怀一起乘飞机的，还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

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总参作战部处长、彭德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元、龚杰，彭德怀的秘书张养吾，俄文翻译毛岸英。这次离京的行动是十分仓促和绝对保密的，连每个人的家属包括彭德怀的夫人都不知道他们将前往何地。虽然当时细雨不停，因中央决定必须飞沈阳，飞机于8时左右仍冒雨起飞。后来同行的成普对此次飞行情况写道：“飞机在云层之上颠簸航行，俯瞰地面乌云滚滚，飞机如在大海波涛中行船，彭德怀不断同并座的高岗交谈情况。当飞机飞临渤海北侧上空时，强大的气流迫使飞机多次猛然下降几百米，尔后又吃力地向上爬高，颠得机上人员多数头晕恶心呕吐不止，惟有一名机械员和彭德怀却安然无恙。彭德怀神态安详。只是在飞机猛然下降时才听到他喊出‘啊哟！’的惊叹声。”秘书张养吾在8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决定今日飞沈阳，但天气不佳，云雾很大，飞机过辽河后仍下雨，至沈阳机场时雨犹未停。东北局派华明同志等到机场将我们接到和平街一号安歇。”

彭德怀8日上午冒雨飞抵沈阳后，即争分夺秒地开始了极为紧张的工作。他和高岗立即召见了东北边防军（即原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派兵援朝的决定，并听取了当前部队备战和思想情况的汇报。大家惊喜地看见原来是彭老总来挂帅时，都非常高兴，更增强了胜利信心。散会后，原在红三军团工作过的政治部主任杜平跑到彭德怀住处，高兴地向这位阔别了多年的老军团长说：“彭老总，我们真没想到是你来挂帅呀！”彭德怀微笑说：“不但你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组织志愿军，中央原来考虑是让林彪来的，但林彪说他有病，不能接受命令，于是中央才临时决定让我来

了。”

下午，彭德怀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李聚奎、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在高岗讲话后，彭德怀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司令也参加了，中央已下了最大决心尽快出兵援朝，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关于后勤供应问题，中央决定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作战，希望东北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要认真研究布署，各项保障工作务必落到实处，这是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关键问题。”会上商定9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和研究部队出国前的日程安排。

10月8日，金日成首相接到当天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于黄昏时来到沈阳。朴一禹首先向彭德怀汇报了当前敌军进攻情况和朝鲜人民军的现状。说明金日成已转移到德川，并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要求志愿军应迅速出动，首先一部控制咸兴，一部控制新安州。彭德怀告诉朴一禹说：中国志愿军已集中了20多万人，初步决定10月15日最迟20日入朝，请你们作些供应准备工作和选派一部分翻译。然后又商谈了中国志愿军入朝后需向朝方购买的粮、草、柴、菜等问题。由于时间紧急，朴一禹即于当晚返回朝鲜。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说明目前的形势及中央的意图，同时了解部队情况。彭德怀在会上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当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时，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

中国将出兵援朝。但美、英军和南朝鲜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北犯，现正逼近平壤。其目的是向中朝两国边境鸭绿江边进攻，企图完全占领北朝鲜。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又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因此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前才决定的。”

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对各军领导干部提出具体要求说：“这次出兵援朝，我们要决心打赢，但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烂了再建。”彭德怀最后要求：“各军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在10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努力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会上各军领导人对美国飞机肆意低空轰炸扫射顾虑甚大，要求中央军委尽可能派部分空军来掩护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于是在会议还未结束之前，彭德怀、高岗即刻于9日上午11时联名急电致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掩护？并由何人指挥，以及陆、空联络信号如何确定。”彭德怀在会上又说：“这次入朝与美军作战，和国内战争不一样。美国在朝鲜有1000多架各型飞机，这将严重影响我军行动。现在干部战士对美机的威胁和恐惧心理是有道理的，因我军装备太差，只有极少防空火器。林彪就是害怕美国的飞机、坦克才主张不出兵的。因此，今天周总理已飞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问题。”

就在10月8日上午，彭德怀、高岗乘专机离京飞沈阳的同

时,另一架专机也从北京机场起飞,乘坐这架飞机的是总理周恩来和俄语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他们奉毛泽东主席之命,秘密飞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会谈。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作战问题。当时林彪自称有病,也同机前往苏联休养。由于国内只有苏制小型客机,这架专机8日飞抵伊尔库茨克,9日又飞抵鄂木斯克,10日才飞到莫斯科。这时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委员均在南方黑海海滨休养。11日周恩来和林彪在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军元帅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附近阿布哈兹区的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地,下午即和斯大林会谈。参加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但主要是斯大林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插话。

会谈首先是对朝鲜战场形势交换意见。斯大林认为:美军自从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疯狂向“三八线”以北进攻,对北朝鲜压力很大,现在看来敌人是不会停止前进的。按目前情况,如果没有后援,至多能维持一个星期,这意味着美军和南朝鲜军将陈兵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中、苏、朝三国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你们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从空中、海上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必须考虑的。但苏军早已撤出朝鲜,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活动,而不能到前沿和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于10月2日应金日成

首相的要求,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同志。因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这对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此意已于当天电告斯大林同志。但我国由于长期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况且军队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悬殊太大,而且空军才刚刚组建,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苏联应该供应志愿军所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并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斯大林听后表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要求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具体细节由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负责和苏联军方研究解决,并尽快运往满洲里交接。但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周恩来对斯大林关于苏联空军需在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的态度感到失望。斯大林强调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不过是一种推托之词。早在1950年8月苏联空军派别洛夫将军率领一个师共138架飞机(其中有米格-15型战斗机122架)已进驻中国鸭绿江北侧,同时苏军在中国的旅顺港和苏联的海参崴也驻有空军,完全可以配合志愿军作战。斯大林实际上是担心如苏联空军在朝鲜与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了避免苏军与美军的冲突,斯大林想观察一下中国志愿军入朝后能否战胜以美军为首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他估计双方经过两个月的作战较量后,胜败即可明朗化。到那时再决定空军是否出动。斯大林的态度显然是顾虑重重和犹豫推诿的表现。中苏双方在10月11日(莫斯科时间)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和周恩来即联名将会谈情况电告北京毛泽东。

这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犯的敌军有：美国第八集团军所属之第一军（辖骑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九军（辖步兵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十军（辖陆战第一师、七师和空降兵第一八七团），另有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九旅和加拿大旅、土耳其旅等部各约 5000 余人。南朝鲜军队计有：第一军团（辖首都师、步兵第三师），第二军团（辖步兵第六、七、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第二、五、九师）。此外南朝鲜第一师配属于美第一军作战，第十一师配属于美第九军作战。当时先后参加朝鲜作战的美国空军有第五航空队，拥有各型战斗机 700 余架；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有各型轰炸机 300 余架；此外美军每个师有侦察机 10 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至 10 月中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已达 40 余万人，各型飞机 1000 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 300 多艘。自 10 月 1 日夜至 10 月 9 日，“联合国军”全部越过“三八线”。这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骄横十足，妄想以仁川登陆后的强大攻势，实现其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计划。

鉴于朝鲜战场的严重局势，彭德怀心急如焚。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决定亲赴鸭绿江沿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我态势。他在军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10 日晚即乘火车由沈阳赴安东。他在沈阳的两天里，几乎是通宵达旦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出国作战方案和后方供应等问题。据张秘书回忆，他们每天几乎工作约 20 个小时，就连吃饭时也在谈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入朝时间非常紧迫，彭德怀在从沈阳赴安东的火车上仍不肯睡觉，一边啃馒头干，一边召集作战处长丁甘如和成普等人开会，研究司令部的

组织机构。他说：“在沈阳两天太紧张，现在抓紧时间算算人头帐，把从北京和沈阳调来的同志们分分工。”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临时司令部机构就在火车上组成了。

11日凌晨，火车抵安东。由于敌机不断骚扰轰炸，安东市实行灯火管制，一片黑暗。边防军司令部将他们接到镇江山招待所。彭德怀吃过早饭后，不顾连日的疲劳，前往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了解备战情况。这时侵朝“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线兵力有4个军共10个师另有1个旅1个空降团，总计约10余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进犯。彭德怀在安东视察和了解情况后，即刻急电请示毛泽东主席：“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毛泽东第二天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彭德怀根据敌军情况的变化，及时提出改变原定出兵方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冒进之敌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他特有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胆略的洞察力。这是志愿军入朝后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彭德怀自8日离京飞抵沈阳后，即按照毛泽东10月15日入朝作战的计划，日夜加紧准备。他决心让志愿军出国后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打出国威和军威，痛打强敌。尽管彭德怀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但是这次作战和过去不同，第一是和具有世界上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作战，第二是作战地区不是在国内，而是在从未到过的朝鲜国土上与美军作战。他考虑志愿军出国后将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当他经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他深感10月8日在沈阳与朴一禹

匆匆会谈的内容还不够详细具体,因此于10日晚20时又急电请示毛泽东:“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

八、毛泽东决定立即出兵

10月12日晨，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自莫斯科发来的急电，通告了斯大林已说明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感到事关全局，出乎意外。他反复考虑：如果没有空军支援，是不顾一切按照预定方案马上出兵呢，还是暂缓出兵？

毛泽东正在十分焦虑之时，又突然收到彭德怀发来的急电说，他准备先提前自安东入朝到德川与金日成会面。这两份电报使毛泽东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于是他立即和代总长聂荣臻商议，决定马上给彭德怀发急电，通知他暂时不要去朝鲜会见金日成，速与高岗一起回北京开会。但这时已是深更半夜，聂荣臻考虑，如发电报恐时间已来不及，万一彭德怀明晨以前收不到电报就跨过鸭绿江入朝了。于是聂荣臻在12日夜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长途电话称：“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迅速回京，中央有事讨论。”

彭德怀接电话后感到莫名其妙，对边防军几位领导同志说：“这是怎么回事？方案已经决定了，为什么中央又要开会讨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取消了赴朝会见金日成的计

划,当即对边防军领导人作了有关备战工作指示,晚上带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回沈阳。

13日晨车抵沈阳,彭德怀立刻前往找到高岗。他开口就问:“你接到通知没有?让我俩即回北京去开会。中央对出兵有什么变化吗?”高岗惊奇地回答说:“我也接到通知,是否中央对出兵问题又有新的方案?”随后彭德怀向高岗谈了到安东前线部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特别强调4个军必须同时秘密过江的问题。两人正研究部队情况,接到毛泽东10月12日发来改变原定出兵方案的急电:彭、高并邓、洪、韩、解:(一)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全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看了电报后,彭德怀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又暂停出兵了,那就回北京去听候安排吧。”彭、高两人当天中午即乘飞机回到北京。

关于这次回北京的情况,据随彭德怀回京的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回忆说:“那天彭总通知我随他一起赶回北京,当我们在安东听到因情况变化让彭总立即回京的消息后,包括彭老总和几位副司令员在内,都以为出兵援朝有重大变化(不出兵或迟出兵)。一些干部中众测纷纭,多数估计入朝方案可能暂停,因而备战情绪稍有波动。”彭德怀在1968年被监禁时回忆此次和高岗紧急回北京的情况时写道:“在当天奉命飞抵北京的途中,高又问我:这次出兵有无把握?我说:我们有全国政权,比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好多了,只要不怕打烂,准备长期战争,正义是在我们这边的,最后一定会胜利。从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抗美援朝可能还是有某些顾虑的。”

就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

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的姿态,再次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称:“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10月11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到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只有继续进行这个战争。”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汇报了三个问题:(一)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二)当前敌军兵力部署和动向;(三)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急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斯大林对朝鲜战场的形势表现忧虑重重,不同意苏联空军马上支援志愿军作战的新情况,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又进行了反复研究。彭德怀1955年曾说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问他:“现在苏联不出动空军,只答应供应武器装备,此仗怎么打?”彭德怀说:“苏联这是半洗手,但他们只要能满足我军的武器装备,也可以打!只不过是我们的损失会大些。如果我们不出兵,眼看着北朝鲜亡国,怪痛心的。”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只要采取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略战术,发扬我军灵活机动和敢于近战夜战的作风,就可以战胜敌人。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最后才下了决心。”

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由于情况变化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回到总参

作战部等待的指挥所负责人成普打电话,让他马上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如下急电:“令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高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4日先返回沈阳去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人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并积极布置入朝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事宜。而彭德怀14日则暂留在北京等候周恩来的回电。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聂荣臻详细研究了出兵的时间和初步作战方案,根据当前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正在逼近平壤和志愿军备战的各项工作情况,确定志愿军于18日或19日即分批渡江,先和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14日21时,毛泽东将13日中央政治局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初步作战方案电告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要点如下:(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注:因此时金日成已由平壤转移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二)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三)我军决定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四)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五)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军和南朝鲜军前进为有利。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呢?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中国先出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便苏联方面了解出兵情况和加速运送武

器装备。

15日,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刚从北京飞回的彭德怀。朴即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司令员早日会面。彭德怀明确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进攻,迟滞敌人。我同高岗同志今晚要赶赴安东去十三兵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布置部队渡江计划。我们一同去安东。”

10月16日,在安东召开的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彭德怀首先宣布了政治局作出的立即出兵的决定,随后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正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大力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他在讲话中还严肃批评了那些“恐美病”思想和强调困难暂不出兵的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只会削弱我军的战斗意志。他说:“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占绝对优势,但我们在战术方面就比敌人强,我们的战士,坚强勇敢,敢于近战,送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等,这些就是敌人所害怕的。”他根据朝鲜北部山

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因此我们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他们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

他又针对少数干部中存在着不正确的思想情绪,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保卫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彭德怀最后强调入朝作战,要作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遵守纪律,尊重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各级领导干部要多研究新情况,多想新办法,只要发挥群众力量,就能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彭德怀既是个勇猛果断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又是一个善于细心调查研究的指挥员。他在自述中写道:“在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后,为了听一听干部对我国出兵的反映,散会后便约集了几个干部到我住处谈话,进一步了解部队思想情况。”随后他对政治部主任杜平说:“当前部队干部战士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反应,你们应起草一个政治动员令,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意义,提高指战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

政治部根据彭司令员的指示，编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誓词》，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在誓师大会上领读。誓词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的解放战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全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地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6日下午，彭德怀和高岗在安东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大会后，接到毛泽东16日上午9时发来急电称：“恩来15日已回电。出动方针不变。但出动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作报告后确定为宜。”说明毛泽东对出兵援朝的决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具体出兵计划，须等待周恩来回国后再最后确定。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任何抵抗和阻碍”。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猖狂扬言要在美国感恩节（注：指当年11月23日）前就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

美军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千疮百孔的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他们这些错误的判断，正是美国政府和他们的将军们在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骄傲和错误的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此时毛泽东为了达到对敌反击的突然性，也来电指示：

“我各部派遣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隐蔽和突然就是胜利。战幕即将拉开。号称“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自从指挥7万大军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更加目空一切，狂妄已极，傲气十足。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气焰嚣张地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他又吹嘘说：“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

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在《麦克阿瑟传》中曾有如下描述：这些情报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也有的判断“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虽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对所有关于中共要越过边境的报告都持怀疑态度，但杜鲁门却“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急促地作出决定：他要和麦克阿瑟进行面对面的磋商”，“他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10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来到麦克阿瑟指定的会谈地点——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麦克阿瑟毫不含糊的回答说：“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

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终止。”经过和麦克阿瑟会谈,杜鲁门也乐观地认为战争已近尾声。他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表彰这位将军卓越的功绩”。

10月16日,杜鲁门面带笑容自威克岛返回旧金山。17日,他洋洋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加速出国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司令员和部队渡江后的前进路线等各项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准备回京听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他们首先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同志再次研究志愿军过江后的物资供应及医院的保障问题。刚研究了后勤保障问题,彭德怀、高岗又接到几位副司令员自安东发来的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无顾虑的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守。大家普遍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

度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此时正好接到毛泽东 17 日下午 5 时急电称：“彭高并告邓洪韩解：（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 19 日出动，明（18）日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 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彭德怀、高岗事先已知道周恩来原定 18 日回北京汇报在莫斯科谈判情况，必然会有急待商讨的问题，于 18 日清晨即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准备情况和邓、洪 17 日来电内容。18 日下午，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回北京。据翻译师哲同志回忆，他随周回北京后，曾见到彭老总在 场，和毛、刘、朱、陈、邓、高、聂等一起听了周恩来和斯大林谈判的情况后，决定仍按原定方案出兵。在研究邓、洪 17 日来电中提出暂不出兵的意见时，毛泽东有些急躁，生气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平壤告急，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定计划 19 日晚渡江。”随后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作好一切准备，按预定方案，明天开始分批渡江出国作战。

在一致同意按 19 日预定计划出兵后，毛泽东让彭德怀立即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华等及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发特急绝密电报，下达渡江命令。彭德怀替毛泽东起草的这份电报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4 个军及 3 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 4 时即

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了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十三兵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

九、敌情紧急率先入朝

1950年10月18日晚,中共中央以特急电报致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临时代办柴军武(倪志亮大使因病于10月14日回国),通告彭德怀定于19日晚入朝首先会晤金日成首相,让柴速告金首相派人到新义州迎候并安排具体会晤地点。

19日拂晓,正在沉睡的北京市民,还不知道今天将要发生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历史事件。

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急促地直奔南苑机场,坐在车内的是彭德怀、高岗和中央警卫处的人员。彭德怀昨夜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复讨论了志愿军在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情况下第一步作战方案,几乎是整夜未眠,极度疲劳,竟在汽车内睡着了。警卫员郭洪光听见他那甜睡的鼾声,真是又喜又乐。汽车到达机场时,彭德怀才猛然一觉醒来,说:“啊呀,这辆汽车真帮了我的大忙喽,刚才睡了半小时,就能顶一天了。”早已待命的专机即刻起飞直奔沈阳。

上午9时左右,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郭瑞乐跑上前去说:“首长是否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彭德怀把手一甩,说:“赶快到司令部去!”彭德怀、高岗等

乘车来到东北军区司令部会议室时，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早已在此等候。彭德怀来不及坐下就急问：“毛主席昨晚下达的渡江命令电报收到了吗？”众答：“收到了。”此时彭德怀仍站着说：“好！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了。这次志愿军入朝作战，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要艰巨得多。过去我们在国内作战的物资弹药供应，主要是靠敌人供应，现在是靠我们自己供应。毛主席已和高司令谈过多次，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因此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于物资供应、抽调民工支前等具体工作你们更要抓紧进行。”紧急的任务和短促的时间，迫使彭德怀不能多讲。他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到安东，又必须按计划按计划在渡江部队过江之前，首先入朝去和金日成商谈有关事项。

下午3时左右，彭德怀和高岗带着通信处长崔伦和几名电台机要员以及参谋杨凤安等，急速赶到机场，因临行匆忙，连后勤部给他制作的貂绒皮大衣和配备的新式吉普车均来不及去领。为防止敌机袭击，东北军区特派4架战斗机护航，专机于下午4时左右降落在安东附近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等一行乘车来到边防军镇江山招待所。彭德怀来不及进屋，就指示司令部赶快给他准备一辆吉普车，随后就在院子里当面向几位副司令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在北京研究的初步作战方案。

19日晚，安东地区天空阴暗，呼呼的北风夹杂着绵绵细雨。彭德怀在鸭绿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谭启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李聚奎等握手告别。他在和高岗分手时说：“老兄！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打胜仗，就靠你们支持了！”高岗和李聚

奎随声说：“彭总！你放心，我们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必将全力支援，实在无力时，再报请中央解决，我们等待着志愿军的胜利消息。”当几位领导人在互相握手告别时，吉普车和随行的一辆卡车的司机早已踩开了油门。彭德怀跃进车内，吼了一声：“开车！”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马达声，汽车急速地向鸭绿江大桥开进。这位久战沙场、战功赫赫的“彭大将军”，以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精神，迎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声，奔向硝烟滚滚的朝鲜战场。

夜幕降临了，在连结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鸭绿江大桥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奔驰而过。坐在吉普车内的是彭德怀、参谋杨凤安、警卫员郭洪光和黄有焕，坐在卡车内的是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长崔伦带的一部电台和几名电台工作人员。此时，北风呼啸，雨雪交加，细雨和雪花弥漫着鸭绿江两岸的天空大地。由于平壤告急，情况危急，彭德怀来不及改换穿朝鲜人民军的将帅服，仍穿着从西安穿来的粗呢黄军装，就紧急乘车离开了伟大的祖国。当汽车驶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国土时，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机停车，汽车嘎吱一声停下来。空中飘着细雨和雪花，彭德怀将头伸出车外，默默地向大桥的北方瞭望。谁也不知道他在望什么，是想再望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想再望一眼这将会遭到敌机炸毁的鸭绿江大桥？或是瞭望那即将跨江而来的志愿军先头部队？他没说一句，即将车门关好，又命令司机：“开车！”

汽车在雨雪之中很快抵达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因防备敌机空袭，市区一片黑暗，没有行人。汽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这时他们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没把翻译带上。彭德怀批评杨参谋“粗心大意”。正焦急为难时，发现前方迎面走来两名人

民军军官。杨参谋急忙下车，但因没有翻译，语言不通，难以对话。随后又走来一位会讲中国话，自称是新义州的李委员长，他只有一只右臂，说他是参加中国解放战争时负伤的朝鲜籍战士。经他翻译，才知道金日成首相已委派外务相朴宪永在新义州等候彭德怀，那两名人民军军官就是朴宪永特意派来迎接的。在李委员长和两位人民军军官的引导下，彭德怀一行来到李委员长的办公处。朴宪永早已在此等候，立刻迎上前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以焦急的心情说：“根据人民军司令部报告，今天敌人已攻占了平壤，现在金首相已撤离德川，因此会谈地点已不在德川，我现在正与金首相联系，请彭司令在此稍候。”彭德怀听到这一突然变化，顿时一怔，对朴说：“敌人攻占平壤后，将会更大胆北进，看来我们原先预定在平壤、元山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的方案难以实现了。”

彭德怀让杨参谋赶快把五万分之一的朝鲜地图铺在地上，手拿蜡烛，在微弱的灯光下察看地图。他对朴宪永说：“志愿军过江后，可能在德川、宁远线以北和敌人打一场遭遇战。情况紧急，请赶快与金首相联系，我要尽快与首相会晤。”约两小时后，朴宪永推门而入说：“金首相要我陪你到水丰发电站，然后再联系具体会面地点。”彭德怀应声而答：“快走。”

此时李委员长找来一名翻译，由朴宪永乘坐的华沙牌小轿车在前引路，后面是彭德怀坐的吉普车和由崔伦率电台工作人员坐的卡车。彭德怀由于在国内连续十几天废寝忘食，极度紧张地工作，早已面颊消瘦，两眼红肿，显得十分疲劳。杨参谋几次劝他趁坐车的机会睡一会，可是平壤突然失陷，金日成又已转移，出乎他的预料，他哪能睡得着呢？面对敌我双方即将发生几十万人的大规模遭遇战，而朝鲜人民军在前线抵抗

的情况如何？平壤以北的地形情况是什么样的特点？这一系列的问题迫使他反复思考，必须预先定下作战方案。崎岖的公路，左右摇摆的汽车，伴随着这风雪之夜，行进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感慨地对杨参谋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不过我已指示邓华、洪学智等，通知各军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那时就要采取运动战的形式，以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歼灭敌人。”

10月19日晚8时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开始分3路秘密渡鸭绿江。按照彭德怀和邓华等研究的渡江方案，第四十军从安东渡江后向德川、宁远方向开进，第三十九军从安东至长甸河口渡江后向龟城、泰川方向开进，第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后向五老里地区开进，第三十八军尾随第四十二军渡江，向江界开进。为了严防被敌发觉，保证战役上的突然性，特别规定各部要严密封锁消息，在开进中一律采取夜行昼宿，严密伪装，不得使用电台，以利各军隐蔽地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

当天晚上，在部队渡江之前，彭德怀等在朴宪永的引导下，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行车，20日黎明前到达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为了等待与金日成首相取得联系，20日白天彭德怀停留在水丰，并在朴宪永陪同下参观了水丰发电站。此时得到前线报告，敌军在大批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已开始向平壤以北进犯，守卫平壤的朝鲜人民军正继续向北撤退，局势更加恶化。

彭德怀不知道昨晚志愿军开始渡江的情况，面对当前严重局势，如何扭转战局，如何对冒进的敌人以突然打击，变被

动为主动,这是他一直反复思索考虑的问题。据杨参谋回忆:那天彭总表面上看来是参观发电站,实际上他脑子里一直在考虑志愿军应迅速改变原定作战方案,重新分配各军任务,阻击敌人的冒进。

十、亲临战场会见金日成

10月20日下午,彭德怀得到金日成指挥部的通知,让朴宪永陪彭德怀前往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附近会面。彭德怀等即于当晚乘车向北镇方向出发。朴宪永为了彭德怀的安全和减轻他乘车的劳累,请彭德怀同他一起乘坐小轿车前往,杨参谋的吉普车和电台卡车在后跟随。由于道路狭窄,沿途又不断和向北撤退的朝鲜党、政、军、民的人畜车辆相遇,汽车时被阻塞难以通行,小车还勉强可以开进,但电台的大卡车却掉了队不知去向。

彭、朴等一行经过一夜走走停停的艰难行程,于21日黎明前到达了金日成指定的会晤地点,昌城郡东仓和北镇之间的一条山沟内,名为大榆洞金矿附近的小村庄——大洞。此时朴宪永陪同彭德怀等步行,首先在一间草房找到了正在迎候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后改名为柴成文)。柴军武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过,他和彭总早就认识,看到阔别多年的老首长冒着敌人的疯狂进攻,率先来到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真是由衷的敬佩。柴军武劝他先休息睡一会,但彭德怀心情焦急如焚,不肯休息。他在一个破瓦盆里洗了脸,就立刻坐在一张木板凳上,让柴向

他汇报前线情况，并详细询问了敌人进攻动向和朝鲜人民军的现状，一直谈到天亮。

早饭时，彭德怀饱餐了一顿朝鲜的米饭和酸辣菜。饭后，柴说：“我和金首相昨晚乘车赶到这里等待和你见面，我先和金首相联系何时会面。”

上午9时，金日成派专人来请彭德怀，柴军武即陪同彭德怀走出草房，沿着山涧小路向金日成的住房走去。在这条崇山峻岭之间的山沟内，只有零零散散空无一人的几处木板房和农民的稻草房。山沟一条小溪流过，两旁荆棘丛生，稻子枯黄，片片树叶随着寒风飘摇落地。两人沿着崎岖的田埂边走边谈情况，突然彭德怀停住脚步问道：“军武，你身上带着小剪刀没有？”柴军武一时感到意外和惊讶，不知是怎么回事，即问：“彭总，你要剪刀干什么？”此时彭德怀伸出两臂说：“你看我这身旧呢子服还是西安生产的粗毛呢，这几天在国内实在太忙，本来给我做了一套朝鲜人民军的将帅服，我根本就没时间考虑换衣服的事，就穿着它入朝了。现在我才发现这两个袖口怎么破成这个样子，露出这么多的毛线头，我想把这些线头剪掉。今天和金日成首相第一次见面，穿这件破衣服不是有点失礼了吗？”柴军武看见那些长短不齐的线头挂在他的袖口上，微笑着说：“彭总，你还和过去一样，从不考虑自己，你把艰苦的作风从国内又带到国外来了，我身上没有小剪刀，正好有把指甲刀，我就用这给你剪剪吧。”于是两人在路边停步，彭德怀伸开两只袖口，柴军武即弯腰用指甲刀给他剪起线头来。但指甲刀不是剪刀，剪后还是不整齐，彭德怀把头一摇：“算了吧！现在战争时期，讲究不了那么多，就这样吧。”

彭、柴两人沿着溪边小路走了半小时，来到一幢较宽大整

洁的房屋前。早已在室外等待的金日成看见彭德怀来到，微笑着迎上前去，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真诚的欢迎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说：“金日成同志，你辛苦了！”随后彭、柴来到金日成的住房门口，按照朝鲜民族风俗，脱了鞋子进入室内，一同在炕上坐下。1950年10月21日上午9时，金日成、彭德怀在充满着两党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历史性的首次会谈。中国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参加了会谈。

金日成：“让我代表朝鲜党、朝鲜政府和全体朝鲜人民再一次向你彭德怀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当前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在我没有接到倪大使和柴同志通知的时候，我就相信毛泽东主席会派军队来支援我们的。现在你率领中国志愿军来支援我们抗击敌人。非常欢迎！非常感谢！”

彭德怀：“首相同志，你们在反对美军为首的侵略军作战中，已经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也是为我国的安全而战，我们理应支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和慰问。如果说感谢，我们应感谢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

金日成：“谢谢！谢谢！现在情况很紧急，是否先请你谈谈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中国志愿军的情况和入朝后有什么打算？”

彭德怀：“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共有4个军和3个炮兵师，此外还有高射炮团、装甲团、工兵团、汽车团等部，共约26万余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已于19日晚开始分批自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三个方向渡鸭绿江入朝。根据敌军兵力数量多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我又致电毛泽东主席再速调两个军尽快入朝参战。这样第一批入朝的

志愿军将达到6个军共约35万人。根据朝鲜战场的发展情况,为了防止意外,保证有充足的预备队,中央军委已准备再调两个兵团共6个军作为第二批或第三批入朝参战,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继续调部队入朝。”

金日成听说中国援朝作战部队如此众多,流露出惊喜的笑容,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全力援助。”

彭德怀继续说:“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研究后,才下定决心出兵援朝。我国决定出兵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国内遭受了几十年严重的战争破坏,亟待恢复,目前各方面困难很多,而入朝作战的部队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作充分准备,大部分部队尚未改换旧装备,临战训练未普遍进行,政治教育也未普遍深入。现在既已决定出兵,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歼灭美国及其他侵略军,要在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上有所帮助。但我们也准备美国可能对中国宣战,可能要轰炸我国东北和几个大城市,可能支援蒋介石攻击我国的沿海地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志愿军入朝后能否站得住脚。我看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大量歼灭了敌人,站住了脚,争取合理解决朝鲜问题;二是歼灭了部分敌人,双方僵持下去;三是被敌人打了回去。当然我们力争第一种可能。”

随后彭德怀请金首相介绍一下当前敌人北进情况和人民军抗击敌人的部署,金日成回答说:“敌人现正分路北进,十分嚣张,昨晚得到消息,东路敌人17日已占咸兴,正企图继续北进,中路敌人已于19日占领阳德、成川,西路敌人19日已攻占平壤。人民军主力大部分隔在南方,正设法向北撤退中,现在我们能作战的只有不足4个师的兵力,且多系新兵,在宁边

有 1 个师，在肃川有 1 个师，在博川有 1 个师，此外在长津附近有 1 个坦克团 1 个工兵团。”

彭德怀听后很惊奇地说：“根据当前敌人疯狂北进情况和人民军的现状，我们原先预定在平壤至元山线以北的龟城、宁边、德川、宁远一线构筑防御阵地阻敌北进，求得保持一块歼敌基地的计划，恐难以实现。因为志愿军入朝后，为了不致被敌机发现，只能夜间行军，白天隐蔽，这就需要几天时间。因此希望人民军继续组织抵抗，尽可能迟滞敌人前进，以争取时间。”

金日成一面听一面点头，但未表示可否。

彭德怀最后又说：“现在敌人已攻占平壤，麦克阿瑟绝不会到此为止，下一步肯定就要向鸭绿江边进犯。我刚到朝鲜，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志愿军入朝后也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为了使朝、中两国军队能协调一致反击敌人进攻，希望金首相能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工作，以便随时协商处理两军一些重大问题。”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建议未立即表态，沉默几分钟后说：“彭司令员的意思我理解。但目前我国正处于危难之时，我因国事繁忙，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还要和各国驻朝鲜使馆保持接触，商讨问题。他们都已撤到鸭绿江边的满浦附近，有的已撤到中国境内。因此，我不便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我拟派朴一禹同志住在志愿军司令部，作为我国的全权代表，有什么重大问题，可以通过他和我联系后协商处理。”

彭德怀对金首相的回答虽有些失望，但也未再提出异议。随后金日成又说：“我计划明天就离开这里，前往中朝边境满浦附近的高山镇。关于中国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方案，请

彭司令员亲自指挥处理。”

金日成、彭德怀会谈到中午，杨凤安参谋跑来向彭报告：“电台车仍未赶到，我已派警卫员在山沟口去等了。”彭德怀听后显得有些急躁不安。此时已近中午，金日成首相请彭德怀、柴军武一起吃午饭。在这远离城市、满目荒凉的山沟里，主人还事先作了准备，尽力热情款待：一只清蒸鸡，几筒罐头，几盘朝鲜酸辣泡菜和一瓶葡萄酒。金日成说：“现在条件很困难，请原谅！”彭德怀答：“不必客气，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就在远处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声中，宾主频频举杯，表示要亲密合作，共祝胜利。至此就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见。

当金日成、彭德怀 21 日在大洞会谈时，前线战况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配合围攻平壤的地面部队作战，亲自乘专机指挥美军空降兵第一八七团 1000 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了战役空降。麦克阿瑟宣布：“这次空降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此举的目的是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

骄气十足、号称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此时已为眼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始终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在美军 10 月 19 日占领平壤后，他立即命令其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以最快速度北进。10 月 20 日，西线南朝鲜军第二军团所属之第六、七、八师已前进到顺川、成川、破邑一线，距离志愿军原定防御地区之球场、德川、宁远一线仅有 100 公里左右，而东线南朝鲜军之首都师已攻占了志愿军原定进行防御的五老里、洪原等地。这时已过江入朝的志愿军 5 个师，距离原定防御地区尚有 120 公里至 270 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原定的防御地区。

由于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入朝之后,要严格执行夜行昼伏的隐蔽行动,致使敌人始终未发现志愿军入朝,这就更加助长了麦克阿瑟大举北进的气焰。他指挥第一线敌军共4个军的11个师约13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大胆北犯,并将其主力集中于西线。西线由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瓦克指挥美国第一军和南朝鲜第二军团,东线由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指挥美国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两路敌军东线与西线的部队,均由麦克阿瑟直接指挥。但是东西两路在冒进中却互不联系,而东西两路敌军却被朝鲜北部的高山峻岭所隔断,中间出现了一个相距约80多公里的空隙。疯狂冒进的敌军认为胜利即将到来,为了迅速进攻到鸭绿江,采取以一个营或两个营为一路分头北犯。

当金、彭21日上午在大洞会谈时,由于金日成未带电台,而彭德怀带的电台车因掉了队尚未赶到,所以,敌军大举向北进攻的信息没有及时传递到大洞。这时他们只看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听见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但前线的情况却一概不明。彭德怀身为志愿军司令员,此时处于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的状态。他焦急地在那幢茅屋内踱来踱去,心情十分急躁不安。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的小山头去探听和观望敌我双方的踪影,渴望能立刻看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是他看见的却是沿着山路向北撤退的人群,还有那些拥挤的车辆断断续续地向北移动。彭德怀失望地又回到茅屋内,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因为此时此刻,他率领的这个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只有5人,即一个司令、一个参谋、一个翻译和两个警卫员。

杨参谋见司令员十分急躁的样子,一再解释:“电台车的

司机是国内派的，又没带翻译和向导，加上山高路窄，人群拥挤很可能是走错路了。我和警卫员轮流到沟口去观察等候吧。”

后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5个人的小小司令部，由于隐蔽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山沟内，人少目标小，却给他们也许是全体志愿军带来了幸运。1968年9月25日彭德怀在被监禁时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我与金日成会谈时，问了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近，离此地约200里。’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日成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彭德怀是为了尽快与金日成会晤，以便了解敌情，部署歼敌大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军北进之风险，独身入朝，再次显示了他临危不惧的大将风格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10月21日下午，由通信处长崔伦带的电台车终于赶到大洞。崔处长下车后，因为迟到怕挨批评，精神有些紧张。可是彭德怀得知电台已到，一下子松了一口气。他面带笑容，立刻从茅屋内跑出来迎接，高兴地说：“电台总算来到了，我知道你们在途中的困难，真担心你们发生问题，你们安全到达真是太好了。现在形势很紧张，赶快把我给毛主席的电报发出去。”说完后他站在电台旁观看报务员发报。

这是自彭德怀入朝后第一次发给邓华并毛泽东、高岗的急电，时间是1950年10月21日16时，内容如下：“（一）本日凌晨9时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与金日成同志见面。前面情况很混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3天未联络。（二）友军在长津附近有一工兵团和坦克团，德川、宁边大道线以北有第四师，肃川

有第四十六师，博川有十七坦克师，均系新兵，如敌继续北进，势难阻击。（三）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敌人联络是异常重要的，请速集中汽车运一个师至妙香山、杏川洞线构筑工事，保障翼侧安全和江界后方交通线。如我军确能控制熙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四）请邓、洪、韩三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解沛然同志率留余人员而后跟进。”毛泽东 21 日晚收到彭的电报后，立即于 22 日 7 时致电彭、邓，指出：“彭电派一个师占领长津及派必要兵力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仍甚必要，请速实行，确实隔断东西两敌。”

22 日 9 时毛泽东又急电致邓华等指出：“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派汽车运一部分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先运几个营也好。”23 日 1 时，毛泽东又急电致邓、洪、韩并告彭称：“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

随后毛泽东又急电致邓、洪、韩并告彭称：“此次争取歼灭李伪军^①三几个师，这是出国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① 李伪军：系指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军。

十一、喜见先头部队一一八师

彭德怀在全面分析了敌我现状后,根据敌军分路北进情况和朝鲜半岛地形特点,即于10月22日致电毛泽东:“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在敌海、陆、空军和坦克配合攻击下是守不住的,应果断地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减少自己无谓的消耗。当前战役计划一面以1个军钳制敌人,一面集中3个军寻机歼灭南朝鲜军两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至平壤线以北山区。”

毛泽东于23日复电彭德怀称:“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该电最后称:“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根据敌人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正疯狂北进,决心将志愿军主力集中在西线,给西路之敌以迎头痛击,争取歼灭南朝鲜军两三个师。本来原作战方案规定的第三十九军向龟城、泰川西北地区隐蔽开进,准备围歼南朝

鲜军第六师；第四十军向温井、云山地区隐蔽开进，准备围歼南朝鲜军第八师；第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熙川地区开进，以配合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作战，第四十二军除派一个师控制小白山要点外，军主力迅速地向东进占领长津、旧津里一线，以阻止东线敌人北进。但此时志愿军只能在夜间徒步开进，距预定与敌作战地区尚远，而敌军则是机械化部队，进攻速度很快。彭德怀当即灵活机动地改变原定方案，命令各军采取诱敌深入，将龟城、温井、熙川一线以南地区让敌去占领，避免与敌过早接触，以使各军后续部队按预定方向进入作战地区。

23日，远方的炮声由远渐近，成群的美国飞机低空轰炸，震撼着这长满杂草的山沟。这时朝鲜人民军已向北撤退，而中国志愿军尚未赶到。位于大洞志愿军的指挥部里只有彭德怀和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及一部电台的工作人员，另有朴一禹带来的人民军十几人的警卫班。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曾明确规定各军在战斗打响之前，军、师电台一律不准开机联络，致使彭德怀对各军到达的位置也不清楚。因此，他的心情始终难以平静下来。

当日傍晚，志愿军第四十军左路纵队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前进到昌城郡大榆洞附近的这条山沟口。据邓岳和张玉华回忆说：“这时听到东南方向几十里外有咚咚的炮声，我们判断是温井方向。但因志司规定战前一律不开电台，我们无法与上级联络，此时感到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既无上级指示，又无友军通报，此仗怎么打，我们心中无数，非常着急。这时我们发现在茅屋周围有几个身背冲锋枪的朝鲜人民军站岗，于是决定由刘振华在沟口路边照顾部队，我俩乘坐吉普车朝山沟的几间茅草屋方向

开进。人民军让我们停车，我们立即下车带翻译前去询问对方是什么单位，顺便了解些敌情，但对方拒不回答。于是邓岳急怒地大声说：‘我是中国志愿军的师长，我们和上级失掉了联系，我们不了解前面的敌情，我请求见你们的领导人。’通过翻译，对方才回答说，他们是朝鲜人民军的警卫班，并说志愿军指挥部就在里边山坡上的草房内。当他们双方正在对话时，早已在屋外瞭望等待的杨参谋突然看见身穿人民军将军服的志愿军高级干部，急忙跑上前去说：‘志愿军指挥部和彭司令就住在前边那所茅屋里。’邓、张一听喜出望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赶快去见彭司令！听候指示。’杨参谋才得知他俩是第四十军一一八师的师长和政委，便立刻带领他俩去见彭司令。”

据邓岳回忆说：“我们快步向彭总的住房走去，这是一幢朝鲜式的大窗户茅屋，我们朝向半开半关的窗户望去，很远就看见彭总在屋内踱来踱去。我们在门口喊了声‘报告’，杨参谋向彭总介绍后，彭总马上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情绪非常激动地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我这光杆司令真是干着急没办法，你们率部队来到这里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吃饭没有？’然后让我们坐下。彭总还亲自给我们倒水喝，我真想不到彭总对下级这样亲热。我向彭总报告说：‘我们一一八师共有13000多人，先头部队已到了大榆洞附近山沟口，现在听到温井方向炮声不断，但与军部无法联系，前面情况一概不知，请彭总指示我师到哪个方向去作战。’彭司令先让我们看了准备给毛主席发出关于各军作战部署的电报，然后非常有力地说：‘现在朝鲜人民军都自前线向北撤走了，敌军在跟踪追击，情况很危急。你师赶快向温井方向开进，先在温井以北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埋

伏起来，将部队形成一个口袋。要大胆地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几面开火突然猛打，趁机歼灭这股冒进的敌人。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我军主力集结展开。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你们师是打头阵的，看看你们行不行。’彭总明确而坚定的指示，使我俩更增强了胜利信心，我们在彭总那里只呆了半小时左右，就根据彭总的指示，立即率领部队迎着炮声朝东南的温井方向跑步前进。”

邓岳在回忆当时彭德怀在大洞的处境时说：“因为敌人是乘坦克和汽车进攻，速度很快，非常猖狂。大洞离温井只有30多公里，彭总真危险啊！我们对彭司令的安全十分担心，因为人民军只有一个警卫班，彭总只有两个警卫员，如果志愿军再迟一天赶到大洞，我认为他们就会有三种可能：第一是被敌人打死，第二是被敌人俘虏，第三是冲出敌人包围朝鸭绿江方向跑。现在回想起来，对他们的安危真后怕。彭老总这种为党为国一贯身先士卒，大敌当前临危不惧的崇高品德，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次见到彭总时危急的情景真是永远忘不了。”

24日，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根据彭德怀的命令，迅速在北镇、温井之间的两水洞地区占领了两侧的高地，布置了一个口袋形阵地，准备围歼向北镇冒进之敌。这是彭德怀直接指挥的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斗。彭德怀亲自给邓岳打电话说：“你们千万要注意隐蔽，大胆地把敌人放进来，狠狠地打他个措手不及，要发扬猛打猛冲的精神，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这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你们一定要打好，争取初战的胜利。”彭德怀的指示，大大鼓舞了第一一八师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当天,彭德怀和朴一禹商定,为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和解决住房困难,即由大洞转移到附近两公里处的大榆洞。大榆洞位于昌城郡以南,原是一座有名的金矿,坐落在两面大山之中,有一条山沟自东北伸向西南。在西南口外有一条土公路,这是志愿军来往人员必经之路。金矿在沟内的东北方向,金矿洞口外山坡上有几处平房,其中有一幢较宽大铁皮顶木板房,是原来矿工们的工具棚,后来就成为彭德怀的宿舍和作战指挥中心。后面还有几个矿洞,是天然的防空洞,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了。

24日中午,原留在安东指挥志愿军渡江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及司令部机关人员,相继来到大榆洞,和彭德怀会合在一起。彭德怀看到几位副司令、参谋长等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风尘仆仆的来到大榆洞,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这样胜利就更有把握了,我个人的安危没关系,焦急的是当了几天光杆司令,我马上电告毛主席。”彭德怀立即于24日13时亲自拟电向毛泽东、高岗报告说:“邓华同志等于本(24)日12时在大榆洞与我会合。”

24日下午,彭德怀召集几位副司令和参谋长等开会。他首先简要介绍了与金日成会谈内容及当前敌人动向,然后将毛泽东几次来电让大家看。他说:“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正疯狂北进,速度很快,我们原定作战方案已无法实现,必须采取运动战方式实施战役迂回、分割包围穿插的战术寻机歼敌,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稳定局势,站稳脚跟,然后再反击敌人。”

彭德怀又说:“毛主席23日来电指出:我们应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因此,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歼敌。经请示毛主席后,中

中央军委已决定又增调第五十军和第六十六军立即直开安东过江参战,这样我们第一批将有6个军的兵力参战。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我的意见将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全部及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集中于西线的云山、熙川地区,在运动中围歼敌人。东线由于山高林密,就以四十二军率两个师集中于长津以南组织防御阻击东线敌人进攻,并防止东线敌人西援,保障我西线各军翼侧安全。”几位副司令对彭德怀的战役决心表示同意,还作了些具体补充,即将作战部署以急电发至各军并电告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得知邓华、洪学智等已于24日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后,为了尽快组成志愿军的领导核心,即于10月25日给志愿军下达命令如下:“(一)为适应目前伟大战斗的需要,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二)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4同志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2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三)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2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同志为副书记。”中央的命令,肯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对以后历次战役起了决定性作用。

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毫无顾忌的向北冒进,先后进至博川、云山、温井、桧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四十军阵地。其先头部队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七团从志愿军翼侧突入到鸭绿江以南的古场洞。第四十军各师奉命阻击敌人。

25日7时左右,南朝鲜军第一师先头部队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遭到我志愿军第四十军第一二〇师迎头痛击。10时

左右,南朝鲜军第六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和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进到两水洞地区,正好进入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早已预先埋伏的阵地。第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根据彭德怀亲口指示的“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精神,突然向敌猛烈射击,采取了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这股大摇大摆的敌人全部歼灭,无一漏网。当天夜晚,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和一二〇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攻占了温井。从此便揭开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1950年10月25日,后来也就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纪念日。

十二、当机立断分途歼敌

由于敌军分头多路向北猛进，彭德怀根据敌人仍未判明志愿军入朝的情况，从当前战场情况出发，审时度势地改变了作战指导思想。10月25日21时，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个）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在第一战役中的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于26日14时复电，完全赞成彭德怀提出“分途歼敌”的方针，该电并指出：“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的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麦克阿瑟妄想在美国的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毫不动摇，对志愿军在温井歼灭了南朝鲜军第六师500多人的战斗置若罔闻，“对李承晚总统吃惊地喊叫已遇到中国军队的呼声也满不在乎”。仍按照向鸭绿江边推进的计划把第一线主力部队美军、南朝鲜军共十几万人分为东西两路疯狂冒进，并由他在东京亲自指挥。但是东西两路敌军却被朝鲜北部的高山峻岭所隔断，中间形成了一个相距80多公里的大缺口。

后来担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回忆当时东西两路敌军的情况写道：“联合国军在沿着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前进时，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联络。”

10月26日，各路敌军继续北进。彭德怀根据敌人多路冒进的特点，抓住战机，于10月26日立即上报毛泽东并给各军下达作战指示称：“敌军北犯，仍无顾忌，正分途北进中，敌在没发觉我军行动前，将仍会向北冒进，因而使我军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之机会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当极力争取造成运动歼敌之良机，以求得开始即打几个好仗，将敌气焰打下去。要深刻领会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对我士气振奋，对朝鲜人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26日下午，彭德怀召开志愿军紧急党委会，讨论分途歼敌的作战部署。他在会上针对当前敌人进攻特点说：“我军必须依据麦克阿瑟的战役企图，采取相应的对策，现在后梯队的第五十军和第六十六军均已过江，正向指定路线前进，这样我们地面兵力已占绝对优势，关键是各军能否抓住战机和敢于大胆穿插围歼敌人。”会后指示参谋长解方再次电令：“各军应避免开主要道路隐蔽开进，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主力隐蔽展开，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同时他电令第四十二军按原计划迅速率第一二四、第一二六师前往东线黄草岭、赴战岭一线，坚决阻击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和美军陆战第一师的进攻，粉碎该敌迂回江界的企图，钳制东线之敌配合西线作战。而集中5个军另1个师位于西线，以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围歼敌人。

10月27日22时，彭德怀又亲自起草命令给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首长称：“为合击围歼进入温井、云山、熙川、球场之敌，决定采取以下部署：（一）四十军主力应于白龙洞、

龙头洞、风至洞三面构筑防御工事，坚决阻击与抓住来犯之敌，以待我军主力合击。(二)三十八军(附四十二军一二五师)立即迅速攻歼熙川之敌，尔后立即插入无水洞以南地区包围歼灭敌人。(三)三十九军除派一个团阻击云山北犯之敌外，军主力应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区，准备配合三十八军向龙浦洞以南地区出击，包围歼灭敌人。(四)这一仗如能打好，则可消灭敌6至8个团，打开战局，造成以后继续歼敌的有利形势。望各军首长认真研究这一意图，周密组织，要迅速准确地完成这一任务。”

这时，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司令部虽然已发现了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认为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过5万人”，因此仍未放弃向鸭绿江进攻的企图，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继续北犯，但其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10月31日西线敌军分路向新义州和朔州方向进攻，先头部队已进到距中朝边境仅30公里的大馆洞和南市洞一线。

彭德怀根据敌分头冒进的实际情况，迅即抓住了战机，决定以10个至12个师为战役一梯队，另将新入朝的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共6个师为战役二梯队，对敌分割合围。他连续致电各军、师要适时抓住战机周密进行战役部署，争取打好出国第一仗。

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们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国土后，亲眼目睹到处是烈火滚滚，烟雾笼罩的山岗，残垣断壁的城镇，扶老携幼的人群和血迹斑斑的尸体，更激起了对美、李军的累累暴行极大愤怒，求战情绪极其高昂。

11月1日黄昏，大规模围歼敌人的战斗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师遵照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战斗命令，各自

向当面之敌发起围攻。三十九军与敌激战至11月2日攻克云山。四十军开始攻击宁边之敌，三十八军向球场之敌攻击；六十六军阻击控制美军二十四师。2日晚毛泽东来电指示，应以三十八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

此时，惊恐万状的敌人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深恐后方交通被志愿军切断，难以逃跑，于11月3日在大量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全线撤退。

彭德怀鉴于敌人全线撤退，遂于11月3日电令各军“立即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敌人逃脱，只要分割了敌人就能胜利”。又立即电令三十八军迅速向军隅里、新安州方向攻击前进，切断敌人由新安州通往肃川后方的联系，其他各军即转入追歼逃敌的作战。但三十八军因攻击不力，被敌所阻，没有按时到达指定歼敌位置，致使敌人大部漏网逃走。11月4日西线敌军除以一部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滩头阵地，阻止志愿军进攻外，其主力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

彭德怀对这次精心部署的歼敌方案没有完全实现，极为不满，非常生气。他怒气冲冲地在指挥作战室的木板房里一直转来转去，骂三十八军行动迟缓，憋着一肚子气，连饭也不吃。

11月5日，彭德怀根据我军歼敌机会已失，且部队所带粮弹消耗将尽，如再渡过清川江进攻敌人，势必陷于不利势态。同时考虑这次战役未能消灭敌人主力，歼敌数量不多，判断敌人不会就此罢休，肯定会再次发动进攻。为了给下一战役调整部署，总结经验教训，他即于11月5日命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结束战役。

在西线敌军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同时，东线敌军美国第十

军所属之陆战第一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军团所属之首都师、第三师等主力，也分路企图经咸兴、长津向江界和图们江边进犯。10月27日，敌军进至咸兴以北之黄草岭、赴战岭地区时，遭到志愿军四十二军主力（一二四、一二六师）和朝鲜人民军炮兵、坦克一部顽强阻击。朝鲜东部为高山地带，黄草岭和赴战岭地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四十二军领导根据彭德怀的命令，率两个师顽强阻击东线之敌，以保证西线志愿军主力作战，在敌强我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凭险据守，英勇奋战，同敌人进行了多次顽强战斗。自11月1日至4日，敌军在几十架飞机和大量坦克配合下，对四十二军阵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攻击。志愿军战士依托野战工事，给予来犯之敌大量杀伤，战斗异常激烈，最后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彭德怀获悉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在黄草岭地区防御作战的胜利消息后，特致电通令嘉奖。

11月5日至6日，敌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分路向四十二军阵地发动进攻。四十二军在朝鲜人民军一部配合下，与敌人连续激战13昼夜，歼灭敌人27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进犯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志愿军作战。

由于志愿军主力在西线反击作战已告结束，四十二军已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彭德怀即于11月6日命令该军于11月7日凌晨撤出黄草岭及其以南阵地，转移至柳潭里一带组织防御，准备再战。至此，由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由麦克阿瑟指挥企图向鸭绿江进犯的“联合国军”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第一次交战，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仓促入

朝对敌发起突然反击的。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战场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彭德怀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适时灵活地改变了原定作战方案,变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扬长避短,采取了志愿军敢于近战、夜战、迂回穿插和分割包围的战术,发扬了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在毛泽东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正确指挥下,经过连续 13 个昼夜的艰苦奋斗,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打得敌人仓皇后撤,赢得了初战的胜利。共歼灭敌人 15000 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志愿军站稳了脚跟,增强了对美军作战的胜利信心。并取得了同美军、南朝鲜军队作战的初步经验,为以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给疯狂之敌当头一棒,这不仅体现了彭德怀高超的指挥艺术,也体现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来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李奇微曾对此评论说:“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利用隧道、矿井、丛林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面做成的干粮,他们避免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中国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李奇微又写道:“凶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致于很多的部队还未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后来美国的战史学家也对此评论说:“联合国军在同他们接触以前,一直没有发现他们。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搜寻时,伪装得十分巧妙的中国军队都隐蔽起来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部

队渡江之前就规定务必严格保密的指示起了明显的效果。志愿军首批渡江的4个军及3个炮兵师加上车辆马匹共约26万多人,敌人在空中和地面施用各种现代化的高度精确的电子侦察手段,竟然没有发现这26万人马的踪迹,这在当代世界战争史上也可称为是一件奇迹。

十三、美军挨了当头一棒

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就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和对各军的作战预令中提出：“敌人可能重新组织反攻，因敌军主力未遭到严重打击。”他认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兵力装备情况和地形条件，指出：“因第一战役消灭敌人不多，而志愿军当前仅有步兵轻武器和迫击炮，如毫无取胜把握地越过清川江攻击敌人必将失利。”他提出了“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和“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击之”的作战指导思想。

为了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争取第二次战役歼灭更多的敌人，彭德怀于11月3日致毛泽东电报，建议将华东军区的第九兵团所属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迅速由辑安、临江两地过江入朝，接替东线四十二军的防务，担任东线作战任务。11月4日又致电毛泽东称：“此次出兵朝鲜，政治动员未普遍深入，对敌空军顾虑甚大，我军很疲劳，白天不便行动，夜间不能开灯，粮弹运输困难，现早晚有时降雪，部队长期露营，难以保存战斗力。当前具体工作是消除疲劳，总结经验，加强运输，储存粮弹，利用大山深沟处挖窑洞，打土炕，糊泥棚，解决住宿困难。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

事,如敌再进诱其深入后歼灭之。”

根据目前敌我实际情况,彭德怀 11 月 5 日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提出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调整迎敌再犯的部署:命令西线各军分别以主力置于新义州、龟城、泰川、云山及熙川以南新兴洞、苏民洞、妙香山地区;并令各军以 1 个师“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防御并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以此迟滞敌人进攻,同时利用空隙,加速志愿军各项备战工作,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取得更大胜利,以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和人心。

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共歼敌 15000 余人;但其中毙伤敌人多,俘虏敌人少,这主要与朝鲜人民军对待俘虏政策有关。彭德怀于 10 月 28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本晨在温井消灭敌人共 4000 余人,但仅俘虏 400 人,余均逃往大山森林中。李军战斗力不强,但不易捉俘虏,主要原因是过去俘虏政策问题。”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描述中、朝两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时写道:“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往往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中国人对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

为了在第二次战役中能够争取和消灭更多的敌人,对有关俘虏政策问题,彭德怀以介绍中国经验的方式,于 11 月 5 日亲笔给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俘虏政策的经验,全面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如何优待俘虏的具体办法。全文很长,其要点如下:

(一)放下武器后,即不杀不辱。

(二)不搜俘虏腰包。

(三)把俘虏集中起来,进行清查和了解后,再分别管理,施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启发其回忆过去在家庭中、兵营中所遭遇的痛苦和压迫。

(四)对俘虏生活给以适当的照顾,对某些高级战俘给以优待。

(五)为了扩大俘虏政策的影响,经过一定时期的教育后,从优发给路费,释放一部分俘虏回原部,散布我们的俘虏政策。

(六)对被俘后仍图谋暴动,继续破坏革命的首恶分子,应给以必要的镇压。

(七)对重要战俘不宜过早处理,使他替我们做些工作,以便瓦解其领导集团。

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俘虏政策,也就是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使敌人战斗力逐渐削弱,并争取了广大俘虏补充了自己。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一部份战士是由俘虏兵补充的。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源主要靠俘虏。这些被解放过来的俘虏,经过教育改造之后,很多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有好些人已经在解放战争中成了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能够改造的,也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宽待俘虏政策完全正确。

在我们革命初期,甚至以后个别地方,有些同志愤恨敌人的残暴,对俘虏官兵采取报复态度,这是很难免的。但这种报复行为,对革命非常不利,因为这样报复仇杀的结果,足以给敌人造谣的借口,只能促

进敌人内部的团结，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如果个个敌人都需要硬拼，那么取得革命胜利的代价就更大了。因此，对有的同志这种错误的报复行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决的说服教育，使之彻底改正，才能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进行的战争，是争取朝鲜独立、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战争，经过宽待俘虏，将这一真理传达到敌军中去，根据中国的经验其效果将是很大的。对俘虏进行宽待和教育改造工作，这正表示了劳动人民及其军队光明磊落的伟大气魄，具有这样气魄的革命军队必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上述经验特为介绍，供你们今后对待俘虏的参考。

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尽量在战场上争取和瓦解敌军，减少自己部队不必要的伤亡。事实上在第二次战役中，已有两起美军（共 280 余人）集体向志愿军缴械投降。这是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宽待俘虏的结果。

中国人民志愿军给“联合国军”当头一棒，迫使敌人不得不急速撤回清川江以南，使麦克阿瑟企图在感恩节前完全占领朝鲜的计划随之破产。这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的侵略步骤，而且也引起了敌人营垒内部惴惴不安，导致互相指责，互相抱怨。但是尽管美国及其盟邦都呈现了悲观的情绪，可是一心一意要并吞北朝鲜的麦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国志愿军作为对手，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念头。后来担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评论麦克阿瑟时写道：“因为他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所以要想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派出

少数志愿军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为了保卫边防和鸭绿江边的电力设施。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贫困,百废待兴,无力支援这场战争。”他又狂叫:“中国志愿军尽是一些武器低劣的农民,缺乏正规的训练,更没有海、空军的支援,他们不具备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展开交战的条件,也不敢和‘联合国军’较量。”因此,他又调集大量兵力,凭借其强大的海、空军和坦克的支援,决定发起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即在12月25日前占领北朝鲜,企图“将为数很少的中国志愿军再压过鸭绿江”。

“联合国军”被志愿军击退到清川江以南后,为查明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经过重新整顿,自11月7日以部分兵力对志愿军阵地实施试探性进攻。西线南朝鲜第七师首先向飞虎山、德川进攻,美军二十四师骑一师、英二十七旅,也先后北渡清川江向博川、宁边一线进攻。东线美陆战第一师向黄草岭进攻,美军第七师和南朝鲜首都师也开始向北进犯。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根据空中侦察的报告,已发现鸭绿江北岸有大批军队集结,他为了阻止志愿军继续增兵过江入朝,命令其侵朝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美国空军为了配合地面进攻奉命于11月6日、7日、8日连续出动各型飞机,包括威力最大的号称“空中堡垒”的B-29型重轰炸机共达1000架次,对鸭绿江大桥和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等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

但是就在美机狂轰滥炸之时,奉中央军委急电的志愿军后续部队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共12个师约15万余人,却巧妙地出敌意外,于11月7日至19日,先后由辑安、临江地区秘密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担任东线

作战任务。第九兵团在开进和集结途中,是在敌机猛烈轰炸下进入集结位置的,不仅未被敌机所阻止,而且也未被敌人地面部队所察觉。事后,对这样大兵团巧妙的作战行动,美、英等国军事界惊叹地称之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过江入朝后,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已达9个军20多个师共40多万人,为敌军第一线兵力的1.7倍,东、西两线志愿军的兵力均占优势,然而,号称“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对来自各方呼喊中国志愿军增兵的情报并不理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了实现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仍命令东、西两路大军同时向北推进。

11月7日夜,在大榆洞的一个阴暗潮湿的矿洞内,彭德怀主持了志愿军党委会,主要研究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全军的任务。参加会议的有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等。司令部的丁甘如、成普和毛岸英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指出:“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遭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现有实力还不清楚,所以企图进攻到鸭绿江的野心还没放弃,肯定还要大举进攻。根据我军目前既无空军,也无重炮,只有轻武器的现状,如果和敌军死拼硬顶,那肯定要吃亏的。我的意见,应先避其锐气,部队向后撤退30公里左右,目的是故意示弱,迷惑敌人,采取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寻机歼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也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的战斗作风。”会上各位副司令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一致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立刻研究部署了各军的任务。

会后,彭德怀于8日命令西线各军统一从9日开始,各师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节节抗击,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在

后撤途中,应有意以小分队对敌反冲击。主力则由现地隐蔽地逐步向北撤退 30 公里左右,故意示弱,迷惑和诱敌深入,给敌以错觉。彭德怀命令各军要诱敌上钩,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德川、戛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以分散敌人的兵力。

根据彭德怀指示,各军采取了分散隐蔽地后撤,同时也灵活地采取迷惑敌人的相应措施。各部队在后撤路上,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弹药器材、生活用品和衣物等,使敌人误判为志愿军怯战撤退,不战而逃。志愿军主力转移到敌人翼侧和进入山林后,即采取了严密伪装,白天不冒烟,夜晚不露光,极力消除各种可疑痕迹,不让敌人发现我军隐蔽位置。

在彭德怀命令各军主力相继北撤后,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柯夫对敌人又开始向北继续猛烈进攻表示担忧。他跑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对彭德怀后撤的战役部署甚为不满,表示很不理解,提出志愿军应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当时朝鲜领导人也对志愿军主力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案十分不解,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彭德怀后来对此次争论情况在自述中写道:“朝鲜同志也不同意我们这个作战方针。他们当时忽视了在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具体条件,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当时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他们的意见,那肯定不会取得第二次战役那样大的胜利的。”

十四、拍案怒斥梁兴初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为了适时总结作战经验，研究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各军的任务，志愿军党委决定召开第一次党委扩大会，通知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会议。

11月13日，气温突降，阵阵寒风带着浓烈的硝烟味吹到位于高山峻岭之间的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当天下午桔红色的晚霞照着山川，就在这时候，大榆洞呈现出不平常的热闹景象，一辆接一辆的吉普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相继到来。他们是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第六十六军政委王紫峰等。这是自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各军领导第一次相聚。大家互相问候，共庆第一次战役取得的胜利，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晚饭后，志愿军党委成员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等以及各军军长都来到位于半山坡上的彭德怀作战指挥室的木板房。尽管门窗紧闭，但是阵阵寒风还是无情地从门缝里钻进来。彭德怀最先来到房内等候，身披大衣，神态严肃。军长们挨个向彭德怀敬礼后，分别坐在唯一的一条长方形工具桌周围。

会议在灰暗的油灯下进行。彭德怀首先让第一副司令邓

华讲第一次战役基本总结和经验教训。邓华在介绍了第一次战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后指出：由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占领了平壤后，气焰嚣张，采取分兵冒进，梦想很快即可占领全朝鲜，根本没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入朝参战。不料其先头部队刚进到温井和云山地区时，即遭我志愿军迎头痛击，自10月25日至11月6日我志愿军在西线和东线两个战场，共歼敌11个营，另击溃14个营，共毙伤敌军15000余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使我军在朝鲜北部站稳了脚。证明美军虽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坦克、大炮，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志愿军还是可以打败他们的。

邓华在总结中表扬了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在战役中适时抓住战机，大胆迂回穿插，分割敌人，以顽强的战斗作风，歼灭了大量敌人。但第三十八军由于对敌人判断有误，拖延了攻击时间，又不敢大胆地断敌退路，结果使已经被我军包围之敌又大部逃跑了，因此原预计这次战役可歼灭敌人两三个整师的计划未能实现，致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邓华讲到第三十八军的情况时，彭德怀脸上早已充满了怒气，眼睛直瞪着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他突然怒火爆发，指着梁兴初大吼起来：“你们三十八军为什么那样慢慢腾腾拖拖拉拉前进？为什么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告诉你敌人只有一个营，应迅速往熙川插，断敌退路，可你们为什么还是一再拖延攻击时间？结果不仅没有歼灭这股敌人，更重要的是延误了向军隅里、新安州猛插的时间。你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违背军令，贻误战机，按罪该斩！大家看过京剧‘诸葛亮斩马谲’吧？我身为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有权惩罚一切违犯

军令的人。”紧接着他站起身来，右手重重往桌上一拍，震得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与会人员都大吃一惊。“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可是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彭德怀高声斥责和狠狠的拍桌声，震荡着整个会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在座的军长政委们莫不为之震惊，会场上顿时一派寂静。梁兴初低着头，暗自思量着这一仗没有打好的原因和教训。

停了一会，彭德怀几天来满肚子憋的气似乎消了一些，以缓和的语气说：“当然喽，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我彭德怀也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你们。”

这时党委副书记邓华插话说：“好了，我们没有当好助手，也有责任，来日方长嘛，以后还有仗可打哪！这次没打好，认真总结接受教训，下一次战役打好就行了。”

彭德怀继续说：“这次战役虽然取得的胜利不够完满，但胜利的意义仍然是很大的，第一是稳定了朝鲜北部战局，第二是志愿军站稳了脚跟，第三是取得了与美、李军作战的经验，第四是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胜利信心。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第一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出兵援朝的方针是正确的，第二是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表现出坚决、勇敢、顽强的积极努力，第三是朝鲜劳动党、政府、人民和军队的积极配合，第四是祖国特别是东北党政军民积极支援的结果。”

彭德怀最后指出：“此役未歼灭敌军主力，敌人也还没有摸清我军的兵力，一定会组织反攻，我军应作好迎敌进攻的准备。但在我空军、炮兵、坦克尚未组成前，我们应仍以分散敌人，尔后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参加会议的各军领导人一致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总结报告

和下次的作战指导方针,表示决心打好第二个战役。大家针对当前敌军状况,进行了分析讨论,拟定了打好第二战役的各种措施。党委扩大会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各军军长立刻返回原部,研究准备第二次战役部署方案。

在志愿军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军奉命开始进行休整,总结经验准备再战。志愿军司令部各处也趁机休整总结。

有一天,彭德怀心情显得有些轻松,先和洪副司令下了几盘棋,然后由成普陪同,特邀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在司令部的山坡周围散步,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因为他俩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彭德怀对邓华个人经历不太了解,想借此机会交谈一下彼此之间的情况,更进一步融洽志司领导之间的团结和密切关系。他俩在大榆洞周围散步,时而席地而坐,时而又起立踱步。彭德怀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个人的经历和过去在国内战争中的许多故事,邓华也时而插话,谈了他过去在国内战争中的经历和感受。两人越谈话越多,有说有笑,非常融洽。彭德怀显得兴致勃勃,一直流露着平时少有的笑容。在快要结束谈话时,邓华说:“彭总,你打仗的经验极为丰富,你把战胜敌人的绝招谈谈吧。”彭德怀哈哈地笑出声来,似乎几天来的怒气都消失了。他说:“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耍儿戏的事情,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点心,战士就少流一些血,不能随便拿战士的生命去作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一个父母,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后,那痛苦和悲伤的心情是难以忍受的。我们现在是在新的战场,与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打胜了,那我们才算真正在

战争这个大学里毕业了。能否做到这一点，就要看我们学习得怎样，今后主要依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干部啊！”邓华很激动地说：“彭总，你太谦虚了！你的作战经验和历史功绩是众所周知的。要取得这场新的战争的胜利，当然主要还是依赖你的正确指挥，我们不过是你的参谋和学生，相信在你的教导下，我们是能够学好的。”这时，恰好有值班参谋送来急电交彭、邓批阅，他俩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交谈即告结束。

彭德怀、邓华两人的亲切交谈，体现了志愿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融洽了互相之间的感情，为以后团结一致对敌作战，合作共事，奠定了更加巩固的基础。

十五、巧布天罗地网

尽管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当头一棒，麦克阿瑟妄图占领北朝鲜的野心毫不动摇，又调兵遣将整顿部署。他推迟了胜利的时间表，把“感恩节”改为“圣诞节”，拟定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

敌军根据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自11月7日开始小规模试探性进攻。后为避免被围歼，采取边进边看，进攻速度十分缓慢。至15日，西线先头敌军才前进到博川、宁远、德川一线。东线之敌前进到下碣隅里、丰山及明川以北一线。平均每天只前进两三公里，距志愿军预定歼敌地区尚远。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回忆中写道：“前线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不折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

自敌人开始进攻后，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27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决定以西战场为主，西线集中6个军18个师参战，东线由宋时轮兵团的3个军9个师参战。为了打好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多次召开党委会，对第二次战役方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第一次战役连续作战已十分疲劳，体力削弱，兵员不足。而桥梁道路均被敌机破坏，且已进入冬季，粮食物资运输甚感困难。分管后勤工作的副司令洪学智见此现状，焦急得彻夜难眠。各军不断来电反映战士挨冻挨饿的现象。彭德怀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能让战士作无谓的牺牲。打仗打死了没话说，但我们不能看着战士白白地冻死和饿死。为了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取得更大胜利，应抓紧时间解决志愿军的粮食、弹药、装备、服装的供应问题，否则将对第二次战役歼敌计划造成极大的影响。”

为了统一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指导思想，消除误会并说明志愿军当前的处境，11月12日彭德怀发电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建议，拟于11月15日与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柯夫会谈，并请高岗前来参加会议。

11月14日，中央特派高岗由中国来到志愿军大榆洞司令部。高岗到达后，彭德怀虽有满腹牢骚，但也还能理解国内的困难。他详细地向高岗汇报了当前志愿军急需解决粮弹、高射炮火和物资运输供应问题。经彭、高当面协商后，即于15日上午联名致电周恩来总理，电文称：“前线汽车损坏甚大，志愿军总共约1000台车，但据不完全统计，已遭敌机炸毁损坏者达600台以上。现宋兵团已过江，运输甚为困难，部队经常断炊，下一战役粮食准备更成问题，因此，现由满洲里向大连运送之苏方汽车1000台，无论如何，请设法借用，如何请速复。”

为了研究讨论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消除与朝方和苏大使的意见分歧，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柯夫应邀11月15日自鸭绿江边的满浦镇来到志愿军司令部，同高岗、彭德怀一起开会。对此次会谈的情况，彭

德怀在16日志愿军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传达。彭德怀说：“我在会上根据敌我情况仍坚持第二次战役首先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尔后再相机歼灭敌人的方针，苏大使史蒂柯夫同意了这一方针，他并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金日成未表态。”同日，彭德怀将会谈的情况致电毛泽东称：“在会上史蒂柯夫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史云：中国党消灭了强大的敌人，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有任何怀疑。又云：此次会议有重要意义，在第二个战役后，希望再开一次这样的会议。金在会上谈了朝方部队目前情形。关于统一指挥与目前许多现行政策问题，金未置可否。”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最后称：“第二个战役即将开始，迫切需要运输工具。”根据彭德怀提议，11月16日志愿军党委决定：为了诱敌深入，拟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宁远、德川、夏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逐渐把敌人引过清川江、大同江，按照我们预设的战场，要将敌诱到东起宁远、德川，西至云山、泰川、纳清亭之间宽大地域内，极力分散敌人的兵力。狠狠抓住敌人怕夜战怕近战、怕断退路的致命弱点，一定要猛打猛冲，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志愿军各部根据彭德怀命令开始北撤后，狡猾的敌人仍然小心谨慎地进攻，采取走走停停边进边看的行动。彭德怀和几位副司令员在一起讨论猜测敌人的意图。洪学智说：“是不是我们有些小分队对敌反击时顶得太硬了？使敌人怀疑我军不是真正后退。既然敌人不放心，我军应该停止小规模反击，采取大踏步后退，让敌人误认为我军确是怯战溃逃。”彭德怀听后点点头，把手里的电报放下，在室内来回踱了几步说：“麦克阿瑟曾指挥过多次重大战役，据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既

然吹牛要在圣诞节前占领北朝鲜,那他肯定会北进的,我们要像钓鱼一样,耐心地等待他上钩,不要着急,好让我军有更充分时间作准备,这次要狠狠地打一场歼灭战。”

为了加强担任第一线迂回部队的领导,11月16日志愿军党委会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组成志愿军前线指挥所,直接指挥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作战。

韩先楚当年不过40岁左右,是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指挥作战英勇果断,善打硬仗恶仗,屡建战功。他知道这次战役迂回任务是很艰巨的,在17日夜间临行前,他肃立在彭德怀的身旁,轻声说:“彭总,我马上就出发了,请你指示!”

彭德怀望了他一眼,把正在起草电报的笔放下,站起身来说:“在第一次战役中,三十八军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逃跑了,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十分生气。我听说三十八军过去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仍让三十八军担任西线迂回阻击任务。这次任务是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直插交通要道三所里,这是我军截断敌军南逃北援的一道‘闸门’,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插到底。你要亲自到前线指挥该军的行动,如插不到指定位置,别回来见我。”

彭德怀来回踱了几步,又继续说:“沿途可能会遇到小股敌人的纠缠,能避则避,不能避时就冲过去,在占领三所里和龙源里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像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后退一步!”

韩先楚知道这次任务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十分艰巨,他并未强调任何困难,大声说:“请彭总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

务！”随即转身离开大榆洞指挥所的涵洞，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携带了报话机和地图向三十八军司令部奔去。

鉴于敌人不敢大胆前进，行动谨慎缓慢，彭德怀 16 日夜间又电令各军继续北撤，并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进行反击，以诱敌大胆向我预定战场前进。

11 月 17 日，彭、邓、杜联名致电军委：“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 100 名美、李俘虏（美 30 人，李军 70 人），以扩大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打破敌军怕杀心理，是否可以请速示。”毛泽东 18 日复电称：“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今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 6 万至 7 万人，这点对我有利。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在志愿军主力故意示弱相继北撤后，麦克阿瑟及其侵朝“联合国军”司令部果然错误地判断志愿军后撤是“因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对他们的空军优势吹得神乎其神。他们的司令部吹嘘说：“联合国军对鸭绿江沿岸实施的空军突击，已迫使中共后续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仍断定已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自 11 月 21 日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东西两路敌军开始加快向北进攻速度。美国合众社记者自前线报道说：“共军对前进的美军未加抵抗，但是 -20℃ 的严寒几乎和敌人一样厉害，滴水成冰的气候阻碍了现代化装备的运动。”麦克阿瑟为了实现他“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狂妄计划，不顾天寒地冻，驱赶着大批“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的侵略军向北冒进。他命令第八集团军从左翼向清川江以北进攻，命令第十军从右翼向江界进攻，左右两路直奔鸭绿江。

此时，隐蔽在西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六十六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主力部队，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宁远东北地区。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12个师均已全部秘密地到达了指定位置，完成了战役集结。西线以韩先楚副司令组成的前线指挥所根据彭德怀口授的指示，已详细部署了歼敌计划。

11月22日，彭德怀发现西线冒进之敌的薄弱部位在其右翼，即位于清川江以南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而该敌对面，正是志愿军左翼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彭德怀高兴地手拿放大镜对照地图比来比去，立刻把副司令邓华、洪学智和参谋长解方找来一起研究，决定这次战役首先在这里开刀。

当天12时，彭德怀电示韩先楚和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称：“你们应以求得全歼德川地区李军第七、第八两师为目的。你们攻击时间于25日晚开始。清川江西岸各军，则视战役发展情况再定。请韩先楚同志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总之，以先切断、包围，求得全歼李承晚军第七、第八师两师为原则。”

22日，敌军在大量空军支援配合下，气势汹汹地急速北进。面对东西两路敌军猛烈进攻，朝鲜领导人和志愿军内部的有些同志对志愿军是否能顶住飞机、坦克加大炮的敌人，真是有些担心。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彭德怀，始终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他对作战处的同志说：“要诱鱼上钩，你必须让鱼尝点甜头。麦克阿瑟吹嘘说从来没打过败仗，让他看看这次战役究竟谁能把谁吃掉。”

23日，西线南朝鲜军第七、第八师进抵德川、宁远一线，并继续向北推进。南朝鲜军第六师由价川地区向东转移，北仓

里、假仓里由美军第二师接替。与此同时，美骑一师、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及南朝鲜军第一师均已进至球场、龙山洞、博川线。中央军委根据敌军进犯情况，于当天 21 时电志愿军司令部称：“我军在清川江东岸发起进攻后，美军第二师、骑一师有向东增援的可能。如该两敌东援，我军在清川江东岸之三十九军、四十军，均难达到配合四十二军、三十八军歼灭李军第七、第八两师之目的。因此，建议以四十军东进与三十八军靠拢，增强我军左翼突击力量。以对付球场、院里方向可能东援之美二师和骑一师，以保证我三十八军、四十军首先歼灭李军第七、第八两师，并对下一步对美敌作战造成战役迂回的有利条件。”

彭德怀根据敌情的变化和军委的指示，鉴于西线南朝鲜军第六、第七、第八师集中在德川、宁远、孟山地区，东线美第三师和李军第三师各一部已东移至宁远东北之横川里、社仓里地区等情况，立即给各军下达命令，将歼敌部署作了如下调整：“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直接指挥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首先分别歼灭德川、宁远、孟山之李军第六、第七、第八 3 个师；以四十军东移至新兴洞、苏民洞以北地区，以一个师接替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防务阻击敌人，主力向杜日岭、西仓插进，阻止美军东援；在四十军东移后，三十九军、六十六军、五十军等部亦逐次东移，逐次接防，保持战线的完整。当向敌发起全面进攻后，各军应积极向当面之敌进攻，求得歼敌一部。”

彭德怀又电令东线第九兵团：“以 1 个师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里攻击，并阻敌北援，另以 1 个师向黄草岭、堡后庄攻击，协同主力围歼古土里、柳潭里地区之美陆战一师。二十六军亦前出至长津地区集结，准备围歼可能西援之敌，并准备向

丰山一带美军进攻。”

彭德怀根据志愿军各部已完成了歼敌部署情况，23日又致电东西两线各军并报军委：确定西线发起进攻时间为25日黄昏，东线进攻时间为26日黄昏。毛泽东11月24日22时复电彭德怀称：“你们本日7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坐专机从日本东京起飞，在战斗机的护航下，直飞朝鲜北部上空。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侦察一下中共军队的踪迹”。透过舷窗，他看到的却是“广阔无垠、十分荒凉的乡野，起伏不平的山丘，张着大口的裂谷，鸭绿江满江碧绿的江水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了”。他认为“包围中共军队的时机已到，结束朝鲜战争正在接近决定性的阶段”。麦克阿瑟高兴地手拿话筒，在空中对他的部队广播说：“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朝鲜战争将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要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这就是被全世界关注的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总攻势”的一个真实镜头。

麦克阿瑟飞回东京后，大批新闻记者把这个“常胜将军”围了起来。他狂妄地吹嘘说：“‘联合国军’猛烈的钳形攻势已经开始，全面的空中突击均已达到了目的。”他口衔烟斗，高兴地坐在转椅内，看到来自前线的电报称：“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于是他兴高采烈地于日本东京时间11月25日上午10时，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就在11月25日，西线各路敌军在麦克阿瑟的鼓动下，已被诱至志愿军预定歼敌的战场，分别进抵定州、泰川、云山、球场、德川以北和宁远以北等附近地域。敌军分途冒进，兵力分散，翼侧暴露后方空虚。为了诱敌深入，造成志愿军各个歼敌

之良机，彭德怀自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几天来昼夜不停地亲自起草电报、打电话，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反复研究敌人动向，调整部署。就连吃饭端着碗，也站在作战地图前，对每一步行动反复推敲。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有按预想方案完成歼敌任务，他心情始终不安，决心在第二次战役中将麦克阿瑟伸向北朝鲜的魔爪狠狠地斩断。按照原定作战方案，西线志愿军将于 25 日晚对敌反击。

十六、在美机轰炸下脱险

就在麦克阿瑟宣布发动“圣诞节总攻势”之时，11月24日下午，位于两面大山之间的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突然飞来两架美军侦察机，从山前到山后，从高空到低空，围绕大榆洞周围盘旋侦察。奇怪的是两架敌机既没投一弹，也没放一枪，在空中转了几圈之后，就向南飞去。

敌机这种反常现象，立刻引起司令部首长和机关人员的警惕。大家判断由于司令部有十几部电台，最近因部署第二次战役，收发电报甚多，敌人用先进的电子侦察手段，已测定出大榆洞是志愿军的指挥部所在地。

当天晚上，司令部参谋长解方召开了机关各单位紧急防空会议。会议决定：（一）再增加几处防空哨，发现敌机立即鸣枪报警。（二）明晨6时吃饭完毕，7时以前除值班者外全体人员进入防空洞。（三）要确实保证志愿军首长的安全。（四）维护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保证明晚对北犯之敌发起第二次战役。

会后，解参谋长向彭德怀汇报了几条措施。彭德怀说：会议开得很及时，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但也不要大惊小怪的。我们领导的精力应集中在明晚对敌发起的第二次战役，这一仗如果打不好，我们有被迫退出朝鲜的可能。

此时彭德怀的注意力不是敌机轰炸，而是如何歼灭更多的敌人。他一连几天都呆在那位于半山坡上木板房内的作战室里，根据各军作战方案对照地图，起草电报。这栋木板房既是他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宿舍，一张小小行军床就是他的安身之地。实在太困时就在小床上打个盹。参谋们劝他睡觉时，他不但不听，反而发脾气。

11月25日清晨，寒风席卷着朝鲜北部的山川。太阳还未露出地面，志愿军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除值班者外，均在7时以前进入防空洞。彭德怀在这大战前夜整整忙了一个通宵，直到黎明前，把各军的作战任务部署完毕后，才躺在那小行军床上，盖了件大衣，似睡非睡地休息。

这时，和彭德怀同在木板房作战室内值班的，有彭德怀指挥所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元。他们见司令员没进防空洞，心里很着急，成普轻轻地推了几下正在睡觉的彭德怀说：“彭总，今天敌机可能要轰炸，几位副司令都已进入防空洞了，你赶快到防空洞休息去吧！”彭德怀眼也不睁，好似没听见，一动也不动。这栋位于半山坡上的木板房十分明显，必然是敌机轰炸的目标，所以成普十分着急，又催彭德怀到防空洞去。这时彭德怀发火了：“怕死的你们都走，今晚要发起第二次战役，我不离开作战室，就住这里！”成普再不敢劝了。

上午8点以后，几位副司令员发现司令员还没到防空洞来，都有些着急。可是大家都知道彭老总的犟脾气，谁也不敢去催他进防空洞。几个人你推我，我推你，先是推政治部主任杜平去请，杜平说：“彭总向来对防空不重视，若是他发了脾气我可没办法，还是老洪办法多，他比我合适。”洪学智副司令的性格比较开朗，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爱和彭司令开个玩笑，说笑

比较随便，两人有空时就下盘象棋。于是大家推洪学智去请。洪说：“怕什么，他也不会吃人，我去把他拉到防空洞来。”他急忙下山向木板房跑去，进屋一看，彭德怀正在小行军床上躺着，洪学智急得大声说：“彭总！快，快，赶快到防空洞去躲飞机，我们几个都等你研究二次战役问题。”彭德怀不仅不动，还瞪着眼冲着洪学智说：“你这个老洪这么怕死呀！美国飞机不是天天飞来飞去吗？你怕死你走，我哪都不去，就呆在这值班室里！”洪学智更急了：“不仅我怕死，我们还怕你死呢！你是司令员！”接着又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今晚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快到防空洞去吧。”他一面说，一面硬把彭德怀拉起来，连推带搯地把他拖出木板房。

这时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徐亩元，见彭司令员终于到防空洞去了，都松了一口气。成普本来不会吸烟，此时感到压在肩上的一块巨石突然落地了，便向徐参谋要了一支烟，轻松地吸起来。

彭德怀离开木板房后，并未发现敌机来袭，有些人就产生了麻痹思想。上午10时以后，作战处的参谋高瑞欣和翻译毛岸英因起床晚，没赶上吃早饭，他们认为时间已近中午，敌机大概不会来轰炸了，于是从防空洞里出来跑到木板房里，从彭德怀的行军床下拿出几块饼干和苹果，围着房内的火炉子边吃边谈。可是过了一会，忽有4架美军轰炸机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正在值班的成普、徐亩元和刚来作战指挥室的高瑞欣、毛岸英都迅速从木房内跑出来，隐蔽在沟坎下。但狡猾的敌机经过大榆洞上空时，既不盘旋也不俯冲，一直平行地向北飞去。他们4人判断敌机可能是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朝鲜北部大城市新义州去了，于是又重新回到木板房内。不料几分

钟后，4架敌机又很快地从北方返回来飞到大榆洞上空。成普听到飞机声立刻跑出木板房观望，突然发现飞机投下数十颗白色球状的凝固汽油弹，便大声向木板房内喊：“敌机投弹了！快跑！”话音刚落，一阵巨响，一片火光，炸弹已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了。徐参谋因靠近门口，冲了出来。成普的脸部被燃烧弹烧伤。而毛岸英和高瑞欣因靠近房内西端的火炉旁，距门口较远，没及时跑出。顷刻间一片火海腾空而起，熊熊烈火立刻把作为彭德怀宿舍和作战指挥室的这栋木板房烧焦。毛岸英和高瑞欣两人被火吞噬了。

这场突然而意外的灾难，震惊了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大家望着彭司令员住的那栋木板房喷射着浓烟烈火，却束手无措。没有消防工具，没有灭火筒，人们只能围着木板房焦急地呼喊着：“毛岸英，高参谋！”有人呼喊，有人流泪，呼喊声和痛哭声回荡在大榆洞周围。

当杨参谋急忙跑去向彭德怀报告毛岸英、高瑞欣已牺牲时，彭德怀立刻两眼发愣，站立不稳，沉默了很久后，才喃喃自语地说：“唉！太突然了，真没想到毛主席的儿子和跟我多年的高参谋竟在几分钟之内就牺牲了！”说着他一摇一晃地走出防空洞，奔向出事现场。这时警卫排的战士已将两位烈士的遗体挖出。彭德怀目睹已烧焦的尸体，低头不语，内心燃着愤怒的烈火，同时对自己不重视防空感到内疚。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名在他身边生龙活虎的年青干部，竟在一瞬间就被美机的炸弹夺去了生命。他两眼微闭，泪水从眼角流出，陷入悲伤痛苦之中。他低声对几位副司令说：“唉！怎么偏偏把毛岸英炸死了呢？我怎么向老人家交待哟！”

彭德怀过去在战争年代，曾多次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不

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危。这次率领志愿军到朝鲜作战,和过去战争年代一样,战场上有大批美国飞机天天狂轰滥炸,但他仍然是只考虑如何打胜仗,对防备敌机轰炸袭击却不重视。他回想起毛泽东主席曾在10月21日的电报中指示:“你们的指挥所应速建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10月27日又来电指示:“你们的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10月28日再次来电督促:“你们的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就在志愿军司令部被炸的前一天,11月24日,毛泽东在答复彭德怀作战方案的电报中最后还指出:“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彭德怀在战争中一向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指挥作战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但过分蔑视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残暴罪行,现在确实已追悔莫及。

在毛岸英、高瑞欣两人牺牲的当天中午,彭德怀和机关人员由于心情沉痛都没有吃午饭。傍晚,将两位烈士遗体分别安放在薄木棺材里面。彭德怀和机关人员怀着悲痛的心情立在灵柩前,默默致哀。最后,洪学智副司令抬起头来,对在场的机关人员说:“我们定要给敌人记上这笔血债,要狠狠地打击敌人!今天真是马克思在天显灵了,咱们的彭司令差一点没遇难,这是我们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幸运。我军今晚开始对敌发动的第二次战役,一定会打个大胜仗的!”

彭德怀自毛岸英、高瑞欣牺牲后,不说话,也不吃饭,一个人蹲在防空洞口,沉默无语,谁也不敢接近他。夜深了,洪学智走到他身旁说:“彭总,去吃晚饭吧?”他抬起头来,激动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老洪啊,要不是你拖着我不钻了洞,我这条老命就结束了,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

凛冽的北风一阵阵吹向大榆洞山沟内，吹得稀疏的灌木丛沙沙作响。除了远处不断传来零散的炮声外，大榆洞周围显得静悄悄的。彭德怀走出山洞，带了几个随员，顺着山沟灰白色的小路，毫无目的地缓缓散步。初冬的夜晚，显得格外清冷，而彭德怀似乎有满腔怒火，有不尽的烦闷。他不戴帽子，光着头，也不扣纽扣，敞着胸怀，任山野的寒风吹袭着。他背着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言不语，了无心绪。突然他仰起头来，望着空中时隐时现的寒星，对随员们说：“今天真像是一场梦，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不幸的事件。岸英是毛主席心爱的长子，他愉快地跟我一起来抗美援朝；高瑞欣曾跟我在西北战场工作好几年，是个聪明能干的青年参谋，工作很积极热情。我刚把他从西北军区调到朝鲜工作，才几天就牺牲了。最使我难过的是他俩都是新婚不久，就来到朝鲜。而高参谋的爱人又正在怀孕……”

突然，远方传来一阵阵猛烈的枪炮声，敌人的飞机又四处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彭德怀为及时掌握和指挥各军的作战行动，立刻顺着山沟，快步返回大榆洞涵洞内的临时作战指挥室里。

在毛岸英、高瑞欣两人不幸牺牲后，彭德怀和几位副司令员研究，决定将这一悲痛事件当天立即电告中央军委。电文如下：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又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

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它无损失。

志司 11 月 25 日

中央机要室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直到 1951 年 1 月 2 日，周恩来才将此电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慰问信，该信如下：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注意指挥机关的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它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1 月 2 日

十七、战果辉煌，三十八军受嘉奖

11月25日敌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后，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仇恨。当天晚上根据彭德怀预定的总攻命令，位于西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向北冒犯之敌发起了猛烈进攻。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火光染红了夜空，炮声震撼清川江两岸的山河大地。隐蔽在清川江以北的志愿军三十八军、四十军、四十二军，乘骄傲之敌分兵向北冒进之时，出其不意地对进犯到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第七、第八师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时彭德怀站在涵洞内的临时指挥室里，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电报，不停地对照地图观看各军的进攻路线，不断地和几位副司令员研究敌军动向。他说：“如果麦克阿瑟真的钻到我军的包围圈，这次一定是个大胜仗。”

攻击开始后，三十八军以3个师分3路攻击德川南朝鲜第七师。该军一一三师一夜之间，从敌右翼涉过大同江，于26日8时到达德川以南，切断了敌南逃退路。一一二师从敌左翼进攻，于26日5时迂回到德川以西云松里、安下里，切断了德川与军隅里之敌的联系。从正面进攻的一一四师于26日11时占领了德川以北斗明洞、马上里一线。从而完成了对德川之敌的包围。敌人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企图向西南突围，均被打

退。激战至 26 日黄昏,三十八军将敌南朝鲜第七师 5000 余人大部歼灭,其中 7 名美军顾问也全部俘获。

四十军主力担任配合三十八军方向作战,于 25 日晚向球场以北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军第二师一部发起进攻,歼敌数百人,其余敌人向南溃逃。该军未完成穿插分割的任务,使彭德怀深感不安。他焦急地在作战室里一会看地图,一会又来回踱步,大发脾气。他指示参谋长解方立即发电,令四十二军向三十八军靠拢,配合该军堵截南逃之敌。

四十二军以一二五师和一二四师分由正面和侧后对宁远之南朝鲜第八师攻击,以一二六师迂回敌后,隔断宁远与孟山之敌联系。这时敌发现已被包围,正开始向南收缩时,担任正面进攻的一二五师乘机向敌人发起猛攻,激战至 26 日拂晓,攻占宁远城,将敌大部歼灭。

11 月 26 日,经过一天的战斗,志愿军在德川、宁远地区已经打开了战役缺口。彭德怀为了迅速扩展胜利,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即分别电令位于清川江以西的各军,积极抓住当面之敌,立即包围歼灭敌人。电令四十二军向顺川、肃川攻击前进,截断南朝鲜第二军团和美军第九军、第一军退路,以利我主力追击和侧击;同时令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并派 1 个师立即取捷径向交通要道三所里攻击前进,阻敌向南撤退和向北增援,以配合四十军围歼院里和球场地区的美军第二师。27 日,敌人为堵塞被志愿军割裂的战役缺口,急调土耳其旅由价川向德川方向,美军骑一师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阻止志愿军前进。

27 日晚,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为配合西线各军作战,按预定计划开始向当面之敌进行攻击。此时彭德怀判断,在东线志

愿军开始攻击后,西线之敌可能退向清川江南岸阻止志愿军南进。为发展战役攻势,即于27日午电令四十二军以主力向顺川、肃川方向进攻,断敌退路。又令三十八军以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并以一部急速向交通要道三所里攻击前进,以迂回堵击军隅里方向和价川之逃敌。令四十军以一部截断球场之敌退路,主力包围该敌。令三十九军协同三十八军、四十军会歼球场地区之敌。令六十六军向古城洞、龙山洞之敌攻击,尔后向军隅里进攻。令五十军主力向博川以南进攻。

11月27日晚,西线志愿军各部按照彭德怀的命令开始向当面敌军进攻。至28日晨,各军均占领了预定的目标,并歼敌一部。特别是三十八军攻占了德川、夏日岭后,整个清川江北面的敌军数万人已处于慌乱之中。惊恐万状的敌军见势不妙,转回头企图向南逃跑。此时,三十八军根据彭德怀事先的命令,已于27日晚特派一一三师昼夜急行军去抢占敌军南逃北援的必经交通要道三所里。

三所里位于平壤向北通往价川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上,也是西线美第八集团军的唯一的心腹地。因此,它是志愿军截断清川江方向敌军南逃的一道“闸门”。

27日夜里,一一三师指战员在师长江潮、政委于敬山、副师长刘海清的率领下,沿安山洞至三所里小路,不顾连日疲劳,不怕天寒地冻,冲破了沿途敌军的拦截,穿着被汗水浸透的棉衣,身背大量的弹药,连夜行军,一夜长驱70公里。于28日上午8时,出其不意地突然占领了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三所里,切断了敌军由军隅里向顺川逃跑的退路。一一三师攻占了三所里后,犹如一把利剑,刺进了美第八集团军的心脏,使拥挤在西线的美、英、土军顿时惊慌失措,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乱成一团，困守在清川江附近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南朝鲜第一师和土耳其旅残部，全线动摇。28日5时30分，毛泽东急电彭德怀等指出：“此时是大量歼敌的极好时机，要集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等4个军，歼灭美骑一师、美二师、二十五师等3个师主力，只要这3个师的主力消灭了，整个形势就很有利了。”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即调整了部署，限令四十二军、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完成战役迂回任务，切断敌之退路，其余各军均迂回包围敌人。

28日上午9时，美军骑一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向占领三所里的一一三师三三八团阵地猛攻，企图突破一个缺口南逃。该团指战员不顾连夜作战的极度疲劳和饥渴，不怕伤亡，连续打退蜂拥而来的敌人十几次的轮番攻击，在干部战士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仍坚守了阵地。除了阵亡的和那些重伤员难以拿起武器参战外，所有轻伤员均继续坚持战斗。该团的战斗口号是：“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活着，也要占据三所里，钉在三所里！”

28日上午10时，彭德怀来电指出：“清川江北岸美军主力各师正向南退缩。我军应根据毛主席电令切断敌退路，分割包围，完成各个歼灭西线美4个师及英二十七旅之任务。”

在这关键时刻，志愿军前线指挥所司令员韩先楚立即电令四十二军加快向殷山、顺川前进，以夹击驻守顺川附近之美骑一师，减轻一一三师的压力，又电令一一四师尽快靠拢一一三师，从东往西侧击从三所里、龙源里方向突围的敌人。

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长解方受彭德怀司令的委托，从上午9时40分至下午3时，三次用无线电

报话机和一一三师首长直接通话,激励该师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截断敌人的退路,配合主力在大会战中歼灭敌人。该师三三八团经28日全天的顽强奋战,虽伤亡严重,仍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彻底挫败了敌人从三所里突围的一切企图。

当晚一一三师首长分析,在三所里西面的龙源里,是位于由价川、军隅里通往顺川、平壤的铁路要点上,估计敌人在三所里突围失败后,明天很有可能由龙源里方向逃跑。据此,一一三师首长于28日深夜发给军部的电报称:“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准备付出最大代价,有决心有信心把敌人堵住……”当即决定派三三七团连夜向龙源里攻击前进,在29日拂晓前抢占了葛岷、龙源里地区,截断了敌人的另一条退路。同时又派三三九团一个营去安州、肃川方向,完成炸桥和破路任务。29日晨,三三七团胜利地占领了龙源里阵地。

这时,一一三师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在严重伤亡情况下,只靠低劣的武器装备,卡在美军约3个师的后方。他们“面对拥有几百辆坦克、几百门大炮和几百架飞机的优势敌人,毫无畏惧,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消灭更多的敌人,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这时,西线美军第九军所属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骑一师及土耳其旅残部已陷入志愿军包围之中,都争先恐后地向南突围。同时急调平壤附近的英军二十九旅,沿公路向北增援接应。自11月29日上午8时,企图南逃之敌为打开通路,以数百辆汽车组成了庞大的车队,在飞机和坦克引导下,向三三七团龙源里阵地连续猛烈攻击。但该团指战员英勇奋战,始终坚守了阵地,敌人多次冲锋均未得逞。

此时彭德怀连发急电致韩先楚和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

政委刘西元，令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一一三师靠拢。又电令四十二军迅速向顺川、肃川方向进攻，指示该军“能否乘敌撤退混乱中消灭敌之主力，关键在于能否先机占领肃川，断敌退路”。同时又电令其他各军亦乘机发动进攻，歼灭当面之敌。

于是，位于西线的志愿军6个军，在清川江畔西起安州，东至军隅里、价川，南至龙源里、三所里地域内，展开了一场围歼敌人的大规模激烈战斗。

当时任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在回忆这天战斗时写道：“11月29日13时，在龙源里激战的一一三师指挥所无线电报话机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讯号。该师政委于敬山拿起话筒，即听见一个湖南口音很浓的人大声问道：‘你是哪一个？你们现在在哪个地点？’于敬山回答后，对方说：‘我是彭德怀。告诉我，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向南逃跑的敌人已全涌向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于敬山立刻坚决有力地大声回答：‘报告彭总，我们虽伤亡很大，但完全有信心把敌人卡在这里，全师指战员决心付出一切代价，完成这次断敌退路的光荣任务！’彭德怀听到这个回答，对准话筒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要告诉战士们，你们打得蛮好！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向你们那边靠拢，你们要加把劲，继续把美国人卡住，不让敌人跑掉！’于敬山立刻把彭司令员的关怀和鼓励，传到硝烟滚滚的战壕里。统帅和战士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彭德怀的急电，29日夜间三十八军一二师和一一四师陆续向一一三师占领的三所里、龙源里阵地靠拢，并与敌人展开激战。从30日清晨开始，垂死挣扎的敌人，依仗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大量空军支援，妄图作最后的困兽之斗。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在回忆战斗激烈情况时写道：“30日白天的会

战,战斗最为激烈,最为残酷。被包围之美国第八集团军几个师以坦克为前导,采取了‘波涛式’的集团冲击,拼命突围,同时北援之敌也拼命攻击。残酷的血战,展开在一一三师阵地上。一一三师指战员处于南逃北援之敌两面夹击和严重伤亡情况下,仍顽强奋战,拼命阻击,犹如两根钢柱,狠狠钉在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一直坚持了50多个小时,使企图南逃北援之敌,虽双方相隔不到1公里,但可望而不可及,始终没能汇合。在一一三师阵地前,遍地敌尸累累,伤亡惨重。”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收到三十八军转来该军一一三师自前线发来战况电报后,对该师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精神深为感动。他立即亲自起草一份电报发给一一三师,以资鼓励。电报全文如下:

一一三师首长:

30日6时电悉。你们在龙源里、三所里英勇堵击南逃之敌,甚慰。我四十二军正向平壤北之顺川挺进,三十八军主力由价川向龙源里追击前进,四十军沿军隅里至安州铁路、公路追击中。三十九军昨晚有一个师渡至清川江南岸,今晚继续向龙源里及其以南前进。六十六军尾三十九军南渡,向军隅里价川集结。

彭(德怀)邓(华)洪(学智)

11月30日12时

11月30日这一天,是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中最关键的一天,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被围困在价川、安州以南,三所里龙源里以北狭小盆地内的几个师的敌人,像一群群疯狗,到处乱窜,拼命突围。此时,志愿军各部已从三面向三所里、龙源里

地区合围过来，逐步紧缩着口袋。然而，被围的敌人以坦克和大炮为前导，在大批飞机支援下，作最后拼斗。

这时，麦克阿瑟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30日这天，集中了500多架飞机、400多门大炮，对志愿军各路战斗队形施行狂轰滥炸，不断以坦克为前导，采取了“波涛式”的集团冲击，实施突围。残酷的血战，展开在龙源里和松骨峰两个要点之上。在整个战场上，敌对双方形成了蛛网般的犬牙交错的态势。志愿军指战员与蜂拥而来的敌人殊死搏斗，反复争夺，以刺刀、手榴弹与敌人展开了血战。志愿军战士越战越猛，阵地上到处响起了震撼人心的杀声和拼刺之声。敌人的尸体像割倒的稻草堆子，密密麻麻地躺在龙源里西北1公里长的山坡和沟台上。

经过30日白天的鏖战，被包围的美军第二师、二十五师、骑兵一师，土耳其旅残部和南朝鲜第一师突围未成，最后丢弃汽车和重装备，沿公路两侧仓皇南逃。就在此时，三十八军右邻的三十九军、四十军已占领价川、军隅里，左邻四十二军已占领殷山，正向肃川前进。朝鲜人民军第七师、第四十三师也在平壤东北全力袭击敌人，配合志愿军作战，使援敌无法北上救援麦克阿瑟。30日晚上，志愿军前线指挥所司令员韩先楚，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指示各军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的围歼战。韩司令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等一起站在新立里南面的山坡上，举目南望，只见冷月寒星辉映下的战场，颇为壮观。激烈的枪声、炮弹爆炸声混合着战士们的冲杀声，震撼着山岗峡谷，隆隆的巨响声浪，在空中回荡不息。成串的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像无数的彩花在空中交错飞舞。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的1000多台汽车、炮车、炸毁的坦

克和堆积如山的约 10000 桶汽油、近万吨的军用物资，都被猛烈的炮火所击中。随着一阵阵雷鸣般的爆炸声，那一连串高耸冲天的烟柱，血红的火球，耀眼的闪光，染红了辽阔的天空和附近的山峦，漫天的灰烬飘落在战场周围十几里远的田野里。这场气势磅礴的大火，一直燃烧到 12 月 1 日傍晚才渐渐熄灭。

11 月 30 日晚上，是西线志愿军几个军围歼敌人最激烈的一夜，也是志愿军司令部最紧张的一夜。彭德怀兴奋地身披大衣整夜收看和起草电报，收听从无线电报话机里传来的前线胜利消息。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对作战处广东籍的徐参谋开玩笑说：“喂！老广！给我一支烟抽抽！”彭德怀本来唯一的嗜好就是有空时下象棋，平时是不吸烟的。他要吸烟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苦闷思考问题时，二是心情高兴时。这时从他吸烟的神态可以看出，他已经由极度紧张而开始流露出轻松愉快的心情。此时此刻，他精心部署的第二次战役歼敌方案终于按计划胜利实现了，而麦克阿瑟吹嘘的“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占领北朝鲜的美梦，则伴随着这场猛烈炮火的烟雾而破灭了。

12 月 1 日凌晨，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减弱，一望无边的熊熊烈火沿着公路和山岗仍在燃烧，战场上到处都是双方拼搏厮杀后的壮烈情景。彭德怀连续 6 个日夜几乎没有合眼，吃住都在作战室，这时已精疲力尽，面颊消瘦，眼圈呈现黑青色。但是，这位战功赫赫的“彭大将军”只要部队打了胜仗，那兴奋的心情是控制不住的。

彭德怀是个众所周知不讲情面，铁面无私，赏罚严明的统帅。12 月 1 日，他得悉三十八军围歼敌人的胜利消息后，非常

高兴。他回想起在第一次战役时,因该军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没有完成歼灭南朝鲜军第八师的任务,在党委扩大会上对该军军长梁兴初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在这次战役中,该军英勇顽强,打得十分出色,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彭德怀兴致勃勃地掏出钢笔,亲自起草嘉奖电报,并向军委和各军通令嘉奖三十八军。电报全文如下:

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彭德怀原先在电稿中并没有写“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他写完电报后,本想立即送给邓华、洪学智副司令看后马上送电台发出。参谋拿着电稿刚要送到电台时,彭德怀突然又喊住他把电稿再拿回来。他对这次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内心的高兴难以控制,立刻又在原电稿末尾加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以表达他内心无比喜悦的心情。他拿着起草的电报,对在场的副司令员邓华和洪学智说:“我又加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这个口号,你们看这样写怎么样?”两位副司令员思考了一会说:“彭总,这次三十八军确实打得很出色,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我军历史上还没有称呼哪个部队万岁的,这样写

了恐怕影响不好吧？”彭德怀听后，仍以坚定的口气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三十八军起了关键性作用，打得好，就是万岁嘛！这可以鼓励和提高全军士气，就这样赶快把电报发出去吧！”

志愿军首长通令嘉奖三十八军，不仅及时表彰了该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而且也是对英勇奋战的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巨大鼓舞。

十八、美军“圣诞节总攻势”破产

12月1日白天，惊慌失措、前拥后挤、溃不成军的残敌因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于是丢弃了大批汽车、大炮、坦克等所有重装备和伤员，在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乘隙转向三所里以西的安州，经平壤突围南逃。此时整个西线敌军均朝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开始大溃退。

彭德怀见此情况，当即电令西线志愿军立刻尾随敌军转入追歼战。后来美国军方对这次溃退时的狼狈情景写道：“我们有的被包围，有的被渗透到背后的中国人截断了退路……在这里已分不清哪里是前线，好像到处都有中国人。”败退的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乘坐摩托车辆，争先恐后的向南撤退。而志愿军是以徒步追击，“两条腿追不上摩托化的敌人”。彭德怀遂于12月2日电令各军主力停止追击，在原地集结，休整补充。各军派一部先头兵力尾敌追击向南挺进。

鉴于敌军将要开始向平壤溃退的情况，毛泽东主席于12月4日电示彭德怀应准备进攻平壤，电令指出：“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进攻。”据此，彭德怀于当晚电令四十军派1个师向肃川安州方向，三十九军派1个师向舍人场方向，四十二军派1个师向成川、江东方向，分路向南追击敌人。

敌军在志愿军进逼下于12月5日自动退出平壤,继续向“三八线”以南溃退,一气溃退了260公里。志愿军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乘胜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原滞留在敌人战线后方的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和第五军团各一部,也乘机越过“三八线”进占春川加平等地。

至此,西线志愿军经数日激战,歼灭了南朝鲜第七、第八两师和土耳其旅大部,并对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骑兵一师以歼灭性打击。共计歼敌两万余人,缴获与击毁各种火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汽车2000余台及大量军用物资。

在东线战场,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为配合西线作战,遵照彭德怀的命令,先后也对北犯之敌展开攻击。当西线志愿军于11月25日晚对敌发起了大规模攻击时,东线敌军尚未查明志愿军的意图。美军第三师、第七师各一部协同美军陆战一师、南朝鲜第三师仍根据麦克阿瑟“圣诞节总攻势”的命令向长津湖方向进攻。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根据彭德怀的战役部署,已完成了对敌三面包围的态势。

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副司令陶勇抓住敌人尚未发现志愿军已完成隐蔽集结的有利时机,按照预定部署,命令各军于27日晚,向进犯到长津湖以南地区之敌发起突然攻击,当夜分别歼敌一部。战斗到28日白天,敌人发现已被志愿军包围,为了突出包围,沟通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在空军和坦克的配合下,连续向志愿军阵地猛攻。

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时间仓促,各种准备工作特别是物资准备不充分。该兵团3个军,原来是驻在华东地区长江以南,指战员服装单薄。而当时朝鲜东北部气温已降至 -20°C ,部队除战斗伤亡外,冻死冻伤者亦为数很多。因此,彭德怀对

第九兵团的处境和困难甚为关切。28日15时,彭德怀对东线下一步作战部署致电宋、陶称:“你们在歼灭美陆战一师全部或大部后应乘胜进攻咸兴和新兴。该两城得手后,东线战场敌之陆路交通即被全部截断,有迫使敌军从海道向‘三八线’撤退之可能。第九兵团亦可在咸兴、新兴地区过冬,该地区气候较黄草岭暖和得多。”

东线战场经过两天作战,敌人被歼一部。11月29日下午,敌军为逃脱被歼之命运,集中美军陆一师、英军皇家陆战队以及南朝鲜军等大部,在空军和坦克的支援下,向我志愿军二十军阵地进攻。志愿军对敌坚决反击,激战至30日晨,歼敌大部。11月30日晚,第二十七军对新兴里之敌发起进攻,激战至12月1日拂晓,敌伤亡惨重。下午1时,残敌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南突围,被志愿军大部歼灭于新兴里、新岱里地区。在新兴里之敌被歼后,东线敌人更加动摇。12月1日各路敌军相继突围南逃。彭德怀于12月1日立即致电宋、陶:“要集中全力,加紧歼灭被围之敌。”12月2日,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各一部与逃敌展开激战。但因连日作战,粮弹均供应不上,加之天气严寒,部队减员较大,仅消灭敌人一部。大部分敌人将重装备丢掉后,于6日在大批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南突围逃跑。第九兵团3个军分路阻击和断敌退路,于8、9两日冒着-20℃严寒与敌展开激战,歼灭敌人一部。12日被围之敌在美军第三师支援下,突出包围后陆续撤至连浦兴南港地区,在海、空军掩护下,乘船从海上向“三八线”以南逃跑。第九兵团乘胜相继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口。东线第九兵团指战员在冰天雪地和粮弹困难的情况下,以坚强的战斗意志,在这次战役中共计歼灭敌人约10000余人。志愿军对东西两线之

敌发起的第二次战役全部结束。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是紧接着第一次战役之后,部队处于极度疲劳、粮弹缺乏、装备不足、气候严寒等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迎击冒犯之敌的。在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精心巧妙的部署下,确定了诱敌深入、分散敌人、尔后分割包围的作战方针。全体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罕见的困难,与敌人顽强拼搏,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歼灭美、英、土和南朝鲜军 36000 余人(其中美军 24000 余人),并争取了美军两个连队共 280 余人集体向志愿军缴械投降。在这次战役中,美军的主力部队第二师、骑兵第一师、陆战第一师和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均遭受沉重打击,而土耳其旅则大部被歼灭,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使麦克阿瑟鼓吹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以美军的彻底惨败而破灭。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战役后,歼敌 5 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迫使敌军自鸭绿江又溃退到“三八线”一带转为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严重局势转危为安。正如彭德怀给毛泽东电报中指出的:“志愿军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已取得了两个战役的基本胜利,使极端混乱和艰难的朝北战局,由溃退而稳定后又转为向敌进攻,基本上改变了朝鲜的局势,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气焰,克服了国内外人们中存在的某些恐美病,表示了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力量,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热爱祖国的自尊心,同时也取得了与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军作战的经验。上述意义是伟大的,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主张出兵援朝是必须的,是完全

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两次战役歼灭了几万敌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使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感到十分震惊，从而纷纷发表评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2月5日对这次战役评论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美联社和合众社也同声惊呼认为：“这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是“最黑暗的年月”。美国参众两院对麦克阿瑟的失败也用尽了刻毒语言，痛骂这位五星级上将是“最坏的笨蛋”、“蠢猪式的司令官”。他们强烈要求撤换他“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麦克阿瑟就这次惨败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被迫承认：“我们正面对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以往那么成功地用来指挥作战的战略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就不行了。”美国前总统胡佛在12月20日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十分痛心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总统杜鲁门愤怒地指责麦克阿瑟说：“这位只会进攻的将军，今天终于明白了，他的对手比他能干！”这些来自美国各方面的惊叹和哀鸣，无可奈何地承认：被资产阶级军事界吹捧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骄横不可一世的“常胜将军”麦克阿瑟，却在朝鲜战场上惨败在由彭德怀司令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手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猖狂北进的敌人进行的两次战役，歼灭敌军5万多人、取得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世界，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悲观哀叹，矛盾加深。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却欢欣鼓舞，庆贺这一伟大胜利。中国各报纷纷发表大量祝贺的文章。这时中共中央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打出国威军威而指挥志愿军的统帅也不须对外保密，因此新华社奉命在新闻广播中

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了彭德怀将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这一重大新闻播出后,在全国和全世界一时为之震惊,顿时彭德怀的名字和“彭大将军”的故事成了人们交谈议论的热门话题。于是慰问信、慰问袋,各种包裹、盒子、食品、罐头、烟酒、糖果等源源不断运到朝鲜战场,亲切慰问亲临前线指挥的“彭大将军”。中央军委也托专人给彭德怀送来衣服、被褥和各种食品等。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也派人送来大批湖南特产慰劳原任红三军团长的老首长,并附来一封信,信中亲切地写道:“敬爱的彭总: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你就在哪里出现,你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表达了他对老首长深厚的感情和敬意。

自祖国各地运来了这么多的慰劳品,使得彭德怀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为难了。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他那从不贪图个人享受的脾气,另一方面他唯一的栖身之地就是一间里面只能放一张行军床和几只当桌子用的炮弹箱,于是大批的慰劳品就堆积在警卫员的小屋内和作战室的木板床下。彭德怀一再叮嘱作战室的参谋和警卫员:“要把送来的慰劳品通通分到志愿军司令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和机关各部门去,让大家都吃一点,而且要多分给机要处和电台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最紧张、最辛苦。你们不要让我特殊化,我自己和大家一样,该分多少就分多少,绝不能多分也不能多留,否则一定会挨骂。”

第二次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彭德怀长期以来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最近几天,他除和几位副司令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和处理一些紧急电报外,也有时到司令部各处转转,看望那些紧张工作的司令部人员。有时他也想松弛一下紧张的情

绪,但是朝鲜前线只有潮湿的涵洞、草房,他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下象棋了。但能和他一起既下棋又便于说笑话的就是副司令洪学智。一天彭德怀正和洪学智在棋盘上对阵,成普走过来说:“彭总,国内给你寄来一封亲收信。”彭德怀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他把手一甩:“无非又是慰问信,你拆开看看吧!”成普拆开信一看,原来是他夫人浦安修寄来的。浦安修在信中亲切地关怀着老伴的身体情况,询问是否需要她到朝鲜前线来照顾他的生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曾一起战斗,一起经受过千难万险的战斗生活,这时她也想和彭德怀一起在朝鲜前线共同战斗。彭德怀接过信看完说:“哼!真是胡思乱想!这怎么行。现在千军万马正在打仗,她来干什么,乱弹琴!”洪学智马上插话:“彭总,这可是好消息,老伴真是关心你呀!这就叫千里之外一线牵哟!”逗得大家乐了,响起一阵阵笑声。这笑声反映了取得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喜悦,也显示出彭德怀夫妻之间和上下级之间亲密和谐的感情。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这盘棋也就到此结束了。

十九、中、朝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对敌发动两次战役后，收复了平壤，将敌击退到“三八线”一带。此时朝鲜人民军经过休整和补充，重新组建了第一、二、三、五等4个军团的部队，并准备对敌作战。

彭德怀为了使中朝两军在军事行动中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地对敌作战，曾向朝方提出两军应实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中朝两军不能各打各的，互不联系，互不配合，这样下去，搞不好会吃大亏。”但因双方意见和观点不同，致使两军统一指挥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彭德怀为此曾于11月11日致电毛泽东称：“……现在迫切需要统一指挥，如我军三十九军在博川围歼美二十四师时，而人民军坦克师误向我围攻部队轰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类似事件不止一次。”

鉴于此种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2月初，应邀到北京与毛泽东主席会谈，协商有关朝鲜战争中的各项问题。针对今后将有更艰巨的作战任务，达成了迅速建立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机构的协议，但对外暂不公开。经过毛泽东、金日成商定，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方面由金雄担任

中朝联军副司令员，朴一禹担任中朝联军副政治委员。

12月5日7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称：“4日24时来电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照此执行。此次西线歼敌两万余人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人民军第五军团）部队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彭德怀接到电报后，内心非常欣慰。因为他自10月8日在沈阳第一次见朝鲜代表朴一禹时就曾提出，两国军队应实行统一指挥，联合作战，并希望金首相率人民军总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10月21日，彭德怀在大榆洞与金日成首相第一次会谈时，即提出希望金首相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的建议，以便随时研究共同对敌联合作战方案。彭德怀认为：第一、金日成首相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志愿军在朝鲜有关重大问题应随时当面和金首相研究解决；第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的地理情况特别是城镇和道路情况毕竟是生疏的，只靠地图作战难免失误；第三、中国志愿军没和美军交过战，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尚未掌握。而朝鲜人民军已和美军交战几个月，肯定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希望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设想始终未实现。

彭德怀在12月5日接到毛泽东来电，知道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立刻和志愿军党委几位领导人研究联合后的各项有关问题。金日成回到朝鲜后，随即要来大榆洞会见彭德怀。12月6日11时彭德怀以急电致毛泽东称：“顷接金日成来电话，今晚由驻地起程，明拂晓前来大榆洞会谈。中央4日电关于与金谈领导干部问题的指示，待与金研究后再报。”

6日22时，毛泽东又急电复彭德怀并转告金日成：“敌已退出平壤，我西线主力可在现地多休息几天，以便准备得更好

些。建议金日成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并注意防空条件，不可大意……在江界及定州地区集中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同志的指挥，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进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

12月7日黎明时天空阴暗，气候寒冷，彭德怀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在凛冽的北风中很早就等候在大榆洞的山沟口，欢迎金日成首相来志愿军司令部会谈。7日当天，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就朝、中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的具体方案和职权问题进行了密切协商，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是根据两国政府协商的结果，授权彭德怀为中朝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朝方派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协议规定：“中朝联军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

关于这次会谈的结果，彭德怀在会谈后的当天即12月7日17时，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本（七）日与金会谈甚洽。数日内即组成联合指挥部。第三军团配合第九兵团作战，由宋就近指挥。余与中央4日电同。”

从此以后，中朝两军联合总司令部不对外公开宣布成立和发表战报，但实际上在中朝两军部队中和两军的作战行动方面，已履行了它统一指挥的职权。

彭德怀在12月7日与金日成首相达成组建联合司令部的协议后，即于8日召集志愿军党委会，研究部署中、朝两军下一步作战方案。邓华首先发言说：“我军连续对敌发动了两次战役，歼敌50000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我军伤亡也不少，

未及时补充。现在已进入冬季，特别是东线，气温已降至 -30°C ，战士的棉衣鞋袜尚未及时补齐，因此应就地休整。”

洪学智针对当前后勤保障和车辆运输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美国飞机每天出动近千架次对“三八线”以北铁路公路沿线轮番轰炸，国内运来的各种物资，只能晚上突击抢运，白天则隐蔽在铁路隧道和铁路两侧，但这样又将北去运送伤病员的车皮堵塞。由于铁路多处被炸，修复困难，汽车又很少，因此在沿途卸下的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兵站的同志们就怕太阳出来，因为太阳一露头，美国飞机就成群结队来轰炸。大批物资被炸毁，真正能运到第一线的物资粮食约占一半，因此有的部队每天只能吃一顿炒面或玉米粥，甚至有的部队在战斗最紧张时，连续几天饿肚子。致于缺少棉衣棉鞋的战士也很多。现在已进入冬季，而我们的运输线又向南延长了几百公里，这更增加了后方运输的困难。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运输状况，对下次战役影响极大。

彭德怀在发言中认为：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的考验，我们的战士确实是不怕苦不怕死，殊死战斗，英勇顽强。但两次战役也证明，现代战争一是靠钢铁，二是靠后勤，但这两条我们和敌人差距太大。没有空军，没有坦克，没有重炮，战士们只靠两条腿去追敌人，着急也没有用，本来已经被我军包围的敌人眼看着又跑掉了。

彭德怀根据党委会分析敌我双方的现状，对下一战役的时间和是否过“三八线”的问题，于12月8日给毛泽东电报称：“下一战役16至17日开进完毕，18至19日可开始攻击。如能歼灭南朝鲜一、六两师，美二十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我即将越‘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

能给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因过远南进，将敌驱至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此役结束后，需补新兵。十三兵团3个军各补10000人，四十二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各补5000人，宋兵团需补20000人，共需65000人……目前粮、弹、鞋、油、盐均不能按时接济，主要原因是无飞机掩护，铁道运输全无保证，随修随炸，此种状况应加以改善，可否先派一部分战斗机来平壤、安州掩护后方交通线。以上各项盼复。”

彭德怀认为，现在部队如果再不休整补充，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才坦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上述建议，请中央慎重考虑，作出决定。

周恩来看到此电后，在电报上亲笔给毛泽东提出以下建议：“主席，请考虑战略企图与战役计划的结合。是否在第二种情况下，须推迟至明年3月初再进攻汉城。如确定推迟，7万人新兵可分两批在1月初及1月底运至部队，炮兵及坦克一部可赶上使用，但最主要的困难是空军及铁路运输。如仍定1月中即攻汉城，则新兵只得先补第一批30000—35000人，空军只有两个团共60架，坦克来不及，炮兵可出动一部分，铁路最多可修至平壤。以上请指示，以便准备。”

然而，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和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原因是正好此时由亚非13个国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先在‘三八线’停战，然后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以便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并准备将这项建议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这项建议的要害是“先停后谈”，实质上是为美军寻求喘息的时间，以

便其调整兵力再打。因此他12月13日复电彭德怀称：“（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占。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指第三次战役），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的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游北岸活动。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可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

毛泽东提出必须要越过“三八线”的作战方案，主要是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考虑的。12月14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并提出要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妄图引诱中、朝军队停战，使“联合国军”获得喘息时间。

二十、彭德怀奉命发起第三次战役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 13 日复电后，坚决服从毛泽东的指示，放弃原来休整过冬的方案，立即召开志司党委会，说明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和毛主席的意图，开始研究第三次战役预定歼敌部署。当时志愿军连续打了两次战役后，十分疲劳，又值寒冬，粮弹被服供应困难，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各级干部都想休整补充一下再打。因此彭德怀这次给各军下达的南进命令中，破例地专门写了“奉毛主席命令”一句，这足以说明他对发起此次战役的思想情绪。

12 月 15 日，以彭、邓、朴、洪、解的名义下达了命令西线志愿军各军和人民军第一、二、四、五军团向南开进路线和歼敌方案，该命令称：“为粉碎敌企图以‘三八线’为界，重整残部准备再战之阴谋，奉毛主席命令决心继续向‘三八线’以南前进，求得在汉城、原州、平昌线以北地区歼灭美李军一部，第一步以市边里、涟川为目标攻击前进……”命令志愿军各军、人民军各军团应即派出先遣队侦察预定进攻道路，扫清地雷，修补桥梁，筹备粮草等，并将情况随时电告。12 月 15 日彭德怀又以个人名义将下一步歼敌计划致电金首相，并报毛泽东、高岗称：“我以 6 个军向开城、连川、金化线攻击前

进，求得在汉城、原州线以北歼灭一部敌军，得手后再看情况而定……”

当彭德怀命令西线中国志愿军 6 个军及朝鲜人民军 4 个军团开始向南进攻的同时，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 3 个军仍处于 -30°C 的严寒气候中和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被包围之敌苦战。彭德怀对此十分焦虑和关切。为了解脱东线志愿军当前困境，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彭德怀于 12 月 16 日致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并报军委的电报称：“九兵团此次与顽强之敌苦战半月，又遇极寒之气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估计当面之敌再有数日可撤完，你们必须有一至两个月休整补充才能再战……或者开回东北整训，或者将损失较大之师、团开回东北整训，其余损失较轻之师团留咸兴、元山线整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 17 日复电彭德怀及宋时轮等称：“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 4 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关切。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三个月，然后再赴朝作战……”彭德怀接电后，对于第九兵团是否开回国内休整问题，经过反复精心计算和考虑，即于 12 月 19 日深夜 24 时致电毛泽东和高岗称：“我 16 日已电询宋时轮同志，东线战役结束后，九兵团全部撤回东北整训，或将损失过大的部队回东北，损失较小的留咸兴、五老里地区，三者择一。宋复电留咸兴整补。接你电示后是否改变，还未见反应……以目前情况看，宋兵团撤回东北亦非易事。首先经长津、江界至辑安，10 天以上行程，现正值大雪，气温已降至 -30°C （此间亦过 -20°C ）。在体力削弱、冻坏脚者无法

走及露营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可想象之损失。因此我同意宋部在咸兴地区过冬，作出休整两个月计划，集中一切运输工具，抢运重伤病员回东北，并速将冬装前运，抽干部回沈阳训练和带新兵较妥。”

志愿军两次大胜，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但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滋长。有的人认为美军将速逃，要志愿军速进。彭德怀在19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反映了这一情况，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已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加之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已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三八线’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明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但攻击受阻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了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五十、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南朝鲜第一师后，相机打南朝鲜第六师，如发展顺利，再打春川之南朝鲜第三军团，如不顺畅，即

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妥否盼示。”这份电报生动地反映出他对朝鲜战局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思想。

彭德怀将上述问题以个人意见电告毛泽东，目的是使中央进一步了解当前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客观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21日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复电中称：“同意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员运回东北……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打南朝鲜军。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南朝鲜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如能再歼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休息几天，恢复体力，然后投入战斗……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鉴于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决定向“三八线”及其以南进攻。彭德怀认为应急需解决兵员武器、装备、物资、被服、粮食问题。这对当时志愿军来说却是个十分突出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敌人曾对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进行了毁灭性的轰击。敌军在向“三八线”以南溃退时，又采取了空室清野的抢劫焚烧破坏。再加敌机终日轰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遭到严重摧毁。几十万志愿军装备、物资、粮弹的供应主要依靠国内运输，但远远供不应求。这是直接影响作战的头等

大事。

为了解决当前困难，彭德怀于 21 日 13 时致电金日成首相并报毛泽东电称：“军队越前进，运输线越延长，现道路、桥梁均被敌破坏，敌机昼夜轰炸，冰雪路滑，加以交通工具有限，粮食、油盐、冬服、鞋袜均运不上来，对军队前进影响甚大。为解决目前粮食困难，拟于平壤以南筹借粮食两万吨，九兵团拟在咸兴地区休整，需借粮 1 万吨，共需借粮 3 万吨。此项借粮将来由中国政府归还，此项权宜办法，希予慨允。望通令各地政府竭力协助进行，是为至盼并希电复。”金日成接电后，很快给彭德怀复电同意此办法，这样就临时解决了志愿军经常缺粮断炊的严重问题。

自 12 月中旬开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全部溃退到“三八线”以后，就积极构筑“三八线”以南的原有阵地，建立纵深防线，调整兵力，准备抗击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新的进攻。12 月 23 日，原美国第八集团军中将军司令沃克在朝鲜前线毙命，26 日，杜鲁门又任命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中将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并赋予他对美国第十军的指挥权。李奇微曾是战场上的风云人物，一上任就扬言：“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然而等他到达朝鲜前线一看，“他接过来的却是一支士气低落、丧失信心并患了‘撤退病’的队伍”。因此李奇微当即命令其部队在横贯朝鲜半岛 250 公里的正面和 60 余公里的纵深内，组成了两道基本防线。第一道为西起临津江口、东经汶山沿“三八线”到东海岸的襄阳；第二道为西起高阳、东经议政府、加平到东海岸的冬德里。此外，还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三七线”又构筑了 3 道机动防线。他想以多层防线阻止中朝联军的进攻。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第一线兵力为5个军13个师另3个旅共约20多万人。这次李奇微接受了第二次战役中被歼的教训，在兵力部署上的特点是：将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8个师和土耳其旅部署在第一线，而把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部署在第二线，并大部分集结在汉城周围及汉江沿岸的交通要道上，在东西全线摆出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按计划撤退的姿态。

中朝联军为了对敌发动第三次战役，克服种种困难，不顾天寒地冻，深雪路滑，个个身背沉重的弹药和干粮前进。遵照以彭德怀为首的中朝联军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各军于12月22日—25日先后秘密地占领了进攻出发地。即西起开城以南的东场里，经涟川、华川，东至麟蹄、均作好了进攻准备。彭德怀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中国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9个军30多万人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指挥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及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左纵队由四十二军吴军长和周政委指挥四十二军、六十六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各一部。左右两路在兵力上均占敌人优势。志愿军第九兵团因在第二次战役中与敌激战20多天，伤亡较大，中央军委决定在咸兴地区休整补充，因而没有参加第三次战役。

彭德怀身为中朝联军总司令，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失误，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经过和党委反复研究后，于12月22日致电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及各军并报军委称：“我决以歼灭临津江东岸至北汉江西岸地区第一线之南朝鲜第一师、第六师、第二师、第五师为目的，将进攻部署如下：（一）四十二军、六十六军为左纵队，由四十二军吴军长、周政委统一指挥。以5个师的兵力攻歼东起马坪里，西至永平地

区之南朝鲜第二、五师，应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南朝鲜第二师。（二）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为右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统一指挥，担任攻歼东起永坪，西至高浪浦地区之南朝鲜第一、第六师，应首先集中3个主力军歼灭第六师，尔后再歼第一师。（三）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由杨口、麟蹄、富平里，东西线向南朝鲜第一、第二军团接合部攻击，相机向洪川进攻；（四）人民军第一军团一部位于海州警戒，主力由开城向汶山之敌进行正面佯攻，配合作战。在组织攻击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火力，猛烈突破缺口，以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2）必须使用炮兵打预定突破口及组织对空射击。

（3）要组织指挥员侦察进攻目标及工事状况。

（4）要大力组织防空，构筑掩体。

（5）各军要组织侦察队。深入敌人纵深及其后方进行破袭。”

根据彭德怀的作战命令，各路中、朝军队已于25日先后到达指定进攻位置，并积极进行攻击准备。当时虽正是一20℃的严寒，但部队的求战情绪仍很高涨。为表示第三次战役胜利决心，彭德怀以志愿军指战员的名义，亲自起草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一封祝贺电报，电文如下：“毛主席、朱总司令：在您英明领导之下，取得了两个战役的重大胜利，现在正继续努力，争取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新年献礼。谨祝健康！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12月26日。”

彭德怀随即又于12月27日致电我国驻朝代办柴军武转金日成首相并报毛泽东、高岗称：“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朝

两军士气更盛，但现在尚无空军，装备又差，交通运输存在严重困难。战争向南前进后，敌人防线缩短，兵力集中，我之供应线延长，新的困难亦随之增加。现中、朝两军在一条战线上作战，还不熟悉，通讯联络还极不顺畅。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教育不够深入，违犯纪律，损害人民利益和对朝鲜同志不尊重等已不是个别现象，上述这些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克服和改善之。希望朝鲜党中央同志及各级党委同志帮助反映志愿军入朝以来各种违犯纪律现象给以批评，以资教育志愿军全体同志，达到志愿军与朝鲜友党友军通力合作，以彻底战胜共同敌人。”电报中还将朝鲜人民军4个军团在第三次战役中所担负的任务向金日成首相作了详细报告。该电报最后称：“祝您和您的战友中央同志们新年健康。彭德怀 27 日 24 时。”

在中朝联军对第三次战役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后，志愿军党委经过讨论，决定利用敌军在 1951 年新年元旦度假麻痹大意之际，将发起攻击时间定为 12 月 31 日 17 时。彭德怀从当前敌我态势、兵力对比、敌军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敌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伤亡惨重，士气低落，从指挥官到士兵个个心有余悸的情况，判断中朝联军发起猛烈进攻后，敌军有可能继续后撤，甚至连汉城也可能放弃。因此彭德怀就这次战役占领“三八线”的方案和第三次战役中可能发展的前途变化等，于 12 月 28 日 20 时致电毛泽东称：“前电示此役后，‘三八线’仍让敌占领。但须看此役结果，如能歼灭南朝鲜两三个师及美军一部，估计敌人不仅不要‘三八线’，还有可能放弃汉城，退守南汉江……此役如发展顺利，拟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控制此 4 县间山区，以便运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估计临津江汉江桥梁敌

机将整个炸毁，不易通车）。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而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撤至‘三八线’以北，就粮整补等。妥否盼示。”

毛泽东接电后于12月29日复彭德怀称：“同意你的计划……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南朝鲜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失败情绪。菲利波夫（注：即斯大林）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彭德怀收到电报后，对斯大林即调拨2000辆汽车加速志愿军的运输力量，批评了一些人的错误指责而感到高兴。这对他指挥中、朝两军向敌发起第三次进攻战役起到鼓舞作用。

12月30日，中朝联军司令部已进入最紧张的准备时刻。彭德怀亲笔以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金雄、副政委朴一禹3人名义致电金日成首相称：“中国志愿军决定于明（31日）17时向临津江、北汉江之间敌第一线部队总攻击，争取首先消灭沿‘三八线’以南之南朝鲜一、二、五、六师大部或全部，得手后相继扩大战果……”

胆战心惊的敌人在沿“三八线”原有工事阵地仓促转入防御后，根据中朝联军先遣分队侦察的结果，查明敌人并没有坚守“三八线”阵地的思想准备和措施，仍有随时准备向南撤退

的可能。这完全证明彭德怀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证明第三次战役作战指导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二十一、攻占汉城，休整待命

1950年12月31日，当世界人民即将欢庆新年来临的时候，在朝鲜半岛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飞机和大炮的爆炸声似乎在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位于朝鲜北部成川郡君子里的一个大矿洞内，中朝联军指挥部显得格外紧张忙碌，工作人员紧张地来去匆匆。这里不是在准备迎接1951年元旦的到来，而是迎接一场几十万军队的进攻战役。互相呼叫的电话声，滴滴达达的发报声，交响在这座可容纳几百人的大矿洞里。此时彭德怀和往常不一样，口衔一支香烟，低着头，心情不安地在矿洞内来回踱步。时针越来越向攻击时间接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不平静。他对第三次战役的作战部署是否能得心应手地顺利进行，将在今夜证实。

当天下午5时，“三八线”两侧夜色阴暗，风雪交加，白茫茫的雪花覆盖着山河大地，也覆盖着中朝联军战士们的身躯。突然，一阵阵猛烈的炮声和爆炸声，震撼着敌人的前沿阵地。中朝联军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以30多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按原定方案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并肩作战，突然向西起临津江，东至阳通里一线，约43公里敌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并迅速突破了敌军前沿阵地。此时，金日成首相正

在平壤附近的地下室举行庆贺元旦和预祝第三次战役胜利的宴会。宴会正在进行中，一名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值勤军官跑进来向金首相报告说：“中朝联军已经突破了敌军前沿阵地，正向纵深发展进攻。”金日成立刻高举酒杯，提议祝贺这次战役胜利成功。参加宴会的各国驻朝使节和朝鲜各界领导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拥向我国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面前，频频举杯表示祝贺。

这天夜里，风雪甚大，气温骤降，中朝联军战士们不顾寒风刺骨，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迅速突破临津江，登上滩头抢占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敌人顿时慌乱一团，不战而逃。

这次战役是中朝联军向有防御准备的敌人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自除夕之夜至元旦拂晓前，三十九军即突入敌人防御纵深 10 公里，四十军突入敌人防御纵深 12 公里。三十八军打得更为英勇，坚持白天作战，至元旦中午突入敌人纵深 20 公里。中朝军队穿插分割，英勇突击。战士们在雄壮的冲锋号声伴随下迅速突入敌军第一道防线，将敌军整个防御部署打乱。这时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变成了一群四出逃窜的疯狗，生怕十几万军队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而陷于被歼之命运，于 1 月 2 日开始争先恐后全线仓皇撤退。中朝联军司令员彭德怀于 1 月 2 日当即命令左右两路纵队指挥员——志愿军韩副司令和四十二军吴军长，立即乘胜转入追击。在追击中，消灭了拼命南逃的南朝鲜第一、二、五、六师和美军二十四、二十五师，英军二十九旅等零散士兵各一部。当时担任“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向南溃退时的情景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

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拥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乘坐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呀！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的武器。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

可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表现又如何呢？1976年南朝鲜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把他们溃退时的丑相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子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开了。”

在中朝联军几十万人猛烈进攻之下，十几万防守在第一线的美、英、土军和南朝鲜军队异常恐慌，个个犹如丧家之犬，莫不争先恐后地向南逃命。敌军在经过两天败退之后，已溃不成军。

1月3日“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李奇微通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说：他已下令于当天下午3时开始自汉城撤退，并由他自己亲临汉江大桥指挥。李奇微不顾朝鲜人民的死活，为了保证其第八集团军迅速安全撤退，竟给第八集团军所有官兵下令：“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影响撤退行动时，就开枪射击。”

当敌军蜂拥向南溃退时，彭德怀正在司令部指挥中朝联军向南追击。突然司令部的情报参谋跑进来报告说：“刚才收听到美军无线电报话机里传出要撤离汉城的对话。”彭德怀得

知后，立即电令右路纵队五十军和人民军一军团即向汉城进击，首先占领机场和歼灭美军二十四师一部。1月4日中午，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和人民军一军团占领了汉城。彭德怀为防止敌人向汉城反攻，决定一鼓作气，逼退汉江南岸之敌。乃令人民军一军团一个师留守汉城，主力于5日渡过汉江。志愿军五十军一部控制汉江桥，主力抢占汉江南岸滩头阵地。

此时彭德怀考虑不能追击过远，于是电令该中朝军队：如敌继续南逃，则尾追至水原后停止待命。其它各路中朝联军于1月5日攻占金浦，6日先后攻占横城、原州、骊州，7日又攻占水原、利川，8日又收复了西海岸的仁川港，一直将敌军驱赶到“三七线”附近。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共9个军30多万人，在中朝联军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冒着狂风大雪和 -20°C 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靠着一把炒面一把雪，克服各种罕见的困难，连续8昼夜的迅猛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但只歼灭了敌人19000余人，而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彭德怀通过各种情况分析认为，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中朝军队后方供应困难，翼侧暴露，以便利用其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为避免中朝军队因前进过远，供应困难，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他当机立断，于1951年1月7日夜果断地命令左、右纵队各军停止追击，严阵以待，防敌反扑。

中朝联军占领汉城并向敌人纵深前进了110公里，歼灭敌军1万多人后，中国新华通讯社将这一连串惊人的胜利消息迅速播发到全世界，并且将作战经过也作了详细报道。在中国，在朝鲜，激动的中朝人民热烈欢呼庆贺中朝联军取得的辉煌胜利。人们喜气洋洋，欢呼跳跃，奔走相告。

1951年1月5日，中国《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载消息：“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并刊登社论《祝汉城光复》。同日第一版又刊载一篇通讯《午夜的欢声——记北京大学同学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1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又用大字标题刊登：“中国各民主党派致电朝鲜人民：‘祝贺光复汉城大胜利！’”同日第一版又刊登了大幅照片和题为《北京市学生、工人、妇女庆祝汉城光复》的报道，文中说：“昨（5日）在大雪弥漫的北京街头，流动着川流不息的工人、学生和妇女的游行队伍……”中朝军队解放了南朝鲜首都汉城，一时成为中国人民议论和注目的中心。庆祝游行的活动由首都北京迅速蔓延到全国城镇和乡村。1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又以头条大字新闻刊登《全国各地人民欢庆汉城解放》的报道，介绍了全国各地城乡庆祝中朝人民军队的伟大胜利。各地游行队伍载歌载舞，手举标语，高呼口号，并向前线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等等。

这几天，彭德怀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报道祖国人民狂欢活动的消息后，真是寝食不安，又喜又愁。喜的是祖国人民为志愿军所取得的胜利表现如此高兴，这对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是对志愿军指战员的深切关怀和思念。愁的是祖国人民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处境和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并不了解。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因为敌我力量并没起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军主力部队，敌人的海空军还占绝对优势，依我看，麦克阿瑟他能死心吗？他是不会认输的，也不会就此罢休。现在敌人放弃汉城是应急措施。麦克阿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他们不会轻易

丢掉汉城。根据现在分析，敌人肯定还会反攻的。你们想一下，如果将来敌军又重占汉城，又把我们打回去，我们可怎么向祖国人民交待呢？”

作为中朝联军总司令的彭德怀根据当前对敌军的判断，已识破了敌人的企图。他在1月7日夜，召集中朝联军领导干部讨论下一步作战行动的会议上说：“敌人虽遭我3次沉重打击，但主力未被削弱，这次战役虽前进了80—110公里，但只消灭了零散敌军19000余人。敌人后备力量还很强，技术装备仍占绝对优势。我军仍靠两条腿和轻武器，既无空军的支援，更无海军保障两侧。部队入朝两个多月，经过3次连续作战，已十分疲劳，伤亡和病员日益增多，急需休整补充。目前正值严寒季节，广大战士衣服单薄，鞋袜破裂，干粮炒面经常供不应求，更没有蔬菜，只靠一把炒面一把雪作战，已有大批战士患夜盲症。如我军继续前进，后方补给势必延长，在敌人狂轰滥炸破坏下，粮食物资供应将会更加困难。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显然是引诱中朝军队继续南进，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东西海岸两侧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再从我军侧后海岸登陆，对我军采取南北夹击，企图重演仁川港登陆的故伎。我们联军司令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钻进敌人的圈套。因此，为避免我军前进过远而为敌所乘，我决定从1月8日起，命令各军停止向南追击，立即占领有利地形，修筑工事，休整待命。”至此，中朝联军自1月8日起，全线停止南进，休整待命。第三次战役即告结束。

关于中朝联军自1月8日停止追击，彭德怀于1968年9月被关押时在自述中写道：“我军将敌驱至‘三七线’后，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共4个师，又从欧洲抽

调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从东线战场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总之，敌军一步一步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以断我军归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3个月，连续经过3次大战役，又值严冬，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1952年7月，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在一次作战会议上讲了他在志愿军1951年1月攻占了汉城又打到“三七线”时的心情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当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在敌人攻势的情况下，真是害怕得很。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前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更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天天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和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利用舰炮打我军。加之时值寒冬腊月，到处冰天雪地，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伤亡日益增多。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的停下来，不能再进，并作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可是，当时彭德怀这种深谋远虑具有战略全局的决定，却被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认为是错误的。他说：“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官

呢？”同时朝鲜方面领导人对彭德怀命令停止追击不理解。他们目睹敌人一触即溃的狼狈情景，认为只要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美军很快就会退出朝鲜半岛。当时，在中朝两军内部的一些同志中，轻敌速胜的观点也迅速增长。如说：“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

在速胜观点影响下，金日成于1月10日，由我驻朝临时代办柴军武陪同，到达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与彭德怀当面讨论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问题。会谈于当晚22时开始，参加会谈的有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和中国驻朝代办柴军武。

首先由彭德怀向金日成首相汇报当前敌我情况。彭德怀说：“志愿军入朝两个多月，经过3次大战役，已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驱退到‘三七线’一带，但志愿军作战伤亡已达5万余人，另因病和冻伤逃亡约4万人，各战斗单位人员体力大为削弱，且很不充实，尤其因运输困难，粮食和被服均供应不上，多被敌机炸毁。目前正值严冬，因此，极需休整补充，尽快改善运输条件，以利再战。现在敌人第一线兵力还有二十几万人，并已在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布防就绪。敌人此线布防比退到洛东江布防较好打，我应进行充分准备，求得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不让敌主力退集到釜山狭小地区，此点甚为重要。从各方面考虑，如不再消灭美、李军七八万人，又无其他特殊政治事变发生，敌人是不会退出朝鲜的。我们应尽可能将敌人消灭在朝鲜境内，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办法。”

金日成：“志愿军是要休整的，但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1个月再南进。”

彭德怀：“这可能威逼敌人再放弃若干地方。但现在我军很疲劳，又未补充，没有汽车运兵，又无坦克和飞机掩护。我军以夜间徒步作战行动和敌摩托化部队竞赛，想在追击中消灭敌人是困难的，且过早压迫敌人都撤退至最南部的狭小地区，对我下一战役分割歼敌不利，会增加下一战役困难。”

金日成：“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

彭德怀：“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军为好，因为只有消灭了敌人后，自然就得到领土。目前中心的问题是争取继续打胜仗，消灭敌人。”

这时，彭德怀即将毛泽东1月9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交给金日成阅。毛泽东1月9日复彭德怀的电报内称：“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休整补充就可前进，则亦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金日成阅完电报后，停了数分钟，即打电话约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星夜赶来会谈。至此，关于南进问题会谈暂停，彭德怀请金日成吃晚餐。

饭后，彭德怀又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时期的各项政策，即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问题，对国民党政府人员处理政策问题，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密切团结群众、关心群众问题等。金日成对彭德怀所谈各项政策问题均表同意。两人在商谈中彼此观点一致，一直谈到11日凌晨1时才结束。

因金日成要等待朴宪永前来参加会谈，当晚就住在志愿军司令部。恰好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已率领前线指挥部住在汉城，彭德怀即请金日成住在他隔壁韩先楚的小屋内。

寒冬的深夜，北风刺骨，雪花漫天。金日成因反复考虑当

前战场形势和军队是否向南进攻问题，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哨兵发现他房间的灯光一直未熄，警卫连值班的韩排长即报告了彭司令员。彭德怀不顾深夜的寒冷，立即起身拿出自备的几片安眠药，推开金日成的房门，关心地问：“哎，你怎么还没睡呀！”

金日成笑答：“大概是因为头脑里老想问题吧！”

彭德怀安慰说：“别想了，好好睡吧，等明天朴宪永来了再谈。我给你送来了安眠药，你吃几片？一片可以吗？”

金日成说：“谢谢你，这么冷的天，你还起身专门给我送药。一片可不够，你别那么小气，给我两片吧！”

彭德怀即从一个小瓶里拿出两片安眠药放在他的手心。金日成服了安眠药不久就睡着了。

1月11日下午，朴宪永根据金日成的指示，驱车来到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参加会谈。金日成、彭德怀、朴宪永3人于11日下午17时开始会谈。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参加了会谈。金、彭、朴3人首先讨论了毛泽东1月9日的电报。朴宪永是根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兼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的观点来对彭德怀施加压力。于是这次会谈就呈现出两种战略思想的严重分歧。

朴宪永在会谈一开始就肯定地说：“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要退出朝鲜。”

彭德怀反问：“真的吗？如我军去追，美军一定会退吗？”

朴宪永：“真的，美军一定退出朝鲜。”

彭德怀：“美军既然要退出朝鲜也好，这符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所提出的要求。”

朴宪永：“如我军不迅速南进，美军就不会退。”

彭德怀：“美军一定会退吗？”

朴宪永：“一定会退，美军要找个借口。如我军不去追，美军不会退。”

彭德怀：“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朴宪永：“美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彭德怀：“这是一个因素，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用。如再消灭美军3—4个师，5—6万人时，这个因素就会成为有利条件。再过两个月后，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到那时再根据情况向南进军。”

朴宪永即答：“到那时美军就不一定会退了。”

金日成插话说：“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其余休整1个月后再南进。”

此时，彭德怀情绪开始有些激动，态度趋于严肃。他说：“你们认为美国一定会退出朝鲜，但不考虑一下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希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其结果将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就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两个月，在没有相当准备前1个师也不能南进。如果认为我彭德怀的中朝联军总司令不称职，可以撤职！”

彭德怀此时态度不够冷静，怒气很大。金日成、朴宪永暂时沉默不语。参加会谈的邓华、洪学智、柴军武等人也不好插话，即先后退出门外。

会谈停了片刻之后，彭德怀接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进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提议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

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约 12 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美军如果按你们所想象的会退出朝鲜，我当然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果美军不退走时，志愿军当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

这时，金日成、朴宪永一致表示：“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金日成、朴宪永：“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你们刚才说，只要我军南进，美军就会退出朝鲜。你们这种前后矛盾的思想，我很难理解。”

金日成、朴宪永：“我们确有速胜思想。既然未准备好，就休整两个月。那就准备召开中、朝两军高干联席会，总结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金日成、彭德怀、朴宪永经过两小时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军队就地休整补充。会后彭德怀设宴招待金日成、朴宪永，欢送他们返回平壤附近。

这次会谈，是一次关系到朝鲜战局安危的激烈争论。如果彭德怀不坚持自己的战略远见，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被美军大踏步后退的现象所迷惑，而屈服于苏联大使和朝方的压力，冒险指挥部队继续南进，正好中了麦克阿瑟的阴谋诡计，朝鲜战局和几十万中朝联军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危险，关于这次激烈的会谈根本不是后来误传所谓彭德怀不尊重金日成，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此事相隔 36 年后，1987 年 5 月金日成首相又一次来中国访问。在访问结束后，由中共中央联络部朱副部长陪同金日成

乘专列返朝鲜。当火车到达丹东鸭绿江畔中朝边界后即将分手时，朱副部长在火车上设便宴欢送金日成。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友好。当谈到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时，金日成回忆往事说：“彭德怀同志是个好同志。有一次我因事到志愿军司令部，可是我失眠，怎么也睡不着觉。彭德怀同志听说我睡不着，就给我送来两片安眠药。我吃完了安眠药后，就睡着了。”

金日成、彭德怀、朴宪永会谈后，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得知他主张乘胜向南追击的意见被彭德怀拒绝，非常恼火。他立刻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指控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也将当时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以电报告诉了斯大林。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斯大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实际困难深表同情。他即回电批评了拉佐瓦耶夫，大意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他指挥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毫无疑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不久拉佐瓦耶夫被撤职返回苏联。事后，彭德怀见到我国驻朝鲜代办柴军武，谈到此事时说：“拉佐瓦耶夫还向斯大林主席那里告我的洋状，哼！他是按军事教科书的条文观察战场形势的。他整天钻在地洞里，怎么会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呢？他怎么会知道志愿军目前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实际困难呢？斯大林同志头脑清醒，了解我军在前线的困难，他来电已主动提出立即调拨给我们 2000 辆汽车支援前线。”

果然不出彭德怀所料，敌人退到“三七线”后，麦克阿瑟企图诱志愿军南进的阴谋未成，引起美国国会内部激烈的评

论。美国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尖锐抨击杜鲁门政府，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是“使美国人在世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政策”。麦克阿瑟为挽回败局，命令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积极调整部署，并从国内抽调了大批老兵补充部队。又将美国第十军调至“三七线”附近地区，加入了第一线的作战部队。这时敌军的第一线地面作战部队已达 25 万余人。

自 1 月 15 日开始，敌人积极准备反攻条件，先以小部兵力在西线对中朝联军第一线开始试探性进攻。李奇微为了查明中朝联军阵地情况，还乘飞机在天空侦察。他发现中朝联军前进到“三七线”后，由于运输线延长，而铁路、公路遭到美机严重破坏，物资粮食补给困难。他认为：“中共部队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同时也发现：“中国士兵虽具有英勇顽强的斗志，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没有飞机，没有重炮，没有后方供应的保障，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干粮，只能吃 5 至 7 天，不可能连续作战。”于是他积极准备实施反扑，以便转守为攻，重新夺回汉城，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攻。

二十二、中朝联军首次召开高干会议

中朝联军司令部为了统一作战思想，总结交流经验，争取更大的胜利，根据1月11日金日成、彭德怀、朴宪永会谈商定，召开一次互相学习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1951年1月25日，中朝联军司令部在君子里一个大矿洞里召开了高干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朝两军高级干部第一次相聚交流经验的会议，也是为庆祝取得第一、二、三次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0人，列席代表62人。

金日成首相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特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由国内赶来参加。

金日成在会上讲话。他代表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向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致敬，向以彭德怀司令员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致敬。他在讲话中要求朝鲜人民军开展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的活动。

中朝联军总司令彭德怀作了“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携手作战，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政府的军队，已经取得了三个战役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正准备下一个战役。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讨论的结果，我把三次

战役的重要经验和今后作战中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向同志们说明一下，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彭德怀指出：“三次战役的经验证明，敌军的装备虽占优势，但我军依靠灵活的战役指挥和勇敢顽强的步兵作战相结合，是可以取得胜利的。在三个战役中，我们共歼灭了敌军7万余人，收复和解放了朝鲜三分之二的领土。我们在三次战役中完全没有飞机、坦克，只有极少大炮，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运输工具又极少，但是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仍然取得了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是我们的作战是正义的，取得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持。二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进行近战、夜战、包围、迂回，敢于以各种轻型武器对付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三是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即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敌人，予以各个歼灭。三次战役的胜利，证明这个军事指导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否则，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彭德怀还向到会干部讲述了入朝作战以来有关战术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彭德怀又指出：“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歼灭敌军主力，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各军干部应克服速胜轻敌思想，一定要积极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攻。”

到会人员对彭德怀总司令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对美军、南朝鲜军作战的经验教训。许多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是第一次看到彭德怀总司令，在听他的报告中不断热烈鼓掌。在宴会上，人民军将领争着向彭德怀敬酒。

在这次会议中，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月15日给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努力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学习。要全心全意的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参加会议的志愿军高级干部对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检查。彭德怀号召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必须认真向朝鲜同志学习，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

经过5天的紧张会议，中朝两军高级干部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增强了中朝军队的相互团结，鼓舞了斗志，为下一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正如彭德怀早已预料的那样，当中朝两军高级干部在君子里联军总部召开联席会议时，敌军已迅速地完成了反攻部署。自1月25日开始转守为攻，首先以步兵、坦克组成多路先遣支队，对中朝联军阵地全面地进行侦察性的攻击，掩护其主力调整部署。继并于1月27日集中了5个军16个师又3个旅和1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炮兵、坦克和飞机，共20余万人，在全线发起大规模反攻。

彭德怀鉴于敌人攻势凶猛，为使部队争取时间休整，他和高岗共同分析形势后，大家考虑当前中朝联军确已精疲力竭，加之风雪严寒、供应困难，必须加快改善供应，休整补充，以利再战。于是彭德怀根据1月13日“联合国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于1月27日24时致电毛泽东称：“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鸟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6—30公里的消息，如

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中朝联军面临的严重困难估计不足，不仅不同意北撤，而且还主张向南打下去。在1月28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2万至3万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中朝两军北撤15至30公里发表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川，然后停战……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一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高干会上进行说明……”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才抬起头来说：“不知北京统帅部的根据是什么，现在敌人反攻很猛，我军怎么向南打？”他盯着敌我双方形势图，连连摇头，然后就把电报交给参加高干会的高岗和几个副司令传阅，谁也说不出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当前敌军攻势猛烈，中朝联军只有紧急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而无力量向南发展攻势。彭德怀立即在联席会议中，对全体高级干部进行了紧急作战动员，同时命令各军于1月28日停止休整，立即准备抗击敌人进攻，并针对敌军攻势迅速调整了部署。高干会议不得不提前于29日结束，使这次本来是中朝联军高级干部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的大会，又变成了抗击敌军反攻、积极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大会。

二十三、敌军反攻，中朝联军被迫后撤

当时，继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认为，中朝联军由于连续作战补给困难，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因此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自1月25日开始，即命令各军由西至东在全线对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敌军将主力部队集中于西线，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东线为辅助突击方向。为了加强突击力量，其兵力部署改为将美军放在第一梯队，南朝鲜军放在第二梯队。因为在前三次战役中，美军和南朝鲜军多采用混合布阵，中国人民志愿军则针对敌人此种部署，首先从南朝鲜军阵地突破，然后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战术，消灭敌军数万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李奇微接受以往教训，这时便改变了以往的作战部署，用美军打头阵。并将兵力分为四路，即西线两路、东线两路，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各路互相支援的战术，以避免被歼之命运。

此次敌人进攻的特点是：（一）美军和南朝鲜军采取主次编队，由美军担任主攻，在兵力配置方面，美军主要在西线，南朝鲜主要在东线，并加大了战役纵深配备。（二）敌人为防止被志愿军分割包围，也改变了过去分兵冒进的战术，采取了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互相靠拢，互相支援，力求东西呼应，

保持一条线的战法。(三)敌人已发现志愿军未休整,粮弹供应又十分困难,短期内不会再发动攻势,因而采用地面部队始终同我军保持接触的战术,以其密集猛烈的炮兵坦克和空军的火力杀伤志愿军前线部队,同时还以空军对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实施猛烈的轰炸。

彭德怀对敌人发动全线猛烈反攻,思想上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已指出敌人主力未被消灭之前,不仅不会退出朝鲜,可能还会反扑。他要求部队一方面休整补充,提高警惕,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创造在春季发起攻势作战的条件。但是他并没有预料到敌人开始反攻会如此之快。当时中朝军队经过连续三次战役后,刚刚转入休整,部队减员和供应状况尚未得到改善,兵员不足,粮弹缺乏,气候严寒,体力下降,运输补给又十分困难,中朝军队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

为了迎击敌人的猛烈进攻,彭德怀决定将中朝联军组成东、西、中三个集团,分段抗击敌人。西集团由志愿军副司令韩先楚指挥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五十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金浦、仁川至骊州一线组织防御,坚决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的进攻。东集团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志愿军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位于龙头里、阳德院里、洪川、横城以北地区集结,准备向原州、横城方向对敌军实施反击。中集团由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二、三、五军团,担任掩护集团集结,并准备以第三、第五军团在东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实施反突击。彭德怀将上述防御战役部署和作战方案,分别电告毛泽东和金日成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和金日成的批准。

麦克阿瑟为了支援地面部队向中朝联军阵地发动的进

攻，命令空军每天出动近千架飞机轮番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敌军倾注全力，疯狂反扑。在整个战场上敌攻我防，战斗异常激烈。自1月25日至2月1日，部署在西线的美军两个军、英军两个旅及土耳其、希腊和南朝鲜军沿南汉江西岸至水原线，拼命向北猛攻。志愿军发扬了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兵员不足、气候十分寒冷和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浴血作战。但由于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攻势猛烈，只好节节抗击，迟滞敌人。彭德怀根据敌我实际情况，致电毛泽东称：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的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立即复电称：“部署甚好，预祝胜利。”2月2日18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和金日成报告西线战况称：“西线我五十军及三十八军主力坚决抵抗，经8天的激烈战斗，我军仍坚守主要阵地，但五十军已伤亡约5000人，三十八军已伤亡约2000人，四十二军围攻敌人已伤亡约1000人。以上总共伤亡8000人，估计敌人亦伤亡近4000人。此次敌军进犯部署与以往不同者，是美军为第一线，南朝鲜军为第二线，纵深大，不易渗透和迂回。”由此电可以看出敌军的攻势之猛和战斗激烈的程度。

由于敌军攻势猛烈，志愿军终日处于冰雪满地、且粮弹供应困难的情况之下，伤亡很大，难以坚守阵地和有效杀伤敌人。2月4日，彭德怀再次急电请示毛泽东称：“五十军及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伤亡将半（一一三师亦不少），难以支持现有阵地，力争支持至6日晚……洪川、春川山区虽有利于抗击，但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运输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放弃，是否妥当，盼示。”毛泽东于当晚复电彭德怀：“同意你的作战

方针……杨得志兵团将于2月13日集结于安东、凤城线，请考虑使用该兵团的作战问题。对西海岸仁川、镇南浦之线防卫，请令人民军严密注意。可以考虑放弃洪川、春川地区，将来再打。”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新年前夕对敌发动的第三次战役，由于前进过远，供应线延长，再加冰雪路滑，气候严寒，敌机轰炸，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以致造成志愿军第四次战役抗击敌人进攻的被动局面。有鉴于此，彭德怀根据当前的不利现况，2月5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示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同时提出这次防御的战术原则是：“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各级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原则。”就是在前沿兵力配备上，利用有利地形，只展开少数兵力进行防御，抗击敌人，多数兵力分散隐蔽在阵地两侧或稍后。在火炮配置上则适当靠前，根据火炮的性能，有层次分散隐蔽配置，以避免敌人攻击前的炮火袭击。即当敌人的炮火延伸支援步兵坦克发起攻击时，我方各种火炮突然集中开火，支援部队反冲击，与敌人展开近战。这样既可有效地减少自己的伤亡，又可发挥我军近战的特长，以大量杀伤敌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他还强调了“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利用夜间主动转移阵地，以减少伤亡”。彭德怀的战术指示，及时地正确地指导了志愿军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因此，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和赞赏。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时间紧迫、相当疲劳、且又准备不及的情况下，仓促进行防御作战。全体指战员在冰天

雪地里，靠喝雪水吃炒面，甚至有时连炒面也没有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拥有大量飞机、坦克的敌军展开血战。在中朝联军顽强抗击、英勇拼搏下，敌人每前进1公里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志愿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堪称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尽管如此，彭德怀仍然不断收到前线发来的告急电报和电话。他非常气愤地说：“他们还想让志愿军南进，再南进就钻进敌人的口袋里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谁能负责？”彭德怀心情沉重，时而站立在作战地图前焦虑万分地观察，时而又亲自打电话询问前线物资的供应情况。

彭德怀一直十分重视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武器来源于敌人，粮食来源于人民，跑到哪里都有饭吃，我们就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军队，但今天在朝鲜战场和美国人作战，缴获的武器装备大部被敌人炸毁，粮食被服又不能就地供给，单靠战士的英勇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没有可靠的物资弹药供应，是不可能取胜的。”他也曾在志愿军司令部作战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是与装备现代化的敌人作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健全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工作，每次战斗的胜负，后勤保障要负50%的责任，若只有英勇作战的部队，没有坚强的后勤部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因此他曾连续几次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强烈要求尽快解决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和对空掩护问题。

针对彭德怀的建议，1951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特派周恩来副主席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到沈阳，主持召开第一届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会议本着“千条万条，后勤运输是第一条”的原则，决定了保证供应的7项措施，调整了后勤组织体

系，加强了后勤领导机构。会议确定国内在东北的后勤司令部由李聚奎负责，志愿军前方后勤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负责，同时对后勤保障工作采取前方后方统一协调，相互分工。并确定立即组建“后勤分部”和“兵站”的工作机构，增调运输车辆以及防空部队。会议着重提出要力争建设一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决定立即抢修铁路，赶筑公路，加速运输作战物资。

为保障运输线的安全，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空军于1月29日首次小规模出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创下了空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这一胜利喜讯立刻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听到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出现在朝鲜领空，取得初战的胜利消息后，非常高兴的说：“这次空战的胜利，证明我们空军在战术上灵活多变，把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戳穿了。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再连续打下几架敌机，这样美国飞贼在朝鲜战场上称王称霸的时代就会结束。”

敌军自1月27日在汉江两岸开始全线反攻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金日成首相对敌人如此迅速的发动大规模攻势，都感到震惊和不安。为了研究和协商如何阻止敌军前进，金日成首相于2月4日晚乘车到君子里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会谈。

金日成：“请彭总司令谈谈目前作战情况和我军下一步作战计划。”

彭德怀：“志愿军第五十军经10昼夜作战，伤亡很大，目前还能作战的仅有六七个营。但敌军进展不快，10天只前进了七八公里。如第五十军还能坚持到7日，则我军主力可出击，

形势即会改变。假如我出击受挫，则敌军可能更大胆的追击我们，形势会暂时处于被动。目前我们的困难是兵力不占优势，粮、弹、鞋子、被服都没有很好补充。我们经三次胜利后，从上至下都产生了轻敌思想，对敌估计不足，以为敌人不可能这样快的向我反击，所以对第四次战役的准备比较轻松。根据现在看来，毛主席命令打第三次战役打得太早，如能准备到今年2月以后再打，情况就会好得多，可让敌守住‘三八线’，使敌麻痹，以为我们仍会与他以‘三八线’为界。待我们再从国内调来6个军准备后，一鼓作气，连续打两仗，即有可能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同意彭总司令的意见，我们应作好充分准备，不能轻敌。目前我们如能守住汉江南岸一线也就很好。待我们飞机、坦克和重武器准备好后，能于5月间举行总攻，那就更好。希望中国空军司令部尽早派人来朝商量有关机场修建问题。此战役后，我们一同去北京协商有关问题。”

彭德怀：“如果我们意见一致，即拟给毛主席发一电报，除调十九兵团3个军外，原拟调西南（原第二野战军）的3个军，亦希望调来。”

金日成：“在东北组建的3个人民军团再迟一点接替咸兴地区志愿军九兵团的防务是否可以？”

彭德怀：“在东北的3个人民军团的使用，请你们自己决定。估计敌人现在从我后方登陆的可能性还较小，因敌人还未准备好，如到6月这种可能性很大。”

最后，彭德怀又向金日成介绍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及培养和爱护干部的经验，介绍中国革命过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所受损失的痛苦教训。同时指出，要想战胜敌

人，必须很好的团结广大人民，而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团结。

对金日成这次亲自来志司了解当前对敌防御作战方案，彭德怀于5日13时电告毛泽东称：“昨（4）日金日成同志来此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金又云：此役后他约我一同到北京一趟。”

二十四、中朝联军浴血苦战，伤亡严重

1951年2月，当中国各地城乡人民喜气洋洋燃放烟花炮竹，欢庆新春佳节之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听到和看到的却是敌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爆炸声。

在西线进攻的敌军为了夺回汉城，每天出动几百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支援地面部队轮番攻击。中朝联军英勇顽强地与敌展开激战。此时，汉江已开始解冻，为避免背水作战，彭德怀于2月7日命令人民军第一军团和志愿军五十军除留一部兵力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外，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命令三十八军仍留汉江南岸坚守原阵地，以掩护主力向横城地区集结，并保障东线部队的侧翼安全。

在中朝联军主力撤到汉江北岸后，自2月8日起，敌军积极向汉江逼近，并于2月10日占领仁川港。此时敌军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大量炮兵、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猛攻三十八军阵地。三十八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战斗空前激烈，每一阵地均与敌人进行反复争夺。在敌炮火猛烈轰击下，战士们在天寒地冻，且又无工事依托的异常艰苦条件下，仍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坚守阵地，大量杀伤了敌人。

在东线，敌人为配合其西线的进攻，于1月31日开始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向志愿军砥平里及横城阵地发起进攻。为了阻击敌人攻势，2月5日15时，彭德怀以彭、朴、洪、解的名义，分别给韩先楚、邓华、金雄及志愿军五十军发电称：四十二‘军决于本（5日）晚分别各个围歼进至砥平里、广滩里、马龙里地区之敌，人民军第二、第五两军团6日晚围攻进至横城美军二十三团及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一部，如得手后则对五十军正面压力可能减轻。

根据彭德怀的电令，邓华指挥的东集团主力于5、6两日相继出动。志愿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立即向阳德院里及洪川以南地域迅速开进，准备对敌进行反击。这时，东线进攻之敌被志愿军阻止在砥平里和横城以北地区。在敌军进攻的整个战线上，进犯到砥平里和横城地区之敌已形成突出态势，造成我军从其侧面反击的有利战机。

面对敌人全线猛烈的进攻，彭德怀作为中朝联军总司令，对此局势十分忧虑，内心极为沉重。为了扭转中朝联军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他反复考虑，昼夜思索。针对一部敌人的突出态势，他立即抓住战机，决定对进犯到横城和砥平里地区之敌实施反击，以减轻敌军对五十军及三十八军进攻的压力。他于2月7日14时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邓华、韩先楚及各军军长，提出3个歼敌方案征求意见。8日6时又致电各军迅速调动兵力，准备10日或11日向进攻横城、砥平里地区之敌攻击。他在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须集中3个军主力首先歼灭砥平里附近之敌为有利，请邓华同志速与四十二军司令部靠拢，以便与各军取得联系。如何部署，请邓速决速告。”但该电发出不久，彭德怀又考虑砥平里之敌兵力集中，战斗力

较强，且已筑了工事，我不易速将其分割歼灭。他担心在我军歼灭砥平里之敌时，可能会遭到砥平里周围敌军的援助，以致造成志愿军围攻部队的不利态势。于是他又于当天 23 时急电致邓华、金雄、韩先楚及志愿军各军军长、人民军各军团长，并报军委、金光侠等，该电称：“经再三考虑，对东线出击作战有如下意见：

（一）砥平里地区据已知敌军为美二师、二十四师各一部及法国营合计约为 8 至 9 个营，如我攻击该敌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地区之英二十七旅、南朝鲜军第六师及原州附近的美二师三十八团与美七师均可来援，南朝鲜军第五、第八两师与美空降兵一八七团亦会策应，假如我两昼夜还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方向之美军亦可能抽出 2 至 3 个师东援，这样如万一吃不下，打成消耗仗，甚至洪川至龟头里公路被敌控制，则我将处于极为不利情况，这一步必须充分估计到。

（二）横城地区据已知敌军为第五、第八两师及美七师一部空降兵一八七团，但南朝鲜军第五、八师较弱，我可集中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及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把敌人打乱的把握较大，如攻击得手，再向原州及以南扩张战果，这样可能将敌整个部署打乱，对我尔后作战有利……前电提出先打砥平里。此电决定先打横城附近之敌，如无意见，则请邓、金、韩依具体情况部署之。”

2 月 10 日彭德怀接到邓、金、韩来电称，决定按彭的指示先向横城之敌攻击。2 月 11 日 16 时，彭德怀为了鼓舞朝鲜人民军指战员的士气，争取在抗击敌人进攻中取得更大胜利，他以个人名义特致电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金光侠及各军团长并报金首相称：“此役志愿军以 4 个军主力由西向东

打，为使这一战役获胜，关键在于人民军和志愿军六十六军能否按预定部署完成断敌退路。此一战役胜利是巩固以往的胜利，扩大中、朝两军反侵略战争的国际影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否则，敌将破坏我军休整计划。所以，此役是特别重要的，望诸同志转告各级干部和全体战士，大家努力发挥积极性，克服困难，要求你们英勇顽强地战胜敌人！预祝毛泽东与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队胜利万岁！”

彭德怀刚给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指挥员发出鼓励和慰问电后，紧接着于16时30分又起草密电，将此行动报告毛泽东。该电称：“因砥平里附近之敌均有相当工事，因此估计攻击砥平里之敌一两天难以解决战斗，现改为攻击横城周围之南朝鲜军第五、八两师及美七师之十七团、空降兵一八七团，已于11日黄昏开始，如能求得歼灭敌五六个团，估计可能暂时稳定战线半个月，如反击不得成功，敌将疯狂追击。我军在‘三八线’很难立稳脚。目前，只有坚决反击，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争取时间，稳定局势，否则将会付出更大代价，困难亦更多。”

2月11日晚，邓华指挥的东集团（辖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主力先后到达横城附近进攻出发地域。根据彭德怀的命令，东、中两集团共7个军于11日夜间按照预定计划对横城附近之敌开始了战役反击。经过两夜一天的激烈战斗，东集团与中集团两大主力互相配合，在横城地区围歼了向北猛进的敌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进犯气焰。当时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回忆称：“2月11日夜间，共产党发动了反攻，在中共军队进攻面前，美二师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是因为南朝鲜第八师仓皇撤退所

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实际上是全军覆没。”

这次反击作战于13日晨结束。共歼灭了南朝鲜第八师3个团，第三师、第五师各一部，及美军第二师一部、敌军4个炮兵营，共12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致使向该区冒进的其余敌军被迫向原州、宁越、平昌、旌善撤退。只有西面砥平里之敌仍在原地未动。这次中朝联军的猛烈反击，震惊了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他刚刚炫耀自己对志愿军已恢复进攻，却又被歼1万余人。他以沮丧的心情于13日乘专机亲临朝鲜战场视察，在当天返回东京后发表的声明中承认美军新冒险的惨败。

当时为了乘胜扩大战果，阻止敌军的攻势，13日晚东集团决定以现有的机动兵力，即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各一部共8个团的兵力，向砥平里之敌发起攻击。由于事先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敌人已剩下4个营的兵力（实际上敌有6000余人，并已构筑工事），主观上想一举歼灭敌人，狠狠打击敌人进攻的气焰，因而仓促投入战斗，盲目地采取了野战进攻战术，再加上参战部队建制多，协同动作差，以致当晚未能解决战斗。14日，集结在西线的美、英军开始东援。东集团攻击部队急于歼敌，当晚继续以6个团的兵力进行攻击，但这时敌已形成据点式防御，兵力、火力相对集中。志愿军围攻部队火炮既少，且弹药不足，因而当晚又未解决战斗。15日，敌人大批援军赶到，并与砥平里敌人会合，其中一部分敌人也在原州、武陵里一线形成了新的防御。志愿军向原州西南进攻的各军又被阻于原州以北地区，人民军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亦不顺利。

此时彭德怀连续接到各军进攻受阻的电报后，及时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他认为如继续组织兵力攻击砥平里之敌，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要歼灭敌人或迫使敌人全线退却的可能性很小，且围攻部队伤亡较大。因此，彭德怀于2月15日17时30分，命令部队停止对砥平里之敌的进攻。自16日开始，各路进攻部队先后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此，防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自1月15日至2月16日，中朝联军共作战23天，毙伤敌22000余人。

中朝联军经过第一阶段防御作战，虽然歼灭敌人2万多人，但第一线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已十分疲劳。而此时拟补充的新兵还未赶到，增调入朝的后续部队第十九兵团3个军和第三兵团3个军亦未赶到。如果让敌突入“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中朝联军将陷入十分不利地位。

彭德怀根据当前敌军在兵力上得到加强，尤其在重炮、坦克、飞机火力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考虑如果死守硬顶，将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因此，于2月17日24时，分别给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和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发电报决定：中朝联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并明确提出当前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节节抗击，迟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改善交通运输，屯积作战物资，以待后续作战部队到来后进行战役反击。”

彭德怀在战役指挥上，从不墨守陈规，善于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灵活多变。他在电报中又提出：“总之，在敌优势火力下，不应死守一地不动，也不应在一个阵地堆很多部队，以避免过多过早消耗自己的力量为原则。各部可依据情况，分成数个梯队，轮番阻击，换班整补。只要我们争取两个月的时间，

后续部队即可赶到前线，新兵亦可补充到部队，作战物资也可屯积起来，第二番兵团即可接替第一番兵团连续作战。”

彭德怀在多次致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一再反映：在西线作战的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六十六）经过4次战役，兵员大大减少，部队现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敌人乘我第二番兵团未到前，正企图向“三八线”及其以北继续进攻。他迫切希望国内第二番兵团早日到来参战。可是正当他焦急期待时，中央军委2月14日关于第二番兵团出动开进情况给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来电称：“在这次战役中，如敌乘胜急进，2月底即可到达金川、铁原之线，而我十九兵团无论车运或步行均无法于同时赶到金川、铁原之线，十九兵团现正在运途中，过江后因列车拖的少，需240列车，如按3路每夜只能发9列车，需27天才能运完，按两路则需40天。但到达平壤、龟城、球场后，仍需步行，而一切物资都将停运，这是不能设想的事。”彭德怀看完电报后，立刻表现出沉重和不安的情绪，他让副司令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看完电报后，低声感叹说：“现在敌军攻势越来越猛，我们第二番兵团又无法早日赶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第一线部队只好边打边撤，没有别的办法。”

1951年2月16日，志愿军三十八军和五十军，根据彭德怀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的指示，相继向北撤至汉江北岸。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拼凑美、英军主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对中朝联军阵地步步进逼，攻势更加猛烈。中朝联军第一线兵团因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已相当疲劳，而第二番轮换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当前严重局势和中朝军队的处境十分忧虑，深感有关战场的实际情况用电报既费时

又说不清楚，必须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当面汇报我军存在的实际困难，求得尽快落实解决。所以他决定立即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详情。

二十五、紧急回京，直闯毛泽东卧室

1951年2月16日，彭德怀以十分焦虑的心情给毛泽东发一急电称：“我拟乘此间隙，遵照前电利用月夜回中央一次，面报各项。如同意我拟21日晨到安东。为争取时间，请聂总备专机在安东等我，以便当日即可到京，如何盼复。”毛泽东17日复电同意彭德怀回京面谈。

18日，彭德怀赶到平壤附近会见金日成首相，说明他即回北京研究尽快解决中朝联军的困难问题，并共同商讨了当前防御作战方案和加强海岸设防问题。同时商定在此期间由志愿军副司令邓华主持工作。

2月20日晚，彭德怀带了参谋和警卫员乘吉普车，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沿着弹坑累累的道路，连夜向北疾驶，于21日晨到达安东。这时聂荣臻代总长派来的专机已在安东机场等候。吃过早饭后，他即乘专机直飞沈阳。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加油。前来机场迎接的是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和办公室主任郭瑞乐。1984年郭瑞乐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1951年2月，彭总第一次由朝鲜回国，天气还很冷。他从安东乘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下机后我们看到彭总很疲劳，请他到休息室去吃饭和休息。但他说：‘我不休息，你们别管我！’我

们看着他那急躁的情绪拒不进休息室，既不吃饭也不喝一口水，我们心里都很不好受。他就站在飞机旁，等飞机加完油就立即飞往北京了。”

2月21日下午1时左右，彭德怀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他立即乘车前往中南海。此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告诉彭德怀：“主席不在中南海，最近是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他们两人简短交谈后，彭德怀急急忙忙来到玉泉山静明园。这时毛泽东正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阻他先去吃午饭，等主席起床后再面谈。彭德怀两眼一瞪，大吼一声：“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不顾秘书和警卫人员的拦阻，推门而进，立即将毛泽东唤醒。

毛泽东事先已收到彭德怀回北京的电报，这时突然看见把美国兵打退到了“三七线”的中朝联军总司令彭老总来到身边，十分高兴。他与彭德怀共事20多年，对这位刚正直率有话憋不住的“彭大将军”的性格十分了解。毛泽东立即起床，一面穿衣，一面很风趣地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毛泽东得知他还没吃午饭时，就指着他严肃地说：“你这个彭老总，还是老脾气，急什么呀！你必须先吃饭，你若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彭德怀只好赶到食堂吃了点饭，才又回到毛泽东卧室内，开始汇报目前朝鲜战场敌军进攻特点和志愿军急待解决的实际困难。彭德怀用许多生动的事实说明抗美援朝战争不能速胜。他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这与在国内作战时存在着最突出的不同之处是：

(1) 我军的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外军俘虏根本不能补充志愿军，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中国志愿军。

事实上朝鲜 16 岁以上男青年已绝大部分应征入伍。现在志愿军伤亡很大，又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弱，如不迅速补充兵员，难以阻止敌军进攻。

(2) 我军武器弹药服装粮食供应，全部依赖国内运输，但因敌机昼夜轰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坦克汽车大炮等装备，因缺少技术人员，又无掩藏之地，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

(3) 朝鲜北部的城镇村庄、道路、桥梁，经过美机轮番轰炸，到处残垣断壁，所有物资和农作物，几乎全部被毁。因此志愿军所需物资装备生活用品全部靠国内供应。部队越过‘三八线’后，正是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而朝鲜东、西两面临海，寒风袭人，特别是东线战场更冷。战士们的棉衣经过连续作战，大部破烂不堪，甚至有些战士连鞋袜都没有。除作战伤亡和冻死外，还有一部分的战士因病、冻伤，不能参加作战。

(4) 由于敌机轰炸，道路破坏，物资被毁，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供应，断炊现象经常发生。广大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因而营养不良，体力下降，以致造成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

彭德怀越谈越激动，停了一会继续说：“可是，在志愿军取得了一、二、三次战役胜利后，苏联驻朝鲜大使认为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半岛。朝鲜方面也有人这样认为。他们忽视志愿军已经处于十分困难的现状，主张志愿军不应休整，而应连续向南追击，直至占领南朝鲜全部领土为止。这种不顾敌我双方客观实际情况的要求，我坚决不同意，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已电告中央。这是关系到几

十万志愿军的安危问题，也是关系到朝鲜战争能否取胜的问题。因为志愿军没有休整补充，已经处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继续南进呢？有什么力量能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呢？现在美国在朝鲜的飞机有1000多架，再加上‘联合国军’部队的坦克大炮正猛烈地对中朝军队阵地进攻。中朝军队在雪地里抗击敌军的攻势，天上是美军的飞机，地面是美军的坦克大炮，只好且战且退。我军如再不出动空军，再不增加威力强大的高射火炮，再不能保障后方供应线，是很难坚持这场战争的。”

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连连点头。他沉思了一会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也很关心，正设法解决，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兵员、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必需供应问题。我已对周恩来同志讲过，应尽快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尽快解决。”随后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来，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彭德怀被罢官后于1968年9月追述这次谈话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方针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毛泽东作了明确的指示后，彭德怀立即感到欣慰，从而大大的减轻了他思想上的压力。

但是，彭德怀自从毛岸英随他到朝鲜不幸牺牲后，内心始终是隐藏着悲痛，也成了他一件心事。在去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下午，志愿军司令部立即将这不幸事件电告中央军委。周恩来考虑毛泽东正在致力于国内外繁忙的工作，且正患感冒，决定暂时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他，也不通知毛岸英的爱人。彭德怀后来听说此事很长时间没报告毛泽东

后，曾说：“毛岸英牺牲，不能长期隐瞒着他老人家，早晚他会知道的。”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阅，彭德怀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他会理解这个不幸事件的。

现在，彭德怀同毛泽东谈到最后，沉痛地汇报毛岸英牺牲和处理经过。毛泽东听后虽然表情难过，但还尽力抑制内心的痛苦，没流一滴眼泪，只是很长时间不说话，香烟一支接一支的吸，有时还闭上眼睛。彭德怀又以自责的心情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和周围的同志们关系很好。可我整天忙于指挥打仗，对你和恩来几次来电督促志愿军司令部应切实注意防空的指示没有重视，使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了，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慢慢抬起头来，语气既悲伤而又和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我们为了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已经献出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们是为了国际主义事业而牺牲的，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牺牲了，就当成一件大事对待。但是你们志司对防空措施没有认真抓，今后应该重视，千万不可大意。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型飞机1000多架，所以我去年曾几次去电让你们注意防空，保证司令部的安全。目前我国空军刚刚组建，还不能进入朝鲜境内作战，防空火器也很少，今后还应特别注意防备敌机偷袭，保证你们司令部的安全。关于出动空军掩护后方供应线问题，现在正和苏联方面协商，其它具体问题，恩来同志将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解决。”

就在彭德怀到达北京的当天，聂荣臻代总长考虑到去年10月彭德怀率领志愿军秘密入朝时，由于中央规定出兵时严

格保密，连他的夫人浦安修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现在彭德怀利用短暂的时间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正是他们夫妻团聚的好机会。于是聂荣臻背着彭德怀，让他办公室的柳秘书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给中共西北局打电话，请西北局转告浦安修同志明天在西安等候飞机，有急事来京商量。但不能讲彭总返回北京之事。随后柳秘书以聂总长的名义指示空军司令部明天(22日)派一架专机到西安去接浦安修来北京。浦安修当时并不在西安。她带领西北局几个干部，正在西安以北的咸阳一个大型纺织厂，参加并调查工厂的民主改革工作。聂荣臻这种细致周到的考虑和安排，正是反映出中央军委对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的特殊照顾。

2月22日，彭德怀四处去找有关支援朝鲜的各单位领导人协商解决困难的办法，整整忙碌了一天。晚上回到为他临时安排的中南海东八所的宿舍后，忽然看见他在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老伴浦安修在室内，惊奇地问：“哎！你怎么也来北京了？”浦安修说：“昨天西北局通知我说有事找我，让我马上回西安，我问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具体什么事不知道。今天又对我说，让我坐北京来的飞机到北京去。我估计可能是你已回到北京了。”彭德怀听后微笑说：“这大概是聂老总特地安排，让你来北京的，如果别的干部回来，就不一定这样照顾了。”

2月24日，根据代总长聂荣臻和苏联大使馆的安排，彭德怀到中南海聂荣臻办公室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大将会谈，主要商谈要求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后方运输线问题。彭德怀向沙哈诺夫介绍了志愿军由于没有空军和足够的高射火炮对付美国飞机轰炸破坏，严重影响作战行动，不仅

不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反而增大了自己的伤亡。粮弹物资被敌机破坏严重，道路随修随炸，使后方物资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如不尽快解决对空防御，伤亡必然增大，战争必然延长，希望苏联派两个空军师，驻在鸭绿江北岸基地，担任掩护“三八线”以北的志愿军后方供应运输线。沙哈诺夫当即表示，根据目前国际形势，苏联空军不宜介入朝鲜战争，可以考虑再给志愿军供应一批高射火炮，但此事必须向莫斯科请示研究解决。彭德怀认为志愿军的主要困难是武器装备落后，没有空军掩护，后方物资供应线根本没有保障，因而造成部队大量减员。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军事强国，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大多数飞行员有实战经验，理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积极支援志愿军抗击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以减少伤亡，增强作战力量。但沙哈诺夫的态度，使彭德怀感到失望。这次会谈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彭德怀内心十分不满，憋着一肚子气，没说一句话，站起身来，扫兴而回。

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事先的协商，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室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内如何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会议的中心是要尽快解决志愿军对空防御、武器装备、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和国内部队轮换入朝作战的问题。

周恩来首先请彭德怀介绍目前志愿军在朝鲜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彭德怀说：“志愿军在朝鲜正在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对志愿军的现状，你们可能还不大了解。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胜利的一面，而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作战的9个军，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已经伤亡45000多人，另

外生病、冻伤、冻死、逃亡约 40000 人。原因是：第一，敌人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有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参战，而我军武器相当落后，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和大炮，只有步兵轻武器。第二，由于敌机对我军后方猛烈轰炸，道路桥梁被炸毁，我军晚上抢修，敌机白天轰炸，后方运输线根本没保障，所有粮、弹物资，服装、油盐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在朝鲜无法就地取粮，蔬菜基本上没有，连队断炊，战士患夜盲症已不是个别现象。第三，现在敌军仍在继续向北进攻。由于第三次战役南进过远，各种物资供应在敌机轰炸下，根本没有保障，造成许多战士冻伤生病，衣服破烂，弹药缺乏，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不得不后撤。目前的困难是后方供应线屡遭破坏，兵员不足，弹药缺乏。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炒面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许多战士患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志愿军既没有空军掩护支援，又缺乏足够的高射火炮，如不迅速解决对敌空军防御措施，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无法坚持这场战争。”

在会议进行讨论时，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等人，虽都表示要积极想办法支援前线，但涉及到具体问题落实时，又强调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周年，国内的机构刚刚建立，工作还未走上轨道，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些问题暂时还难以解决。

彭德怀本来对苏联顾问沙哈诺夫拒绝出动空军就非常不满，迫切希望国内各单位能够大力支援，以解决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严重困难。不料在会议上看到有些领导人不积极主动想办法克服困难，而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他越听越有气，越听

越愤怒，突然火冒三丈，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冲地大喊：“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难道几十万志愿军战士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们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吗？整个北朝鲜由于战争的破坏，物资粮食根本无法就地解决，在第一线的连队缺粮缺菜缺衣现象相当普遍，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长征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彭德怀的怒火，冲击着整个会场，震动着每个与会人员。大家一时默不作声，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彭德怀焦急的心情很理解，对其刚直坦率敢讲敢说的个性也很了解，他当即说明：“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苏联供应，除了双方需要协商外，还有运输方面的问题，要一定的时间。至于干粮炒面国内立即布置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加快制作，送往前线。其它所需军用物资，凡是国内有的，要克服一切困难加速运往前线。各单位领导都要亲自动手，积极支援前线。”事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动手为志愿军制作炒面。这次会议，当场没有解决实质问题，不欢而散。

散会后，彭德怀回到中南海的临时宿舍，他的夫人浦安修看见他消瘦的面孔充满怒气，急忙问：“你今天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彭德怀没有作任何解释，表现出一脸难忍的情绪，停了一会才说：“今天狠狠的骂了他们一

次娘。”浦安修劝道：“你这怪脾气始终改不了，动不动就发火，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彭德怀满腹牢骚地说：“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到处还跳舞。朝鲜战场现在是冰天雪地，天气那么冷，许多战士靠的是吃炒面喝雪水，头上顶着美国的飞机，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那艰苦的程度甚至超过红军长征时期。红军长征时，虽然很艰苦，但跑到哪里，总还能勉强的有粮有菜吃。现在朝鲜粮菜都没有，一切靠国内运去。战士们穿的是破衣服、烂鞋子，在雪地里爬来爬去和摩托化的敌人作战。我这个官老爷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是那些年青的战士呢？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作战，我这个司令员不能睁着大眼不说话呀！所以我才决心立即回北京向中央求援。”

2月26日，彭德怀和周恩来一起到毛泽东主席处，共同商谈如何采取措施解决志愿军的困难。当即决定，给莫斯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增派两个空军师，掩护“三八线”以北的志愿军后方供应线；同时还要求苏联再援助一批高射火炮和运输车辆，以保障志愿军后方运输能力。关于兵员补充问题，布置全国动员城乡青年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时决定国内部队轮番入朝作战，这样一则可以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可锻炼国内部队，取得直接与美军作战的经验，以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能力。另将我国刚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经过短期训练，调到鸭绿江北岸和朝鲜北部担任掩护任务。同时议定再向苏联购置60个师的武器装备，对部队分期改装。调运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各群众团体开展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运动。这些措施对改善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在北京期间，为了尽快落实各种保障措施，连日东

奔西跑，紧张繁忙，他的身体更显得疲劳消瘦。毛泽东见他面容消瘦，劝他说：“你这几天太累了，既然前线已委托邓华同志负责指挥，你可在北京多休息几天再回吧。”彭德怀谢说：“现在前线正紧张，敌军正集中兵力向汉城进攻，我在北京呆不住，要马上回朝鲜去。我们研究的几项重大措施，希望恩来同志抓紧落实，越快越好，早一天和晚一天，对志愿军作战关系很大。”

彭德怀在北京紧张忙碌了一周之后，3月1日，即乘专机离开北京。到沈阳后，和东北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谈了有关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伤员和医院的安排问题。3月3日到达安东后和志愿军留守处人员谈了物资转运、伤病人员的处理等问题。3月5日离开安东乘汽车返回朝鲜，于3月9日晨到达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

彭德怀以十分焦虑的心情闪电式地飞回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后，引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3月1日在彭德怀离开北京不久，毛泽东就给莫斯科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空军和高炮部队担任掩护志愿军的后方供应线。随后3月3日周恩来将研究确定的主要事项落实情况发电给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电报称：“第十九兵团3个军3月初可到达朝鲜顺安、成川、顺川地区，即由彭德怀对该兵团下达作战命令。第三兵团3个军决于3月11日由国内出发，过鸭绿江后沿十九兵团开进路线车运前线。拟补充西线各军的5万新兵和7000老兵同时车运朝鲜。空军司令部将立即派人前去朝鲜协助抢修平壤、江东、新幕、平康4个机场。炮兵于3月下旬可出动1个高炮师、1个战防炮师和3个火箭炮团，4月再出动两个榴弹炮团。原向苏

联订购的 17000 辆汽车和牵引车已到 9000 辆，拟分给志司、东北军区及空司、海司、炮司、装司、工司、通信、卫生等单位。医院已在东北军区后勤及各兵站设立 10 万张床位，准备接收 8 万伤病员。国内即将入朝的第二番部队，每军拟补足 45000 至 5 万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根据和彭德怀研究的方案，致电各中央局各大军区，提出了“对志愿军的补充，要采取一种特殊办法，即在全国所有的部队，以完整的建制，采取轮番出国作战的方针。”该电又指出：“从目前朝鲜战争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企图是与我军进行消耗战，同时敌人对沿海的袭扰，对我运输线不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的物资，只有 60% 能到达前线，40% 在途中被炸毁。目前我军因新兵未到，老兵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攻到‘三八线’的可能。为粉碎敌军企图，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三番轮流作战的作战部队入朝，总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

在毛泽东 3 月 1 日向莫斯科斯大林要求苏联出动空军和高射炮的电报发出后，斯大林于 3 月 3 日即给毛泽东复电称：“毛泽东同志，您 3 月 1 日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我们同意派遣两个空军师即第一五一师和第三二四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在朝鲜起码要建筑四处水泥机场，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你若同意的话，我们可给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调 5 个高炮师去朝鲜。增订的 600 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从周恩来3月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和斯大林3月3日复毛泽东的电报中列举的各项措施可以看出，这显然是彭德怀在北京短短7天积极活动的巨大成果。假如他不亲自回国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汇报志愿军在朝鲜的真实情况，这些重大问题肯定不会如此之快得到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措施逐步实现后，减轻了志愿军的困难，减少了伤亡，提高了战斗力。

二十六、中朝联军撤出汉城

彭德怀3月9日晨到达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后，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中朝联军领导人邓华、朴一禹、解方等一齐来向他报告说：麦克阿瑟已自7日开始，集中其主力部队20多万人向中朝联军阵地发起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作战计划，在数百架飞机和坦克、重炮支援下，倾注全力猛烈进攻。

在此紧急情况下，彭德怀不顾连夜路途的疲劳，一手拿着警卫员送来的烤馒头干，一手端着杯茶水，站在地图前伫立不动。他边吃边思考当前防御作战部署。

这次敌人集中了5个军共14个师3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在全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从中朝联军阵地中间突破，造成迂回包围汉城的态势，以实现其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的计划。3月7日美军第二十五师分两路强渡汉江，志愿军五十军、三十八军顽强阻敌前进。与此同时，在中部战线的美军第九军亦向志愿军四十二军、六十六军阵地猛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伤亡较大。志愿军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逐步向北后撤，占领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敌人。

彭德怀根据此次敌人进攻特点，立即指示各军对敌作战方针为“积极防御，纵深设防，利用良好地形，节节阻击，迟

滞和杀伤敌人，赢得时间，以待后续部队到来进行战役反击。”同时他再一次强调在兵力配备上，“必须确实贯彻前轻后重的原则，不应在一个阵地堆很多部队，也不应死守一地不动，让敌打光。”

随后他以中朝联军彭、邓、朴的名义给志愿军各军、人民军各军团并报军委和金首相的电报称：“敌人已于7日开始全线总攻，我军为了缩短供应线，等待后续部队，引敌深入进至有利地区，以便对敌实施战役反击，决自3月10日夜间起第一线各军与军团，由现阵地采取运动防御，以4至5天时间撤至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至丰岩里之线，尔后由第二线各军与军团接替，继续采取运动防御到‘三八线’及以北地区。”各军根据命令自10日夜间开始相继后撤。

3月10日，彭德怀又致电志愿军第三兵团陈赓、王近山及第九兵团宋时轮、陶勇，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等，命令第三兵团集结伊川、谷山、遂安、新溪地区；十九兵团集结兔山、市边里、南川店地区；九兵团集结平康、金化、铁原及淮阳东南地区。命令规定各兵团须于4月10日前全部到达集结位置，待机歼敌。

鉴于敌军集中主力全线进攻，而我志愿军第二线兵团尚未到达前线，原第一线中朝军队几十万人虽顽强抗击，逐步后撤，但物资粮弹供应情况仍未得到改善。彭德怀认为出动空军掩护后方运输成为头等大事。他即于3月11日9时急电致周恩来称：“我于9日拂晓前抵司令部，敌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争取时间，故决定放弃汉城，采取防御，保持有生力量。现运输情况未改善，部队仍经常断炊吃不上饭，今后就地筹粮亦不可能。兵力增大，供应需多，现敌空军又有

增加，我空军如不能相应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

彭德怀又在同一天，即于11日14时给金日成发急电称：“我于9日拂晓前抵司令部，原拟经顺川到你处，因十九兵团南进，道路拥挤，又因敌军自7日开始全线进攻，急欲返部与邓、朴等商决部署，故未到你处面谈，甚歉！现将北京商谈各项摘要告知如下：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同志均认为朝战带长期性，不消灭美军主力不会退出朝鲜，我应积极增加在朝作战力量，尤其是空军，请你督促加强修建机场，以期尽早完成。志愿军除按三番作战布置兵力外，再抽调老兵5万人入朝，以便随战随补。作战方针以消灭敌人为主，不必顾虑某些城市之暂时得失。抗美援朝运动已在中国境内全面展开，尤其工人、农民、学生中影响甚大，各地动员参军人数均超过，全国生产大为提高。毛主席说，目前中朝两党中央对战局认识大体一致。金日成同志事情一定很忙，暂时不必去北京。”

在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猛攻之下，自3月12日起至3月14日，沿北汉江进攻的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已截断了春川至汉城的公路，向洪川进攻的美骑兵第一师、陆战第一师、英第二十七旅占领了洪川，东线人民军第五、第二军团当面之敌南朝鲜军第一、第三军团也进犯草岷里、下珍富里一线。

在敌军猛烈进攻情况下，彭德怀考虑为减少伤亡，以便待机歼敌，遂决定于3月14日命令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中朝联军主动撤出汉城后，朝鲜人民军中曾产生一时的思想波动。彭德怀特邀朴一禹谈话时说：“我在1月间曾对金首相谈过，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能多消灭敌人的主

力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主力，才能得到城市。请你转告各军团领导，让他们对人民军指战员作些宣传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中朝联军撤出汉城，这是彭德怀早已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在敌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情况下，中朝联军当前无力守住汉城。但他考虑汉城失守后，无疑会在中朝两国人民中引起震动，除在朝鲜人民中引起大的波动外，在中国国内也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因为1月间志愿军解放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后，新华社立即作了详细报道，国内各地群众为庆祝这伟大胜利而狂欢游行的热烈场面，他还记忆犹新。现在汉城又被敌人占领了，中国人民又如何理解志愿军这一行动呢？彭德怀身为中朝联军总司令，怎能忍心轻易地退出汉城呢？两天来他心神不定，情绪烦躁，坐卧不安，有时也牢骚满腹。他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不仅能牢固地守住汉城，还会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完全解放南朝鲜，可现在我军没有敌人那样的装备呀！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只好撤出。我早就估计到敌人是不甘心的，汉城是保不住的。”

彭德怀在指挥所里气呼呼地来回踱步，想来想去，掏出钢笔，伏在那唯一的破桌上，给中央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周总理、陈云、薄（一波）并高（岗）：为便于消灭敌人，缩短供应线，我军已于14日撤出汉城。如敌继续前进，拟逐步诱敌进至“三八线”以北。此行动可能引起国内市场波动，请注意。

彭德怀

3月16日9时

彭德怀为什么把撤出汉城的后果及时报告周总理？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很猖獗。国内物价尚无统一规定，粮油还没有实行统购统销，有些不法分子趁国家经济困难，经常兴风作浪。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崇美和恐美思想严重。彭德怀估计汉城失陷后，必将在国内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立即电告中央，请密切注意各方面的动态和反映。

3月中旬，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猛烈向北进攻时，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已先后到达指定的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了集结待命。第三兵团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3个军已开始由鸭绿江北岸分批入朝，向伊川、谷山、遂安、新溪地区集结。原在朝鲜休整补充的第九兵团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3个军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彭德怀命令各兵团必须于4月10日前到达指定地区，抓紧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待机歼敌。

此时，经中央军委调入朝鲜作战的野战炮兵第三师、第八师、反坦克炮兵第三十一、三十二师，火箭炮兵第二十一师，高射炮兵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师等部队，开始先后入朝，担负作战或后方掩护任务。另从国内各部队中抽调4万名老兵和刚征的8万名新兵也正源源向朝鲜前线输送中，力争在3月底以前补入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各军，以增强突击力量。

麦克阿瑟在重占汉城后，洋洋得意的吹嘘“要把中共军队再赶回‘三八线’以北”，以挽回他“常胜将军”的面子，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向北进犯。这时敌军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的战术，逐步向北推进。彭德怀根据敌人进攻特点，

给中朝联军下达命令中强调指出：“要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按预定计划依托每一防御阵地节节阻击杀伤敌人，使敌人每前进1公里，必须付出很大代价。”

中朝联军在防御作战中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使美军十分吃惊和赞叹。后来美国出版的《韩战决策》一书中，谈到志愿军节节防御的战术写道：“第八集团军的一些军官们认为：中国军队在防御方面比广为人知的进攻方面干得更出色一些。他们很善于隐蔽和伪装，一个整师的部队能在荒芜的原野中从我们的眼皮下消失……撤退时他们经常在盟军主要前进路线的两侧山上留下小股袭击部队，这些部队常常在夜间出来捣乱，有时还给人反攻的错觉。”

中朝联军在敌军猛烈进攻形势下，被迫采取了逐步抗击节节撤退。由于第一批入朝的部队连战数月未得到休整，伤亡较大，加之物资供应又极端困难，激战至3月底，中朝联军全线部队被迫又逐步撤退到“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继续阻击敌人。敌军则乘机前进到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经“三八线”以北向东延至襄阳一线。

二十七、“联合国军”总司令被撤职

敌军自1月27日对中朝联军反攻后，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多月，虽已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但却被中朝联军歼灭78000余人，被歼人数超过了前三个战役的总和，平均每天要付出900多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这时彭德怀即命令中朝联军要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以争取时间，掩护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6个军向进攻地区集结，准备对敌实施反击。

当“联合国军”前进攻到“三八线”附近后，美、英、法等国政府对于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又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英、法等国政府考虑到本国的切身利益，担心因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了西欧的力量，影响欧洲的稳定，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公开提出要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同中朝两国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在美国五角大楼内部，有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如长期陷入朝鲜战争，必将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他们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如能恢复到战前双方的态势，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彭德怀诱敌深入准备进行大规模反击的战略部署，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联合国军”已重新攻占了“三八线”地区，中朝联军因供应困难，已不可能再发动攻势。为了使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脱身，于是他向国会提出“我们愿意在达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他在3月20日发表声明称：“为解决朝鲜停战及有关主要问题，特呼吁中共进行谈判，如中共拒绝谈判，联合国军不得不将目前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

但是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自恃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和海、空军支援，坚持继续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主张进攻到鸭绿江边占领北朝鲜后，建立所谓“统一的朝鲜”。他甚至敢冒极大风险，企图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内地。他在3月24日擅自发表了“违背总统和五角大楼原则的声明”。声明称：“如果联合国军决定改变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而作的容忍的努力，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基地的话，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主张派遣空军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内陆的工业基地。同时他又到台湾与蒋介石谈判，“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向其提供后勤支援”。麦克阿瑟想以此来威胁恫吓中、朝两国军队和人民。因为他深深感到在朝鲜战场上难以取得胜利，于是，正如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对他的评论说：“他不得不采取这一绝招来和总统杜鲁门唱对台戏。”“他对待战争的结局从来就是以迅速而彻底赢得胜利来作为他自己的目标。”

杜鲁门听到麦克阿瑟的声明后大为吃惊。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声明，拆了总统的台，

激怒了我们的盟友。”杜鲁门认为如果美国空军轰炸中国工业基地，苏联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轰炸美国在日本的机场和军事基地，这样朝鲜战争将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性战争，这是美国政府要极力避免的。杜鲁门惊恐不安，深怕麦克阿瑟闯出大乱子，于是在4月6日紧急召集白宫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布莱德雷等对麦克阿瑟的声明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他们一致向总统建议：应立即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

于是杜鲁门迅速采取了一个既明智而果断的手段。1951年美国时间4月11日凌晨1点钟，他派白宫新闻秘书肖特召见白宫记者团，散发了杜鲁门总统致麦克阿瑟的一份令人震惊的照会：“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称交给李奇微将军并立即生效。”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这一举动逼得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外，没有别的选择……”

在美国出版的《麦克阿瑟传记》中，对麦克阿瑟如何得知撤职的消息，有一段精采的描述：“这则消息首先是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于4月11日中午到达东京的，并以特急新闻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这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官邸招待客人共进午餐。他的秘书锡德·赫夫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带着撤职的消息来到餐厅门口，立即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的妻子。她然后走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俯下身子悄悄地将这灾难性的消息告诉了丈夫。麦克阿瑟的面部表情一下

子呆滞了，他像石雕一样地沉默。随后，赫夫亲自拿着正式命令送给他的将军……麦克阿瑟接过命令，立刻目瞪口呆，无言可谈。”

麦克阿瑟是美国深受尊敬的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高级统帅，是扬名天下的“常胜将军”。但是在以彭德怀总司令为对手的朝鲜战场上，在英勇的中朝两国人民军队沉重打击下，他却成了可耻的败将，不得不灰溜溜地返回美国，从而结束了他 50 多年的军事生涯。

杜鲁门把麦克阿瑟撤职后，立刻受到美国各界及其欧洲盟国的欢迎。“他们认为这一举动消除了他们目前最大的顾虑——朝鲜战争扩大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大规模战争。”

彭德怀得知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后讥笑说：“麦克阿瑟背着‘常胜将军’的包袱，独断专横，目空一切，并没想到会被总统撤职。他 70 多岁了，越老越发疯，连总统都不怕。吃了败仗，就狗急跳墙，竟敢冒扩大朝鲜战争的风险，他早该回家养老了。看来杜鲁门要比他明智些。”

接替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是原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他已觉察到要从地面进攻占领朝鲜全部领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便积极在日本组织两栖作战部队，准备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以配合正面进攻，企图将战线推进到北纬三十九度线以北地区，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即东起元山西至西海岸的新安州）建立新的防线。李奇微认为这条东西横贯朝鲜半岛只有 170 公里的狭窄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又是朝鲜北部的腹地，占领这一线后，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均为有利。

李奇微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命令美空军机群开始对中朝

军队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和军队集结地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美国海军也开始对朝鲜北部的东西海岸岛屿进行侦察袭扰和炮击。另外又从日本及美国本土增调部队到达朝鲜，加紧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此时“联合国军”在朝鲜第一线地面作战部队（不含后勤部队）已增加到6个军17个师又3个旅共约20万人。

这个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优秀生，被美国人称之为“战场上的风云人物”。他的侵朝计划看来比麦克阿瑟更高明一些，但那称心如意的计划，却已被彭德怀所识破。彭德怀早已预料到，当敌军在进攻受阻后，必然会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在我军侧后登陆，以达到占领全朝鲜之目的。根据这一判断，早在麦克阿瑟还未撤职之前，1951年4月6日，彭德怀即在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第五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专门研究和部署了粉碎敌人在中朝联军侧后登陆的阴谋，决定在4月下旬最迟在5月上旬对敌实施第五次大规模的反突击战役。

4月中旬彭德怀想继续诱敌再深入一步，但狡猾的敌人已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发现志愿军后续部队几个军的兵力已先后到达朝鲜前线。李奇微见势不妙，为免遭被志愿军反击而损兵折将，于是命令各路进攻部队逐步停止攻击，迅即转入暂时防御，并积极构筑工事，准备抗击中朝联军的进攻。至此，中朝联军与“联合国军”进行的长达两个多月的第四次战役，以歼灭敌军78000余人而告结束。而中朝联军将要对敌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这时已部署就绪，即将开始。

二十八、集中兵力，对敌大规模反击

自 1951 年的 1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对中朝联军来说，是极为艰苦困难的时刻。在横贯朝鲜半岛的战线上，一场激烈的敌攻我防的阵地争夺战，已持续了两个月。战士们在冰雪严寒的战壕中，在荒无人烟的高山上，在敌优我劣和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英勇拼搏，殊死战斗。成千上万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的山岗。

1951 年 3 月下旬，第一线中朝联军英勇顽强抗击，掩护了志愿军后续部队进入朝鲜。敌人自空中发现有大批新入朝的志愿军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向南开进到达朝鲜前线，判断志愿军可能要发起反攻，因此进攻速度明显减慢。此时中朝联军逐步后撤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继续阻击敌人的进攻。

彭德怀认为，现在新从国内入朝的 6 个军即将到达朝鲜前线，中朝联军地面兵力已占绝对优势，因此必须趁敌军在两个月的攻势中已很疲劳、伤亡人员尚未补充，后备部队还没到达朝鲜之前，对敌发起反击。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提出对敌反击的时机，应在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如待敌人从美国和日本调来增援部队后再打，势必增加我军的困难。

1951 年 4 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

兵团、第三兵团共6个军已先后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的兵力准备参加对敌发起反突击战役。也就是对敌进行第五次战役。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在我军侧后登陆，占领平壤至元山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志愿军党委在彭德怀主持下，于4月6日在金化郡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第五次党委扩大会，研究部署第五次战役。参加会议的除先期入朝的9个军的领导人，还有刚从国内入朝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各军的领导人。同时还邀请了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金一等列席了会议。

会场设在上甘岭山坡上一个大矿洞里，由十几个炮弹箱垒成的会议桌摆在矿洞的中央。会议开始以前，彭德怀两眼环视坐在两旁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也许是看到又增加了两个兵团6个军的主力部队非常高兴，他面带笑容诙谐地说：“美帝国主义纠集了十几个仆从国家的军队组成了号称‘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其实我们志愿军也称得上是‘联合国军’。大家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先后汇集到朝鲜战场来了，有来自东北地区的，有来自华北地区，有来自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可以说我们一个兵团住的地区比它们当中的一个国家还大。大家来朝鲜之前，有不少同志是互不相识的，而且各军的作战特点、战斗作风和武器装备也不一样。可是为了打击侵略者，我们却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也可称为是‘联合国军’。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各个兵团和各军的同志一定要是真正的联合，不仅是形式上的联合，而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联合。现在我们已有15个军的兵力了，加上炮兵部队、铁道工程部队、运输部队、后方勤务部队、技术兵

种等，约100万人。这就要求我们在作战中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取长补短，团结一致。这样我们就能打败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

接着，彭德怀面对标满敌我双方兵力态势的地图，向到会人员简要介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与敌人进行的第一、二、三、四次战役的作战经过与经验教训，并对当前敌军攻势情况进行分析。他说：“敌人从1月底向我军阵地反攻以来，先后调集了6个军17个师又3个旅共20多万人，在近千架飞机加上坦克和重炮的支援下，连续向我军反攻，已自‘三七线’又进攻到‘三八线’附近，又重占了汉城。我军由于长期作战，未得到休整，加上正是寒冬腊月，冰雪遍地，气候寒冷，而粮弹被服在敌机轰炸下供应又十分困难，不得不逐步向北撤退。在朝鲜作战不同于国内，打美国鬼子不同于打蒋介石，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今天的战争。我们现在的战士是用两条腿来和敌人的摩托化部队比赛，你两条腿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敌人的坦克和汽车。所以，往往有些被包围住的敌人又乘车逃跑了。”

彭德怀继续说：“这次会议，主要研究部署下一战役，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的作战问题。我们现在是被迫后撤，下次战役我们要夺回战场主动权。围绕着这个重点研究作战部署问题和如何解决后勤运输问题。”他对当前敌情分析后说：“根据各方情报，现在敌人一面继续向北进攻，一面又从美国本土抽调两个师开赴日本，加速训练和装备了在日本的3个南朝鲜师，这说明敌人正在加紧进行在我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如果敌人这一阴谋得逞，我军主要供应线将被切断，会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为了粉碎敌军在我军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占领‘三九线’蜂腰部的企图，我们必须对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

突击战役，要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扭转目前的不利态势，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根据毛泽东主席对第五次战役提出的“要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的指示精神，会议重点研究了第五次战役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彭德怀在区分了各兵团各军和后勤部门的作战任务后，指示各军应立即加速囤积粮弹，赶修公路。为配合正面部队作战，彭德怀指示各兵团应该派出精干的战役侦察队，对本军担任的进攻路线、敌军部署情况进行侦察。彭德怀又反复要求各兵团各军对此次战役行动应严守秘密，注意防奸防特，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

对此次战役的指导思想，彭德怀在会议结束之前强调：“这次战役，必须采取战役分割和战斗分割相结合。我们必须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分割，大的包围迂回同小的迂回包围必须密切结合。要具体落实各种准备工作，如炸药、雷管、导火索、枪支、弹药，炮兵集结位置，各级掩蔽部等具体问题。粮食弹药，不可疏忽大意，越在困难条件下，稍有改善就是成绩。越遇到具体问题就越要小心谨慎，不要自以为有孔明的锦囊妙计，以为有几个预定方案就成功，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主动权，要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敌人有任何变化都能行。”彭德怀强调我们这次战役必须胜利，要准备消灭敌人五六个师，夺回主动权。有利的条件是：（一）熟悉地形。（二）我们是以逸代劳。（三）我地面兵力占优势。（四）这次各项准备工作都比以前好些。（五）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有以往各次作战的经验作基础。（六）有国内广泛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的鼓励和影响等。

彭德怀最后说：“后勤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武器弹药粮食供应要绝对保证，如果战士一两天没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也难以实现。所以这次战役如果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就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为便于指挥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司令部于4月8日夜在彭德怀率领下，分批乘汽车向伊川郡空寺洞转移，于4月9日晨到达空寺洞。空寺洞位于一座小山的顶部，原是一处有名的金矿，矿洞又深又大，由于战争的原故，现已停产无人。志愿军司令部就选择在这座矿洞内指挥第五次战役。彭德怀和过去一样，总觉得矿洞又潮又黑不能挂图，仍坚持住在山坡上的矿工工棚里。这是一排无人居住的木板房。作战室主任成普和参谋人员就立刻为彭德怀准备安排办公室。他们刚把彭德怀的行军床支起来，还未来得及打开行李包，办公桌椅也未安排就绪，突然两架美军飞机飞临空寺洞上空。敌机发现山坡上下有人在活动，便一前一后由西向东开始俯冲下来，成普和杨风安见势不妙，急忙把彭德怀推出木板房，迅速跑到附近的沟坎下躲避起来。他们刚刚跑出木板房后，一架敌机就朝木板房俯冲下来，咚咚咚……一阵巨响，雨点般的机关炮弹即对木板房周围射击。紧接着第二架敌机也俯冲下来，又发射了一连串机关炮弹。前后两次发射的机关炮弹都击中了木板房。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彭德怀仍坚定沉着，镇静自若。他连声对成、杨和警卫员大声说：“你们不要管我，都赶快去寻找邓副司令、洪副司令去，看看他们负伤没有？快去！”待敌机飞走后，他们返回彭德怀住的木板房时，都大吃一惊。不仅门窗被打得稀烂，彭德怀的行军床也被子弹打穿了4个洞，被子还在燃烧，脸盆、电话机也中了弹。

大家看到敌机逞凶的情景，都非常气愤，同时对彭司令员又一次安全脱险感到高兴，异口同声说：彭老总真是命大呀！这次又平安无事哟！事后大家又议论说：彭老总真是一员“福将”，过去在战争年代，曾多次临危脱险，真是老天有眼啊！而彭德怀面对烧坏的工棚，幽默地说：“美国飞贼的炮口打得真准，不过它并不认识我姓彭的，这间工棚却成了我们的替罪羊。它炸毁了工棚，我们还有保险洞，那就到矿洞里开会吧。”

二十九、毛泽东指示：“要消灭敌军数万人”

4月9日当天夜晚，在空寺洞山坡上一个阴暗潮湿的矿洞内，几支蜡烛闪闪发光，由几个弹药箱垒起来的会议桌上铺满了地图。四周坐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志愿军领导人，及作战、情报、通信、机要、卫生处处长。这是彭德怀根据第五次党委扩大会决议，部署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会议。

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现在第二番入朝作战的6个军即将到达第一线，届时志愿军将有11个军33个师和炮兵、高射炮兵、工程兵等部队，约70多万人，朝鲜人民军8个军团约8万多人，加上后勤部队、兵站、医院等，共约100万人参加第五次战役。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个大胜仗，要消灭敌军几万人。这是带决定意义的一仗。但我军供应情况尚未得到基本好转，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同时新入朝的部队尚无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敌情、地形也不熟，且准备仓促，这对作战将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议针对敌我现状，于4月11日对各军下达了“战役指导与战术思想指示”的电报，强调：“只要我军能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战役上把敌人东、西割裂，同时在战术上再把几大块分割为几小块，集中优势兵

力、火力，迅速分别歼灭，我们就一定能取胜。”该电同时又提出要求：“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必须周密准备，深入指挥，适时组织部队的机动与协同，积极组织对空防御，使部队敢于白天作战。”

4月12日彭德怀又电令各兵团、各军及后勤、炮指、工指并报军委称：“越过三八线之敌，似企图进占华川、涟川后短期喘息，整补再犯。我参战各军于15日即可全部进至集结位置，如敌继续北犯，我即于20日左右开始出击；如敌停止不进，我则于5月上旬再行出击，以便有充分时间进行休整补充……”4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他12日对敌情的判断和下一战役的作战部署方案。

4月中旬，敌人开始发现志愿军第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达前线集结后，除一部兵力在铁原、金化、金城方向继续缓慢进攻外，其余各路即停止进攻。彭德怀为了便于出击，决定再诱敌深入一步。4月15日又电令三十九军、四十军、二十六军主力于17日夜开始向预定进攻出发阵地逐步后撤，同时令其他各军向进攻出发阵地开进。

为了在第五次战役中大量消灭敌人，彭德怀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多次研究了毛泽东对第五次战役指出的：“我们计划在第二番部队到达后，于4月15日到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有利。”4月19日，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发出政治动员令，指出这次战役“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延长的关键”，号召全军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以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成建制的消灭敌人，争取每战必胜。”为了完成歼灭敌军数万人的战

役计划，彭德怀鉴于敌军主要兵力部署在西线，决定将志愿军主力全部集中于西线实施突击。东线敌军兵力薄弱，由朝鲜人民军在东线实施主要突击。

为了划分进攻区域，彭德怀将西线志愿军分为左、中、右3个突击集团。左翼突击集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三十九军、四十军，并配属炮兵4个团，从左翼突击。中路突击集团由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指挥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配属炮兵3个团，从正面突击。右翼突击集团由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并配属炮兵两个团，从右翼突击。东线则由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三军团、第五军团担任牵制美军第二师、第七师之任务，配合西线志愿军反突击。

4月21日，分路向北进犯的“联合国军”已被中朝联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高浪浦里、芝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而此时中朝联军各突击集团均先后到达进攻出击阵地，完成了战役展开。

彭德怀为了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指示，曾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多次研究部署各突击集团的歼敌方案。虽然中朝联军仍处于后方运输供应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参加第五次战役的中朝军队共约100万人，新入朝的第二番兵团和炮兵部队齐装满员，士气高涨。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因急于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同时又过高估计了我军的优势兵力，而忽略了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现状，特别是对刚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战术上已采取了新的对策估计不足。他为了执行毛泽东在此次战役中要消灭敌人建制

部队数万人的指示，对这次战役的部署和各军的攻击目标等方面“张口过大”，而且预计歼敌人数也过多。

彭德怀在4月21日亲自起草的、以联军司令部的名义给志愿军各兵团、人民军各军团首长并报军委和金首相的电报中称：“我春季攻势决以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南朝鲜军第一、五、六师3个师为目的，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南朝鲜军第六师、英二十七旅、美军第三师（欠1个团）、土耳其旅、英二十九旅、南朝鲜军第一师、第五师，然后集中力量会歼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在此电报中命令人民军第一军团强渡临津江，尔后经高阳向汉城攻击前进，占领汉城后担任该城守备。命令十九兵团以1个军经高浪浦里强渡临津江后，勇猛迅速地直插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然后协同人民军第一军团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对其它各兵团各军都明确规定了前进路线、歼敌目标和占领地点。该命令最后指出：“各部必须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采取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之退路，以求得干净彻底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

4月22日17时，中朝联军在西线以12个军的优势兵力，东线以两个军团的兵力，突然向敌军约200公里宽的防线发起了猛烈的反突击。各兵团、各军根据彭德怀21日15时命令中规定的任务，向敌防御纵深连续突击，发起进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防御后，主力乘胜插入敌人纵深，沿途打垮敌人5次阻击，进展顺利，先后歼灭美军二十四师和南朝鲜军第六师各一部。至23日24时，突入敌纵深30多公里，前出到“三八线”以南地区，胜利完成了志司赋予的

战役分割任务。

担任中央突击集团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由于刚从国内到达进攻出发阵地只有 10 天左右，各项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再加上没有和美军作战的实际经验，23 日突破敌人纵深后，受到美军第三师和土耳其旅顽强抵抗，进展困难。几经激战，只歼灭美三师一部。

担任右翼突击集团的十九兵团两个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进攻后，该兵团六十三军、六十四军歼灭了临津江西岸之敌，于 23 日凌晨突过临津江，并攻占了江南敌军几处要点，继续向英军二十九旅进攻。人民军第一军团于 23 日攻占了开城和长湍，各歼敌一部，随后继续向汶山发起进攻。

当西线中朝联军对敌发起进攻后，担任东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第三和第五军团为配合西线作战，根据彭德怀预先下达的作战命令，分别向杨口、元通里一线的南朝鲜第五师、第七师发起进攻。进攻比较顺利，先后歼灭了该两师各一部。

4 月 24 日，西线中朝联军全线向南发起进攻后，已全部抵达或越过“三八线”。左翼第九兵团乘胜分路猛烈突击，将美二十四师分别包围在永平、金谷、龟汀洞地区，但因炮兵在敌机轰炸下，没能适时跟随步兵前进，同时又因断敌退路的兵力不足，使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大部逃跑。中路第三兵团于 24 日晨在“三八线”附近包围了美军第三师一部，但是该敌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也突围南逃。右翼十九兵团六十三军 24 日歼灭了当面英军第二十九旅一部后，六十四军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但因配属的炮兵被隔在临津江北，该军既缺乏有效的炮火支援，又缺乏连续攻击的部队，因而再次攻击受阻。此时该兵团的第二梯队六十五军两个师已渡过临

津江，准备加强第一线兵力作战。但由于缺乏对美军作战经验，加之敌人火力又猛，该兵团5个师的兵力虽左冲右突，终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致使5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内，遭到敌人大批飞机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很大，严重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军二十九旅的作战方案。但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主力进展较顺利，24日由高浪浦里以西渡过临津江，向汶山、议政府、高阳之间地区发展进攻。东线人民军第三、五军团向杨口、元通里一线敌军进攻，歼灭南朝鲜军第五师一部，又在县里附近歼灭南朝鲜军第七师一部。

25日，中朝联军根据预先下达的作战命令，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左翼第九兵团向当面之敌美二十四师突击并歼其一部。中路第三兵团攻占敌防御阵地后，歼灭美军第三师一部。右翼第十九兵团根据彭德怀“迅速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的指示，继续向当面之敌南朝鲜军第一师和英二十九旅进攻，一举突破了敌人主阵地，先后歼灭了敌军4000余人。该兵团先遣支队已突入敌纵深25公里，对敌侧后已造成了威胁。

中朝联军3天3夜连续进攻，虽在加平地区打开了几公里的战役缺口，隔断了东、西敌人之联系，但因只有步兵武器和小型火炮作战，武器装备与敌相比悬殊太大，难以扩张战果。敌军则乘机速调英军二十八旅、加拿大旅、美军骑兵第一师等部，增强了加平地区的防御，使中朝联军难以向敌翼侧发展进攻，结果使几天的攻势形成平推，歼敌人数不多。此时彭德怀在指挥部里情绪有些急躁，坐卧不安。他对敌人如此顽强抗击和我军攻击能力不足感到意外，于是亲自给各突击集团打电

话，要求根据敌之特点应相机改变战术，继续歼敌。

彭德怀本来设想集中志愿军第二番入朝的 6 个军加上原在朝鲜的 5 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猛烈的突击，一举再将敌军打回“三八线”以南后，重新攻占汉城。但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已经掌握了志愿军在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只能利用夜间采取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的规律，而且志愿军战士只能身带 5 至 7 天的粮食，他嘲笑志愿军进攻的持续时间，不过是“一礼拜攻势”。因此在中朝联军开始进攻后，敌军就采取了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战术，其主力部队每天下午先撤退，留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作掩护。当志愿军利用黄昏发起攻击时，敌人的掩护部队即迅速撤退 20 至 30 公里后布成防御。当志愿军步行追击至拂晓停止时，恰好正暴露在敌人炮火控制之下，因被敌飞机和炮火杀伤而难以活动。

中朝联军经过 3 天 3 夜的攻击，迫使敌军于 4 月 25 日逐步撤至“三八线”以南的第二阵地继续抵抗。彭德怀对中朝联军开始几天的攻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感到意外和恼火，遂于 4 月 26 日就此次反突击战役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作战方案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称：“（一）据各方透露：美军 4 个国民警卫师（每师 18000 人）已调来日本，还有两个正规师 5 万人亦调来日本。另有南朝鲜的 3 个师 36000 人在日本训练，近有开南朝鲜讯。以上新到日本的敌军如确实，则共有 15 万余人。估计敌或以一部加强正面，同时有在我后方登陆的可能。（二）此役原拟于 5 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但各项准备均不充分。特别是粮弹准备不够，运输条件没有改善。十九兵团大

批新兵尚未进行适当训练，三兵团到达后7天即参加作战，时间仓促。三十九军、四十军连战数月没有休息，炮兵、坦克不能及时参战，空军参战时间更远。此次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空隙，武器装备绝优于我。敌在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激烈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3昼夜，没有达到迂回议政府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是有限的，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

(三) 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现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将更加明显。志愿军党委常委多次考虑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此我军主力目前不宜南进过远。我军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敌军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只要敌军一旦登陆成功，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部队即使打到釜山，亦最终不得被迫撤退。只有待其登陆后，诱其深入，消灭其登陆部队，粉碎其登陆阴谋后，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四) 估计目前敌登陆地点东海岸以通川、元山为主，西海岸以镇南浦、安州为主，如敌以10万人登陆，则可能东西海岸同时进行，如以5万人登陆，则只有一面进行。如敌很快登陆，我军虽有准备，但实际力量尚难以应付两面作战。

(五) 根据以上所述，此次我军拟在突破敌军抵抗后，即以1个兵团3个军及人民军第一、第五两军团共5个军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则以小部队监视袭击之，使敌后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消灭其登陆力量。

(六) 为应付万一，我必须立即修好熙川至阳德公路，以保障主要运输供应线。

(七) 为有效地消灭敌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深盼军委对空军加速准备，配合作战。以上妥

否请指示。”

从彭德怀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敌军两面登陆，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至元山一线后（即所谓“朝鲜蜂腰部”），将会使向南进攻的中朝联军受到严重威胁，会导致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为了推迟和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不顾当时各项战役准备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为避免两面作战，争取主动权，彭德怀决定提早发起第五次战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有些同志认为：这次战役打得太急，因十九兵团和三兵团分别在3月中旬和4月上旬才到达朝鲜，部队长途行军，还未得到休息，各项准备工作还不充分就仓促投入战斗，如再准备得充分一些，再迟一些日子打，战果会大一些。但是敌人的登陆准备工作是十分秘密进行的。敌人海军在东西沿海的活动是先侦察地形还是马上就要登陆，也难搞清楚。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为了粉碎敌登陆企图，争取主动，避免两面作战，决定提前对敌发动第五次战役，也是难以避免的失误。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彭德怀4月26日电报中请示的几个问题，28日复电称：“同意26日来电所拟作战方针及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的兵力部署，望即照此执行……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及在此以前的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使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于被动……”

中朝联军依据原定作战计划，于26日继续向敌纵深发展

进攻。至 28 日，右翼集团第十九兵团攻占了梧琴里、白云地区；中央集团第三兵团攻占了自逸里、富平里地区；左翼集团第九兵团攻占了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东线人民军金雄集团在麟蹄以南地区，以积极动作钳制了当面之敌，配合了中朝联军在西线的作战。自 4 月 28 日，敌军主力被迫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将美骑一师也调到汉城，并组成了密集的火网，企图诱中朝联军攻汉城时，给以大量杀伤。彭德怀鉴于西线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遂于 4 月 28 日命令西线主力停止进攻，派一部兵力逼近汉城，一部逼近汉江，一部渡过昭阳江，均与敌保持接触，以掩护主力暂时休整，准备转移东线进行新的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即告结束。

中朝联军连续 7 天之内共歼敌 23000 余人，但因装备太差，致使被包围之敌大部逃走，没有消灭美军一个整团的战例。李奇微在回忆这次战场的情况时写道：“中国人在切断了汉城以东的主要公路后，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又着手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

李奇微在描述中朝联军的攻势时，又写道：“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

半岛全线展开了。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出动坦克作战，但是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即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他们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离炮弹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就连“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不得不倍加赞赏。但遗憾的是当时志愿军既无空军和坦克的支援，又无重型火炮的配合，仅仅依靠步兵冲锋陷阵，往往因无炮火支援掩护使攻势不力而受挫。本来，有些被包围的敌人是可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但敌军全部是摩托化快速部队，又有空军、坦克和重炮的支援，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敌人突围逃跑，无力截断敌人退路。因此这次攻势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

三十、转移兵力,向东线出击

中朝联军经过第一阶段的攻势后,西线左翼集团向南前进了50多公里,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使整个战线形成了由西南逐渐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斜线态势,造成了防守在东线的南朝鲜军第三、第五、第九等3个师侧翼暴露。这时彭德怀判断美军主力集中于汉城周围,决心死守汉城,志愿军因无空军和重炮支援,装备太差,难以攻击成功;而东线南朝鲜军几个师战斗力较弱,比较好打。他随机应变,决定立即向东转移兵力,4月28日24时,急电致三兵团、九兵团称:“我下一战役拟以宋、陶(九兵团)和陈、王(三兵团)两兵团隐蔽东移,从杨口、自隐里之线向东南突击,求得歼灭南朝鲜军两三个师及美七师之一部,但这一行动必须十分隐蔽。请你们详细研究部署之。”彭德怀改变战役决心后,担心敌人发觉志愿军向东线转移兵力而采取相应措施,为迷惑与钳制西线敌军,29日又急电致十九兵团及人民军第一军团称:“西线敌人美、英、土军共8个师集结于汉城周围及汉江南岸,企图诱我攻城给我杀伤。为迷惑敌人,请人民军一军团在汉城下游汉江北岸作渡江佯动,并以小部队向当面之敌袭扰。十九兵团在汉城以东汉江上游同时实施渡江佯动。三十九军主力南渡

昭阳江，进至春川、洪川间，以掩护我第三兵团第九兵团下月初从东线出击消灭南朝鲜两三个师。此电望严守秘密，切不要下达并阅后焚烧。”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中朝联军主力已集结休整待命后，为了查明联军动向，自4月30日开始以一部兵力即向中朝联军阵地反攻。此时，敌人又判断联军可能向中部战线发动新的攻势，遂即调整兵力在中线转入防御。5月6日，彭德怀召集临时党委会。他对中朝联军第一阶段作战中各级干部在指挥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战果很不满意，提出要争取主动权，将主力向东转移，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于是当天22时，以中朝联军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邓华、副政委朴一禹的名义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决定以志愿军第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之南朝鲜第三、第五、第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十一师。命令决定中集团之第三兵团应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队的联系，阻击美军第十军不得东援；西集团之第十九兵团应积极迷惑和牵制当面之敌，配合东线作战。命令要求各部于5月10日以前带足粮弹，于9日或10日夜间向攻击准备位置开进，限于14日拂晓前集结完毕，定于15日或16日黄昏开始攻击。

由于中朝联军在第一阶段中攻击不顺利，战果不大，彭德怀为争取在第二阶段歼灭更多的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兵力，寻机歼敌。他已连续几天寝食不安。他和联军司令部成员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后，于5月11日，又对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方案和意图，给各兵团各军下达以下命令：“（一）西路第十九兵团要积极牵制敌人，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二) 中路第三兵团、东路第九兵团要迅速组织开进，切实隐蔽我军企图，严防被敌发觉我军东移；(三) 能否全歼县里地区 3 个南朝鲜师的关键，在于各军、师是否按时插到预定的合钳位置，迅速达成两翼迂回，层层包围。为此，必须选择坚强部队和得力干部，担任钳击先锋的任务；(四) 要敢于使用主力猛插，坚决反对尖兵战术，要集中力量钳击合围。各级指挥员应靠前一至两级深入指挥，并应及时报告敌情和自己的位置。”

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和中朝联军司令部的指示，志愿军第三兵团、第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等领导人，于 5 月 8 日晚和 9 日在第九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了联合作战会议，明确了各军的作战任务、攻击目标。考虑到朝鲜人民军新兵较多，特别对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分工，这是中朝联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为了配合东线中朝联军作战行动，彭德怀又命令位于西线的志愿军十九兵团和人民军一军团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对当面敌军阵地积极出击，不断袭击敌人，采取小部兵力以迂回汉城和渡江南进的姿态，迷惑和牵制敌人。

中朝联军利用敌人尚未准确判断我军动向时，遵照彭德怀的统一部署，即从 5 月 9 日开始，挥师东移。志愿军战士穿过高山峡谷和丛林密布的小路，到 15 日各军相继隐蔽地进入春川至兰田间的北汉江和昭阳江两岸地区。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亦同时进占麟蹄及以东地区，按时完成了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为了争取战役第二阶段更大的胜利，各部都作了周密的攻击计划。

5 月 16 日傍晚，当太阳刚刚落入地平线后，在东线战场上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共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优势兵力，一齐出动。乘东线南朝鲜军几个师位置突出和翼侧暴露之机，中朝联军并肩作战，采取钳形迂回的战法，按照预先作战方案，向县里周围地区的南朝鲜军第三师、第九师实施钳击合围。

5月16日晚，中朝联军在东线围歼战役开始后，彭德怀一直昼夜坚守在指挥部里，不断收到来自前线围歼敌人的电报。他深怕这次战役行动被敌发觉后逃跑，两眼盯着地图，用手比来比去。随后他在半夜里即5月17日1时，又亲自起草以他个人名义给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金雄和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电文，该电如下：

“金雄、时轮同志：此战役第一阶段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将美军调到春川至汉城线，使我在第二阶段中有机会以消灭南朝鲜军为主，因此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贯彻多消灭南朝鲜军的精神，即孤立美军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必须贯彻大胆迂回与分割包围，以达全歼敌人的作战思想。应利用天候和敌人混乱时，不放松白天作战的任何机会，并须配以适当战斗部队，认真搜索溃散之敌和武器弹药，预祝你们胜利。”

彭德怀的电报对两位前线指挥员鼓舞很大。中朝联军密切配合，17日上午即将南朝鲜军第三师和第九师退路切断，在中朝联军密切协同攻势下，迅即对县里之敌形成合围。惊慌万状的敌军混乱一团，毫无防守之力，迅速溃散，企图向东南方向突围逃窜，但此时退路已被切断。中朝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19日，将南朝鲜军第三、第九师两个师大部歼灭。并缴获了该两师的全部重装备，共歼敌

17000 余人。部署在中路的志愿军也同时发起攻击，歼灭了美军第二师两个营和法国营大部及南朝鲜部队一部，有力地牵制了当面之敌美军第七师，使其不能东援。

中朝联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部署在西线的第十九兵团 3 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于 5 月 16 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攻，对敌军阵地积极攻击，伪装成迂回汉城和渡汉江南进的姿态，以迷惑牵制敌人。这是彭德怀预先部署的妙计，果然奏效。当人民军第一军团派出一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时，“联合国军”十分慌乱，立刻调动兵力迎战，确实被人民军向汉城佯动所迷惑。敌人连声惊呼：“汉城正面临着第三次危机。”（注：汉城 1950 年 6 月 28 日被朝鲜人民军攻占，1951 年 1 月 4 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占。）人民军的佯动有力地配合了东线中朝联军的作战行动。

中朝联军在东、西两面互相配合作战后，李奇微 5 月 20 日发觉志愿军主力已东移，为了减轻中朝联军对东线之敌的压力，命令西线美军 3 个师及 3 个旅开始向西线志愿军十九兵团阵地发起进攻。在敌猛烈攻击下，十九兵团各军遂逐步转入防御。此时，美军第十军主力已沿战线向洪川方向逐次东移，美军第三师也自汉城东南文德迅速东援。敌军是摩托化部队，速度甚快。西线至东线 150 多公里的距离，援敌不到一天就全部到达，5 月 20 日堵塞了中朝联军的战役缺口。此时南朝鲜军第八师亦由大田调平昌、堤川，已建立了纵深防线。于是敌人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再次阻止了中朝联军攻势。

中朝联军在 1 个月之内，已连续进行了两次作战，部队已极度疲劳，伤亡未及时补充，且粮弹消耗将尽，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彭德怀于 5 月 21 日 23 时致电毛泽东并高岗称：“以前

各役携带5天粮食可打7天仗，因就地可筹借部分补充之。现在携带7天粮食，只能打5天仗，因在战斗中消耗，就地不能筹补。现洪川之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作战部队无法运输接济，而美三师东调后堵塞了洪川、江陵间缺口。第五次战役西线出击伤亡3万，东线出击伤亡1万余。1月之内进行了东、西两次作战，部队相当疲劳，需休整总结经验。现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近，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一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军的师、团建制，敌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妥否盼示。”

毛泽东收到此电后，深感如再进攻，确有困难，当即于5月22日复电称：“德怀同志：21日23时电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中朝联军司令部根据毛泽东复电指示精神，命令部队于5月22日开始停止对敌攻击，分批向北后撤休整。中朝联军就此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第二阶段共歼灭敌军23000余人。

在中朝联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之前，从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彭德怀的战役决心，都设想要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数万人。但是为什么没有歼灭敌人几个师就收兵后撤呢？这对彭德怀来说，应称之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军武器装备太差，无制空能力，在美机狂轰滥炸之下后勤运输方面发生了严重困难。朝鲜半岛东西两面临海，地形狭长，河流纵横，由北向南就只有那么几条路。由于敌机终日轰炸，道路桥梁随修随炸，大批车辆沿途损坏，使我军对第一线作战部队的粮弹供应极为困难。每次进攻，战士们主要是靠两条腿和随身携带的粮弹作战，最长只能

持续1个星期（这次战役第一阶段自4月22日至28日，第二阶段自5月16日到21日，均未超过一星期）。在当时敌我装备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在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忍饥挨饿，前仆后继，已经发挥了高度的作战积极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志愿军战士再勇敢不怕死，也难以抵挡敌人的炸弹和炮弹。因这不是运动场上的对等较量，而是用肉体 and 鲜血与敌人炸弹拼搏。敌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回忆此役第一阶段志愿军进攻时的情景写道：“在阻止中共军队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4月22日到29日一周内，联合国军的飞行员执行了7420次飞行任务；我军的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中朝联军在敌人猛烈炮火的杀伤下，在断绝粮弹的情况下，已无力继续攻击。因此彭德怀不得不忍痛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后撤休整。

三十一、供应困难，后撤休整

5月22日10时，以彭德怀为首的中朝联军司令部根据毛泽东的复电，给志愿军各兵团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发电称：“目前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供应不上，且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发展攻势歼敌时机已失，为此各部停止攻击，结束第五次战役。主力按21日电指定的集结位置休整，待机再战。”对于各军从现地后撤休整时可能出现敌人追击的不利情况等问题，彭德怀的电报指示也作了周密的安排。

为了防止在中朝联军后撤时被敌人尾追北进，彭德怀于21日致电第三兵团、九兵团、十九兵团、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并报军委和金日成首相的电报中，明确规定各兵团后撤时要留1个师至1个军的兵力阻击监视敌人，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和消耗敌人。以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之线以北地区，进行休整。

彭德怀在规定了各兵团和各军团后撤路线及休整集结地区后，仍不放心，又于5月22日急电指示各兵团各军称：“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在我军进攻停止后，往往利用其高度机械化条件，对我进行‘磁性战’（即紧随我军追击），企图消耗疲劳

我军。在我军北移休整时，敌军会尾随我军北进是肯定的。但敌进攻速度的快慢情况，则以我军实施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此次北撤时，我军最后抵抗线，亦即原第五次战役反攻发起时的阵地线为限。”

为了避免志愿军在转移时部队呈现拥挤，彭德怀同时命令担任第三兵团预备队的三十九军和十五军提前于22日黄昏转移。至此，中朝联军对敌人发起的第五次进攻战役，即于5月22日结束。

中朝联军根据彭德怀命令开始主动向北后撤转移，这本来是胜利回师的行动。李奇微此时发现中朝联军北撤后，抓住中朝联军已十分疲劳和粮弹补给十分困难的机会，立即纠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所谓“特遣队”为先导，于23日清晨开始对中朝联军采取多路反扑跟踪追击。其进攻路线主要是沿着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的公路反攻。

志愿军有些部队指挥员对敌军如此迅速地采取这种规模、这种新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因此对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以致在转移时没有按照中朝联军司令部的规定，在后撤时很好地组织兵力控制要点和公路，没有严密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造成在转移时全线出现了多处空隙，让敌军“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因而在后撤转移初期，有些部队被敌军隔断，处境困难。特别是六十军所属一八〇师在转移后撤时遭到敌人的割裂，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

5月25日，一八〇师抢渡过北汉江后，又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断在汉江以北的北培山、驾德山、梧月里地区，此时该师电台即和军部失去联系。彭德怀得到第三兵团报告后，立即电

令该兵团副司令王近山速派六十军一八一师和一七九师前去救援。但第三兵团司令部在后撤转移途中，遭到敌机轰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六十军军长韦杰对派部队救援也不积极，措施不力。虽先后派出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两次出击接应一八〇师，都因救援兵力过少，军与师之间通讯中断，对敌军机械化部队难以攻击等原因，未能与一八〇师取得联系。5月27日，一八〇师因受敌军坦克和炮火封锁，伤亡较多，许多战士因无粮充饥，行动困难，无法继续作战。此时该师师长右倾动摇，没有领导组织部队分批突围，而是惊慌失措，采取毁掉电台，烧毁密码，让战士各自突围的办法。但许多战士由于连续作战，极度疲劳，自带的干粮早已用尽，无法突围，只好吃野菜挖树根充饥。全师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彭德怀接到第三兵团的报告后，非常着急，亲自起草电报，命令六十军和十五军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救援一八〇师。但因敌机轰炸，通讯联系中断，前去救援的部队又行动不积极，措施不力，致使该师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彭德怀自从接到一八〇师被割断的报告后，昼夜不安，非常焦急，一再给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打电话和发电报，命令他立即组织部队救援。他得知一八〇师的战士们因饥饿而吃野菜和树根，以致大批中毒死亡时，心情十分沉重。他手拿话筒含着眼泪痛骂第三兵团和六十军的领导人对战士的生命毫不负责，是最大的犯罪行为。他在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室，几天几夜守着电话机，既担心敌军乘隙再突过“三八线”，又担心志愿军伤亡过大，影响下次作战行动。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回忆说：“当一八〇师因被敌军隔断，遭到严重损

失时，我正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布置支援前线的紧急任务。彭司令急忙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乘车赶回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他说有重要事情发生。当我回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时，已是半夜两点钟，我急步走进彭司令住的矿洞。洞内燃着几支蜡烛，彭老总恰正在洞内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我看见他只穿着一条短裤，打着赤膊，满头大汗。他已连续两夜未睡，看见我来到他面前，就生气地对我说：六十军出问题了，那个军的一八〇师已同军部、兵团部和志司都失去了联系，用电台怎么也联络不上，派部队去救援，也未找到，该师的处境一定很危险，你看有什么办法联系？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在往后撤，敌军正在跟踪追击，如果一再联系不上，就发生问题了。彭总立刻果断地说：一定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白白的丢下不管，第三兵团和六十军的领导都是迟疑不决，不积极想办法，联系不上就干等着，不积极派人去找，把好几天时间都耽误过去了，哪有这样的指挥员？彭德怀对一八〇师遭受不应该是的损失，极为愤怒。当他知道该师师长只率领少数指战员突围回来，大部分指战员伤亡、饿死或被俘后，他愤恨地要把师长立刻军法惩办。

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军在1个月之内，对西线和东线的“联合国军”连续进行了两次作战，虽歼灭了敌军82000余人，但并未实现彭德怀战役前的预期效果。客观原因是敌我武器装备十分悬殊，在朝鲜半岛的特殊地形情况下，中朝联军想一次战役消灭美军几个师或1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是非常困难的。而新入朝参战的6个军又都缺乏对美军作战的实战经验。所以这次战役没有消灭美军1个整团的战例，没有实现彭德怀预先设想要消灭敌人几个师的战役决心。

这次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上的原因是战役的指导思想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打得急了一些”。当时根据敌人已增兵到日本，敌舰又在东西海域频繁活动等征候，判断敌人可能在我军侧后登陆。因此急于想破坏敌人登陆行动，而忽视了志愿军新入朝的几个军刚刚集结完毕，对敌情地形还不熟悉，只进行了必要的临战准备，且粮弹储备也不足，就对敌发起了攻击。

（二）“打得大了一些”。这次战役的企图和歼敌方案张口大了一些。由于参加这次战役的中朝联军有 15 个军的兵力，地面兵力占绝对优势，因此在预定歼敌目标张口过大，提出“这次战役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主观上想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几个整师的建制，大量歼灭敌人扭转朝鲜战局。但在敌我技术装备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客观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三）“打得远了一些”。由于战役企图较大，因而对敌军阵地进行了较深远的突击，这与当时志愿军的后方运输能力是不相适应的。因为这时敌军拥有各型飞机 1000 多架，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轮番轰炸，道路随修随炸，很多粮弹物资运不到前线，大批伤员难以运回后方，影响了部队的机动作战。特别是在我志愿军停止攻击向后转移时，敌人即以摩托化部队反扑，形成志愿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伤亡较大。

彭德怀对第五次战役的部署是根据敌军的态势和战术特点，采取了以一部分兵力直捣敌人战役纵深，将敌军割裂为东西两大部分，而集中主力对预期歼灭之敌实施两翼迂回，多钳合击，同时结合正面突击和战术上分割包围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首先集中主力在西线实施进攻，对

西线之敌以严重打击。当敌军退守汉城及汉江、昭阳江南岸建立了新的防线时，志愿军果断地停止了在西线的进攻，抓住东线敌军已突击的有利时机，迅速转移主力对东线南朝鲜军进攻，因而又取得了在县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三、第九师大部的胜利。当敌人已在全线构成了新的防御阵地，我军的物资供应又发生了严重困难，主力难以进攻敌军阵地时，彭德怀毅然决定停止进攻，命令部队向北转移休整。并根据敌人的战术特点，及时规定了转移中对敌防范的措施，在这些重要关节上所采取的战役指导措施都是正确的，体现了他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党委为了及时总结此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决定尽快召开一次各作战部队领导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以鼓舞士气，总结教训，提高斗志，以利再战。

在中朝联军与敌军双方战线相对稳定之后，6月25日，在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兵团司令和副司令、各军军长和政委，志愿军后勤部门和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也派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主要由彭德怀总结第五次战役发生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他说：第五次战役的主要收获是粉碎了敌人的登陆计划，歼灭敌军82000多人，将敌人阻止在“三八线”附近，扭转了中朝联军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稳定了战场局势。所以对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应有正确的认识。但是经过第五次战役实践，使我们的头脑能够清醒的面对现实，在目前敌我装备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要想一口吃掉敌人几个师，一下子打到釜山、大邱，甚至把敌人赶下海去，这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目前迫切的问题是必须树立持久作战思想，加

速改善我军装备，立足于打小歼灭战，逐渐削弱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彭德怀总结时又说：“第五次战役从开始出击，到最后北撤转移休整，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收场没收好，许多部队吃了苦头，主要是对敌人那么快地实施大规模的追击反扑估计不足。这次战役，中朝联军虽然歼灭了敌人 82000 多人，但我军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伤亡逃散人数比歼敌人数还多，约有 85000 多人，教训很深刻。主要是在后撤转移时因疏忽大意吃了一些亏。”

彭德怀在讲到六十军一八〇师受到严重损失时，他让六十军军长韦杰站起来。他两眼一瞪，神态严峻，怒气冲冲地大声说：“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像个军长的样子吗？志愿军总部给各军下达的后撤转移命令中明确规定了对敌人尾追的防范措施，你们不根据各师所处的具体位置，提出后撤方案和防范措施，而是不动脑子，照转电报。你们为什么不把各师转移方案安排好？你们那个一八〇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当时一八〇师并没有被包围，敌人的坦克汽车就是从他们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像他们那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你们不认真分析敌情，既不考虑全师指战员的命运，又不采取积极救援措施。一八〇师的干部只顾自己逃命，丢下战士不管，让战士各自突围，使一八〇师几乎全部损失，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耻辱！像你这样的军长应该军法审判！”

彭德怀气得脸色发紫，两手发抖，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参加会议的军长政委们个个低头不语，谁也不敢出面劝说。这时

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也不敢站出来劝说。幸而新到任的志愿军副司令陈赓也参加了会议。他是个老资格战将，也敢讲话。陈赓见此紧张气氛不能再持续下去，于是慢慢站起来说：“彭总，大家肚子都饿了，该吃饭了吧！”彭德怀看了陈赓一眼，还紧绷着脸，直盯着韦杰，停了一会生气地说：“好吧，吃饭！”

由于各军的工作还十分紧张，这次会议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了。彭德怀的怒气仍然久久没有平息下来。事后不久，六十军军长韦杰被免职，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纪处分。

中朝联军自4月22日至6月10日对敌发起反突击的第五次战役，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妄图在中朝联军侧后登陆，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在第四次战役中所处的被动局面，并使新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认识到要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不得不命令“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指示：“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向朝鲜共军司令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1951年6月30日，经过一年的激烈战争之后，和平的曙光开始出现在朝鲜半岛。当天日本东京时间上午8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广播了建议举行和平停战谈判的声明。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回电答复李奇微称：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7月1日，适逢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祝大会。恰在这时，第五次战役刚结束不久，因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歼敌战果不理想，特别是个别部队损失较大，有的同志原以为战争时间可能缩短，这时情绪受到影响。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要求彭德怀在总部机关纪念党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结合朝鲜战场形势，讲讲如何纪念党的生日。

第二天，彭德怀在志愿军总部机关纪念大会上，结合当前朝鲜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30年不平凡的斗争历程，从陈独秀、王明讲到张国焘等掌权时发生的左、右方面的错误路线，使党和中国革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受到很大损失。最后着重讲了毛泽东思想。他说：“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在讲到朱德总司令时，他说：“朱总司令宽宏大量，是党内最大的好人。朱总司令说过我们党内的同志只要没有私心，事情就好办了。朱老总就是我们党内最没有私心的人。”

在讲话中，彭德怀还联系抗美援朝实际，说明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武器装备也千变万化，我们不能用老的那套作战经验，来对付现代化的新型战争。他说：目前我们的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所以我们要研究对付敌人的战略战术，单靠勇敢还不行。每个共产党员要开动脑筋，总结经验，在战争中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起模范作用，要经得起挫折，经得起考验。他最后讲到了第五次战役时，深有感触地说：“第五次战役我们虽然吃了点亏，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我军打掉了敌人的登陆企图，打出了一个停战谈判。”他特别强调：美国的战争政策难以改变，我军指战员必须提高警惕，切不可因和谈而松懈斗志。

三十二、“零敲牛皮糖”的新战术

经过“联合国军”和中朝联军双方充分协商之后，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终于在开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朝鲜战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谈判开始，彭德怀就预计到停战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说：“要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明确向部队提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有幻想。”7月2日22时，彭德怀又电示各兵团、各军及人民军首长称：“……敌虽急于求和，但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可能玩弄种种花招与欺骗阴谋。我全军必须高度警惕，不准丝毫松懈。望转饬所属加紧备战工作，对进犯之敌予以沉重打击，须知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才能换得和平，也惟有持久作战的充分准备，才能获得较速的胜利，望各级首长深刻体会，坚决执行之。”随后，彭德怀又收到毛泽东7月2日来电指示：要求部队“极力提高警惕，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降，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

其打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志愿军党委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第一线部队即开始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这时双方战线已相对稳定，因此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确定在作战形式上改为“以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即积极防御与短促出击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在作战指导思想上，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就是以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

从此，中朝联军开始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长期斗争。根据当时朝鲜战场客观形势的发展和转变，中朝联军也由过去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以依托工事为主的阵地战；并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相结合的形式。

1951年7月10日，双方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形势一度趋向缓和。敌我双方只有小部队进行的前哨战斗。美方的行动方针是：在谈判期间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根据谈判进展情况，如有需要，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攻势。这时“联合国军”在第一线共部署了14个师另两个团的兵力，中朝联军在第一线共部署了11个军的兵力。双方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均利用相对稳定的时机，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美方虽然经过五次战役后，在军事进攻方面已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不得被迫求和，但又不会改变其侵略者的本性。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便采取了拖延政策，先是因中朝方面拒绝美方派新闻记者参加为由，后又拒绝了中朝方面提出的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因而使谈判趋于僵局。

美方为了配合其在谈判中实施的政治压力，于是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紧接着就开始出动大批飞机对中朝联军后方交通线和军事目标以及平壤等地大规模轰炸，企图在心理上给中朝方面施加压力。果然自7月26日开始，美军第二师即在东线猛攻人民军第二军团的防御阵地，在其它地段敌人也不断的以小部队出击。恰在此时朝鲜半岛连降暴雨，特大洪水冲毁了许多公路和桥梁，使中朝军队物资供应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敌军便趁机于8月18日向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防御阵地发动了称为“绞杀战”的夏季攻势和空中攻势。

在“联合国军”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彭德怀即于8月19日对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对敌反击作战的预备命令，为了在军事上给敌以打击，准备向涟川、铁原、金化一线敌人防御阵地出击。此时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奉命于8月23日宣告停止谈判。但由于当时山洪暴发，公路、铁路多被冲塌，后方运输大部停止，粮食已发生困难，因此改为只对敌军实施战术反击，以配合谈判。这次美方发动的夏季攻势，先后使用了美军两个师和南朝鲜军5个师兵力，目的是夺取东线由朝鲜人民军防守的突出部阵地，企图将“联合国军”防守的中部战线取齐，以改善防御态势，防止中朝联军发动战役反击。“联合国军”在东线对朝鲜人民军阵地发动的猛烈进攻，遭到朝鲜人民军英勇顽强的抗击。战斗异常激烈，有的阵地双方反复争夺十余次之多。朝鲜人民军在中朝联军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下，连续奋战十几天，至8月31日防御作战第一阶段，共毙伤俘敌24000

余人，而敌人仅突入人民军阵地 2 至 6 公里。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朝鲜人民军英勇抗击而遭受惨重伤亡后，为了挽回败局，迅速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又于 9 月 9 日开始集中兵力，转为重点进攻。在朝鲜人民军英勇抗击下，“联合国军”伤亡惨重，虽占领了部分朝鲜人民军阵地，但每占领一段阵地，每攻占一个山头，均付出了很大代价。激烈的战斗直到 9 月 18 日，“联合国军”遭到人民军坚决抗击，被歼灭 22000 余人后才被迫停止了进攻。至此，“联合国军”对东线发动的夏季攻势，终于被朝鲜人民军所粉碎。

当“联合国军”在东线发动夏季攻势，向朝鲜人民军猛烈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志愿军根据彭德怀的命令，为了配合东线人民军作战，将战线向前推进，开始对敌第一线部队发起小规模战术反击。攻占了敌人许多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改善了志愿军中部战线平康地区的防御态势。

中朝联军自 8 月 18 日至 9 月 18 日，为粉碎敌人的夏季攻势，英勇奋战一个月，在全线共毙伤俘敌 78000 余人（内美军 22000 余人），而“联合国军”仅在东线突入中朝联军阵地 2 至 8 公里，占据了 179 平方公里土地。

就在“联合国军”还在进行夏季攻势之时，彭德怀认为敌人趁我军进行休整补充之机和因山洪暴发供应困难的情况，依靠其空中和地面炮火的优势，仍会继续发动进攻。因此，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于 9 月 4 日至 10 日召开了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指出：由于敌人还相信他们的装备占优势，还不愿意放弃战争政策，因而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我军必须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必须加强作战准备，提高联合兵种作战的水平，各军要学会阵地攻坚

和阵地防御战，在防御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应采取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阵地攻坚中，应对突出部之敌，进行小型攻坚战，必须稳扎、稳打，求得每次歼灭美军1个连至1个营，以取得攻坚作战的经验。同时决定加强第一线和第二线阵地防御工事，并立即构筑东西海岸纵深的工事，防止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彭德怀与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后，决定分别组成东海岸和西海岸中朝联合指挥所。东海岸指挥所由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兼任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长任副司令员；西海岸指挥所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第四军团长任副司令员。两个指挥所均由中朝联军总部下达作战命令，分别指挥东、西海岸的反敌登陆作战的行动。

“联合国军”为了配合在停战谈判中所提出的无理要求，企图以军事进攻压迫中朝方面让步。经过调整兵力充分准备之后，又于9月29日开始向中朝联军阵地发动了秋季攻势，其特点是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术。首先向西线志愿军阵地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位于“三八线”以南由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地区。

此时中朝联军第一线阵地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已开始挖坑道式的掩蔽部。“联合国军”在大批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采取了多梯队的轮番攻击。但中朝联军依托坑道掩蔽部，英勇抗击敌人的攻势，有些阵地反复争夺，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在阵地防御中已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

彭德怀发现在敌人飞机和火炮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坑道工事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于是他指示志司召开

现场会，在全军推广。坑道工事由开始时的单人防炮洞，逐渐连接成两个出入口的坑道体系，但因坑道口易被敌机发现投弹和施放毒气弹而遭到意外损失，彭德怀又向全军提出：“（一）坑道工事在不影响抗力的原则下，应尽量多开几个洞口及通气口，并尽量利用自然景色的物体加以伪装和挖假坑道口。（二）坑道出入口应设备一至二层帘子或门板，洞口内通道应多拐弯成弯曲形，即成为马蹄形坑道，以防敌机轰炸和毒气侵入。（三）加强洞口的抗力。（四）在坑道内应储备些水、棉花及其它防毒设备。”彭德怀对坑道防御工事所起的作用倍加赞赏。后来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朝联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利用坑道与进犯之敌进行了激烈战斗。战至10月22日，由于中朝联军英勇阻击，完全粉碎了敌人对西线发动的秋季攻势。英国路透社记者自前线报道说：“中国军队的战斗技术与效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联合国军要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取得一点点的进展……”中朝联军经过1个月的秋季防御作战，共毙伤俘敌79000余人，“联合国军”以如此重大的伤亡代价，才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467平方公里。

这时，适逢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将近一周年，毛泽东主席为了鼓励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争取更大胜利，特以中共中央名义，亲笔给志愿军党委写了一封慰问信。原信如下：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9月22日的电报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

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金，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10月14日

由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损兵折将，被歼灭157000余人，仅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640平方公里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中朝联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在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第三天，即10月25日，“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开始在谈判的新地址板门店，再次举行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由于美方对军事分界线仍坚持让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要把开城

划归他们，又使谈判处于僵局。在此情况下，为了对美方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决定第一线各军乘敌疲惫之际，利用坑道工事，“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适当火力，举行局部战术反击，每次以消灭敌之1个连至1个营为目的”。此后，部署在第一线的志愿军各军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各自开展了小规模的前沿战术反击，也就是“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股一股的消灭敌人，达到逐渐向前推进与敌接触线之目的，为以后对敌大规模反击创造了条件。

三十三、荣获朝鲜政府一级国旗勋章

1951年10月2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并决定派以金科奉委员长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来志愿军司令部授勋。

彭德怀接到朝鲜方面关于授勋的通知后，一再表示不应该给他授勋。他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不应给我，勋章授给那些战斗英雄们，我这个司令员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为了这件事，彭德怀专门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他不应该接受勋章的意见。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应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接受勋章。

10月25日晚上，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矿洞内，隆重举行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首先由金科奉委员长致词。他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和政府，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朝鲜人民最艰苦困难的时候支援朝鲜的正义战争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由彭德怀将军率领英雄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接着金科奉委员长将一枚金光闪闪的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胸前，全场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又给到会的战斗英雄授勋。随后彭德怀致词。他首先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对朝鲜政府和人民给予的支援和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朝鲜政府和人民给予他本人的最高荣誉。他强调说：“我只是在后方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工作，荣誉和功勋应该归于那些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朝中人民军队的英雄战士们……”在隆重的授勋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晚会。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纪念日。

这天晚上，彭德怀胸前挂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大勋章，但他心情不安，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枚一级国旗勋章不应该授给他。他说他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接受勋章的。他手里托着勋章，说：“这种勋章授给我不合适，如果论功行赏的话，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他们两人都是为志愿军搞后勤的，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10月25日前后，志愿军各部队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活动，纪念入朝作战一周年。由于一线阵地普遍开展了以坑道工事为主的防御体系，中朝军队第一线各军按照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普遍开展了小分队突击活动。在敌人经常出没的地区，采取夜袭、伏击的战术，对敌实施“速打、速撤、抓一把”的手段，成班、成排的歼灭敌人，有时也根据情况采取“打了不

撤”的战术，吸引敌人离开工事反扑，中朝军队集中炮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彭德怀对群众创造的这些战术十分欣赏，于1951年11月2日通报全军：“当我军攻占一地时，估计敌人必反击，应乘此时机大量杀伤敌人，甚至将其全歼。因此，在我攻击时，就必须充分准备打击敌人反扑计划。应估计我反击得手后，敌将报复，此时敌兵力火力可能较第一次反击时加强，因此更应调集预备队加强火力，准备再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达到巩固我军阵地并大量杀伤敌人之目的。”

中朝联军根据当时战场客观形势而采取的战术转变，是歼灭敌人的有效方法。后来彭德怀将这种小规模出击的战术，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时提出：“为配合停战谈判，我军决定采取局部歼灭敌人的战术，在每个军正面，寻找敌人弱点，集中火力，以每次歼灭美军1至2个连、南朝鲜军1个营为目标。”对于这种零打碎敲的打法，毛泽东复电时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中朝联军依托坑道，以局部歼敌、小出击的战术，逐渐消灭了大量敌人，减少了自己的伤亡，稳定了阵地。

1951年夏秋之交，朝鲜半岛连降暴雨，以致发生了40年未有的特大洪水，冬天来得特别早。到了11月，寒冷的北风开始席卷朝鲜半岛。但是在洪学智副司令领导的后勤战线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志愿军都换上了崭新的棉衣，头戴栽绒帽，脚穿大头鞋，战士们开始吃得饱，穿得暖，基本上杜绝了连队断炊现象，这是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彭德怀对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满意，曾在多次会上和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倍加赞扬。朝鲜战争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后勤工作是关系到全军的生命和战胜敌人的重要关键。彭德怀曾不止一次的讲：“仗打胜了，前线战士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

一半。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再好的指挥员，再好的战士也不会打胜仗。”当时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主要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在志司机关内，洪学智即成了彭德怀的主要助手，也是彭德怀在紧张的工作之暇下象棋的主要伙伴。

说来也巧，就在这年冬天来临的时候，从中国东北吹来的寒流中也夹杂着一条消息吹到位于桧仓的志愿军司令部。11月中旬的一天，志愿军司令部值班室接到志愿军设在安东的后方留守处陈处长打的电话说：“我们刚才接到东北局首长来电话通知，彭老总的爱人浦安修准备明日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浦安修要到朝鲜去和彭老总团聚，请赶快通知志愿军司令部即刻派人到安东来迎接。”

值班员接到电话后，一时不知所措，是直接去向彭司令员报告呢，还是先向洪副司令报告？因为大家都知道彭司令员的怪脾气，如果当面向他报告这个消息，他很可能会劝阻浦安修不要来朝鲜，这次难得的机会也就告吹了。因此值班员将电话内容先向洪副司令报告了。洪学智一听，马上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到一起，郑重宣布：“这事一定要严格保密，可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就悄悄地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

这次浦安修来到沈阳，并不是由西安专程到朝鲜去的。她当时在陕西咸阳一个纺织厂搞调查工作，1951年10月中旬参加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和贾拓夫率领的西北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地区参观学习。参观团在东北几个大城市参观学习结束后，于11月中旬返回沈阳，总结学习经验。这时习仲勋等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老总吧。”浦安修早已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遇

难，当然也愿趁此机会到朝鲜去和老伴见见面，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东北局立刻就以电话通知安东志愿军后方留守处。

第二天志愿军司令部的汽车到安东后，接到浦安修，于当晚越过鸭绿江急返朝鲜。一进入朝鲜国土，浦安修就感到是另外一个世界。汽车在黑暗中沿着弹坑累累的公路急驶，她看到沿途志愿军的防空哨兵比比皆是，天空中不断出现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她回想起在国内战争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场面。汽车走到半路上，突然遇到敌机投照明弹，司机猛然急刹车，浦安修的头部正好撞碎了座位前面的挡风玻璃，把她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但为了赶路，她带伤继续前进，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桧仓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员为了不惊扰彭司令睡觉，先领浦安修到医务室包扎伤口和休息。清晨，洪学智副司令首先来医务室看望了浦安修，并通知炊事员多做几个菜。

早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两手，来到食堂，看见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惊讶地问：“哟！今天这是怎么回事？”洪学智故意犹豫了一会后，脸带笑容地说：“噢，这个，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到这来吃饭。”

彭德怀问：“什么客人？”

洪学智说：“你们俩可能见过面，等一会客人来了，你就知道了。”

他们俩正说着话时，一个头上包着块大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一见浦安修：“噢！原来客人是你！”这时洪学智和在座的几位志司领导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彭德怀才恍然大悟说：“你们搞的什么鬼哟！”他又指着浦安修说：“你这人刚到前线就负了伤，看来你也是命大呀，没炸死。不过现在部队正

在打仗，前方后方都紧张，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来，你来了影响不好。”浦安修说：“我是随习仲勋同志率领的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的。现在参观结束，仲勋同志让我顺便来朝鲜看看你。”彭德怀说：“司令部的同志们对我照顾得很好，你在这里呆两天就回去吧。”吃饭时大家互相敬酒，一面说，一面笑，气氛十分热烈。这场由洪副司令导演的喜剧，就在大家的欢笑声中结束了。

三十四、离开朝鲜，回国治病

彭德怀自 1916 年当兵后，在战火中一直南征北战几十年，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病。到朝鲜后，在恶劣的住房条件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紧张地指挥作战，睡眠不足，饮食不定，这两种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有时手捂着肚子工作。志愿军的几位领导都为他的身体情况担心，但是朝鲜前线的生活条件实在也难以改善。到了 1951 年 8 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了 1952 年初就开始有些压痛的感觉。

恰在这时，美国侵略者因为在战场上难以取得胜利，竟然违背国际公约，对中朝联军阵地和后方开始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美军用飞机把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麻雀、苍蝇、跳蚤、蜘蛛等小动物，大量撒在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企图以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大量杀伤中朝军队和广大和平居民。

此时，彭德怀不顾自己病情发展，在接到几个军和朝鲜政府的疫情报告后，召开志愿军司、政、后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应急措施。他认为这是我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极为严重的情况，于是立即报告中央并通报全军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防疫工作，不允许有任何犹豫和麻痹情绪，但也不

要产生任何慌乱的思想 and 影响战斗情绪。通知要求各级卫生部门立即组织防疫队进入现场，清除和化验细菌物。

中央接到疫情电报后，立即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并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组成防疫大队，携带大量疫苗，先后到达朝鲜，参加防疫工作。由于中央对防疫工作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各种措施，志愿军战士只有极少数人受到感染。美国侵略者企图用细菌战杀伤中朝人民的梦想又被彻底粉碎了。

彭德怀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的工作后，额上的小瘤子发展很快，越来越感觉压痛，经常感到头晕和睡眠不适。保健医生刘培顺将他的病情曾几次向上级反映，志愿军几位领导也向卫生部反映。志愿军卫生部吴部长等专家检查后，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但彭德怀却不信，还说：“你们医生就会吓唬人，这点小病没关系，死不了！我要等着欢迎国内派来的调查敌人细菌战罪行的高级代表团。”

1952年3月，中央防疫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由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率领的美帝国主义细菌罪行调查团来到朝鲜。3月26日，志愿军领导机关召开了欢迎“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致词说：“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感谢祖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和我们志愿军的热忱关怀，并感谢以李德全部长为首的调查团，冒着生命危险赶来朝鲜战地，实事求是地把美帝国主义施放细菌的滔天罪行调查清楚，把这一罪行的真相公布在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

对于彭德怀的病情，早在欢迎国内派来的调查团之前，志愿军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劝他回国治疗，但彭德怀因为当前工

作任务很忙，又要准备召开志愿军各军参谋长会议，而在此时，邓华副司令因病已于3月17日回沈阳治病，甘泗淇副政委患感冒正在治疗中，所以彭德怀坚决不离开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岗位。

志愿军几位领导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于3月19日就彭德怀病情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连发两次电报称：“彭总病情经昨日戴正华、吴之理及史书翰等（注：均为高级医学专家）会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因此地无X光，平壤有X光设备，但他又不去。大家认为不能轻易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语。其实手术并非如此简单。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为好。”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于3月20日批转聂荣臻代总长，并向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议：“可否再派一人去前方换彭德怀来京割治。”毛泽东主席看了电报后，亦于3月20日批示：“请聂商傅连璋同志提出办法”。

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后，决定调陈赓前去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替换彭德怀主持工作。

陈赓曾两次到朝鲜调查工作并参与指挥作战，这次又奉命于3月27日由北京启程前往朝鲜。陈赓在195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三次入朝。奉命换彭归国。虽非志愿，但坚决执行使命，不讲一分价钱……”3月31日陈赓到达志愿军司令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志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

陈赓看到彭德怀并不愿按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回国治病，

于是第二天即4月1日，和当时在志司的副司令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并军委发急电称：“彭总经周校长、史书翰共同诊查后，认为瘤子不断作痛，局部骨头形态已有变化。又因彭总年岁较大，故愈早手术愈好。但手术前必须作X光照相检查，手术中又要马上作病理检查。万一瘤子有恶性病变，手术范围较大，手术后还须进行合并疗法，但在这里根本办不到。因此都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才能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中共中央当天即收到该电，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即于4月2日以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发急电如下：“德怀同志并告陈、宋、甘：陈、宋、甘4月1日16时电悉。德怀同志病状既经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行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至5月。望得电后，对前方工作稍作布置并去平壤与金首相一谈，然后即行回国治疗。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至要。”

志愿军司令部收到中央来电后，陈赓拿着电报去让彭德怀看，并开玩笑说：“中央正式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

彭德怀看完电报后，微微一笑，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只好服从中央决定吧。”

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促彭德怀立即回国。在此情况下，彭德怀即将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及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召集到一起，就当前对敌作战方针和部署进行了研究讨论。随后又对陈赓和志愿军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工问题，

提出了他个人意见。并说明4月7日他即启程回国，志愿军的全面工作，根据中央安排，由陈赓负责领导。

1952年4月，正是朝鲜半岛迎春花盛开的季节。7日，彭德怀在志愿军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欢送下，离开战斗了一年半的朝鲜前线，乘车前往平壤。4月8日，他首先向金日成首相汇报了当前敌军动向和中朝联军的作战部署，并向金首相告辞，然后又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告别。

当天，彭德怀等一行即乘吉普车离开平壤，沿着被敌机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向北疾驶。沿途他从车窗里望去，看到的是一辆辆被烧毁的汽车和坦克，一座座被炸弹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为废墟的城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也许是看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凄惨景象，也许是头上的小肿瘤作怪，此时此刻，这位威震敌胆的“彭大将军”，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两眼紧闭，回忆往事，浮想联翩。战争已经毁灭了一切，而现在又一切为了战争，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4月9日，彭德怀乘车回到中国边境城市安东。途中除在沈阳和天津稍事停留外，于4月12日回到北京，住院治病。当时，朝鲜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为了对外保密，经军委办公厅商定，将彭德怀的身份改为“农业大学王校长”，住进北京医院治病。经过北京医院医生精心治疗和医护人员细心的护理，于5月5日即康复出院。

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朝鲜战场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志愿军司令部的全面工作已由陈赓接替，敌我双方正在进行停战谈判，没有什么大的作战行动；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开始以主要精力抓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因此中

央决定彭德怀不再回朝鲜，留在北京准备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的工作。但仍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不久中央军委即命令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又调陈赓回国内创办军事工程学院。

三十五、应斯大林之邀密访莫斯科

彭德怀自1952年5月由北京医院病愈出院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住在中南海一幢古老的独门小院——永福堂。从此他便逐渐开始接替周恩来兼管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到了7月中旬，彭德怀即正式受命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央军委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一个决策性很强的军事行政机构，实际上是全军的统帅部，日常工作相当繁忙。可是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还继续兼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重大作战行动问题，仍然由他负责处理，直到朝鲜停战为止。他在处理军委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鲜战局的关注和指导。因此他的工作任务是非常紧张繁重的。

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各不相让，军事和政治斗争相互配合，形成了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局面。由于双方互不示弱，各持己见，使停战谈判一拖再拖，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于8月17日率领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当讨论到朝鲜战场形势和停战谈判中遇到的障碍问题时，经周恩来建议，斯大林同意让彭德怀、金日成、朴宪

永等秘密前来莫斯科，商讨与美国方面的停战谈判问题。

1952年8月30日，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等作为斯大林的客人从北京同乘飞机前往莫斯科。金日成率领了一个朝鲜政府代表团。彭德怀只带了一名俄文翻译师哲，连个警卫员也没带。他们一行于9月1日飞抵莫斯科后，苏方将金日成、彭德怀分别安排在两处。苏联军方将彭德怀安排在莫斯科郊区一幢豪华的别墅里，警戒森严，非常神秘。他感到此处的陈设比北京饭店不知高级多少倍。

9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人。

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停战谈判情况。他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是属于国家的，你们是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的，如果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这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该积极行动，苏联可以再援助朝鲜3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1个喷气式轰炸机师和其它武器装备。

斯大林在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特别对中朝军队对待俘虏的做法表现极大的兴趣，因为西方国家通讯社曾大量报道中朝军队有虐待和枪杀俘虏的行为。斯大林一再向彭德怀和金日成询问对待俘虏的处理情况。彭德怀肯定地说明志愿军和在国内战争时一样，严格地执行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斯大林提出的有关虐待和枪杀俘虏的其它细节不作回答。此时在场的苏共政治局几个委员也一再追问彭德怀是否有杀害俘虏

的行为，彭德怀一字不答。金日成两眼凝视着大厅内五颜六色的吊灯，也一言不发。斯大林感到莫名其妙，难道西方国家的通讯社是故意捏造中朝联军虐待和杀害俘虏吗？

彭德怀历来原则性很强，在抗美援朝期间，他一直重视维护中、朝两国两军的关系。他认为斯大林提的虐待俘虏问题，既然金日成不表态，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回答。1950年10月，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向北冒犯之敌打了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发现敌人宁愿被打死，也不当俘虏。因此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他于11月5日给朝鲜人民军总部写了一封信，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为了争取和瓦解敌人是如何优待俘虏的。此时，既然金日成不回答斯大林询问是否虐待俘虏的问题，彭德怀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没有听见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的话。

会谈结束后，与会人员应邀到斯大林别墅会餐。宴席间，斯大林忽然兴致勃勃举着一个大酒杯来到彭德怀面前，让彭德怀也斟满一大杯白酒。翻译师哲知道彭德怀有胃病，即劝他不要多饮。这时斯大林已高举酒杯说：“请大家为在朝鲜战场上劳苦功高的彭德怀同志干杯！”彭德怀立刻站起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非常高兴，站在桌旁满面笑容地望着彭德怀，端详了很长时间。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斯大林是很喜欢这位打败了美国军队的彭德怀的大将风度的。宴会结束后，斯大林请大家跳舞和吃点心。彭德怀不会跳舞，只坐在一旁观看，有时随便走动走动。深夜，舞会结束，大家相互告辞。斯大林送客人出门时，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在前面，彭德怀又推金日成走在前面，这样彭德怀就走在他们两人之后。此时斯大林忽然让翻译师哲拉着彭德怀来到他的身旁，他们站在大厅

的一角。斯大林又问彭德怀你们是否有虐待俘虏的问题。彭德怀还是坚持说志愿军是优待俘虏的。斯大林又追问，彭德怀就是不回答。斯大林无奈，只好又谈了朝鲜战场发展形势。他对彭德怀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指挥志愿军将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又赶回“三八线”以南，深感钦佩。斯大林手拉着彭德怀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最后斯大林再次请彭德怀转告他对中国志愿军全体官兵的问候和祝贺。

彭德怀对于这次和斯大林短暂交谈朝鲜战场发展形势，认为这纯属正常的交往活动，事后也没有向别人谈论过。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密切，对斯大林也特别尊重。彭德怀认为能和斯大林在一起随便谈，也是很正常的交往活动，他根本就没当回事。不料在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人居然把这件事说成是“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一条罪证。彭德怀气愤地辩解说：“我不懂俄语，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得，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过翻译，你们去调查吧！如有证据，可以杀头！”后来，专案人员让当时的翻译师哲写了一份事实真相的证明材料。没有任何证据，但“里通外国”的罪名犹如一团乌云始终笼罩在彭德怀头上。

9月12日，斯大林又以家宴的形式举行宴会，欢送彭德怀和金日成。中国方面仍是周恩来、李富春、张闻天、粟裕，陈云因病未出席。朝鲜方面是朴宪永参加。宴会充满了热情友好的气氛，宾主边吃边谈，席间除谈了朝战形势和有关停战谈判的问题外，也谈了中、朝两国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最后斯大林举起酒杯说：“为了庆祝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请大家干杯！”随后斯大林当众宣布：“为了表示对彭德怀同志指挥中朝联军取得的伟大胜利，我特赠给彭德怀

同志一辆苏联最新式的高级‘吉姆’牌轿车以表示敬意。”在场的人热烈鼓掌。

彭德怀对斯大林送的轿车，视为象征中苏友好的礼物，十分珍重。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一直乘坐这辆轿车上下班。自1955年授予他国家元帅军衔后，根据当时规定，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国防部办公厅先后几次要给他换辆更好的“吉斯”牌轿车，他始终不肯换。彭德怀的司机偷偷的把“吉斯”牌轿车开到家里来，彭德怀将他骂了一顿，让他把车送回去了。他说：“有车坐就可以了，何必换新车？”这辆“吉姆”车一直伴随着他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为止。

三十六、勘察海防，部署防务

1952年9月14日，彭德怀结束了和斯大林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方针政策的商谈，乘专机离开莫斯科，于16日回到北京。

此时正是美军开始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美军把这次战役叫做“金化攻势”，代号为“摊派作战”，实际上是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在谈判桌上也密切配合，摆出“摊牌”架式。10月8日在板门店举行的双方会晤时，美方谈判代表蛮横的宣读了讲稿后，竟然不等中朝方面代表说话，就急忙单独离开会场，片面中止了已经进行了10个月的关于双方战俘问题的谈判。紧接着在10月14日，美军便在金化地区的五圣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先后投入美军1个师和1个空降团，南朝鲜军两个师，共6万余人，动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多架次，火炮570多门。来势汹汹，不可一世。

但是，美方的这次攻势，在彭德怀眼里却是不足为奇的。它不过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新官上任三板斧”而已。而其要害则是明年春天企图在志愿军的侧后实行登陆。这个企图在志愿军侧后登陆进攻的计划，从麦克阿瑟到李奇微都没有成功。这虽然是他们黔驴技穷的表现，但确是他们屡试

不成极其毒辣的一招。正因为如此，当上甘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彭德怀抓紧把军委工作安排就绪之后，便于10月25日动身赴辽东勘察沿海地形，开始为反敌登陆作准备了。

彭德怀乘火车到达安东（现名丹东）的当天夜晚，已经开始降雪。他住在镇江山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招待所里，第二天上午不顾旅途疲劳，就召开了空军作战会议。会议的重点虽然是解决空军作战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为空军参加反敌登陆作战作准备。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方针，讲述了作战的具体方案和陆地配合问题，其中特别细致地研究了空军在海上作战的具体保障工作。

辽东的初冬，室外已相当寒冷。彭德怀开完空军作战会议后，立即冒着凛冽寒风从安东出发，沿着海岸，对鸭绿江口以西的地区开始勘察。这个地区，是中国军队从侧翼打击敌军登陆的出发地，也是敌军实施登陆作战时的一个助攻方向，他一再强调，绝对不可有所忽视。

第一天上午，彭德怀在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和东北军区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勘察了大东沟。他们在这里停下车来，徒步走向海滩，眺望海面。彭德怀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岛说：“那就是薪岛吧。美军如果在我侧后登陆，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必须坚固设防。”他接着向随员问道：“甲午海战时，清朝的北洋水师就是在这个海域失败的吧？”身旁的一个参谋回答说：“1894年中日战争，这里是一个重要战场，清朝北洋水师打得很英勇，致远舰就是在这里舰体重伤，弹药用尽以后，开足马力向敌舰吉野号撞去的。可惜中途被敌鱼雷击中沉没，舰长邓世昌和全舰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还有一艘经远号，舰长林永升也是一直战斗到舰伤弹绝，全舰官兵英勇殉国。”彭

德怀无限感慨地说：“这次海战，中国损失较大，但日本也没有全胜。如果在日本舰队袭击时，中国舰队的战备工作稍微好一点，主要指挥官又能沉着应战，不是惊慌失措，那战斗的结局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他们这样边走边看，黄昏的时候，到了庄河县城。这里预先没有任何准备，临时由县政府办公室腾出来几间房子，安排了他们住宿。彭德怀对此非常满意，说是能够住到县衙门里就很不寻常了，特别赞扬县委领导这种朴实无华的作风。

第二天继续向大连勘察前进，沿途经过花园口、鹫子窝、金县，中途几次停车，仔细察看地形、水势。对于过去日本军队登陆的花园口、猴子石等地，察看尤为认真。因为这条道路正是过去日军从侧后迂回大连的进军路线。

夜幕已经降临，他们才到达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由于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曾经遭受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浩劫，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的统治下，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彭德怀向大连市工委领导同志询问了群众生活和工业生产情况，参观了两个工厂，然后到旅顺观看了海军军港。他们登上鸡冠山的老虎尾，瞰视着碧波千顷的海湾，遥望着对面的黄金台，审视着被两山环抱形成窄狭的港口水道。当地陪同的人员介绍说：1894年日军占领旅大地区，并不是由海军首先攻入旅顺的，而是陆军从花园口先行登陆，首先攻占了大连背后的金县，在那里休整了10天，才向旅大进攻的。当时旅顺的清军还有13000多人，由于军官腐败无能失去指挥，在四五天里旅顺即告陷落。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军主要是从海上进攻旅顺。他们把船只开到港口的窄狭水道内，自动炸沉，堵塞了俄国舰队的出口，将帝俄舰队停泊在港内的60多艘战舰全部

置于死地。帝俄军官腐败堕落，贪生怕死，曲膝投降，但俄军士兵战斗异常顽强。日军花了155天的时间，伤亡60000多人的代价，最后陆军从侧后攻下尔灵山、莺巢山等制高点，才攻占了旅顺。

彭德怀很有兴趣地听完这些介绍，意味深长地向周围的人说：“把这两次战役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清军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进行认真的抵抗，拱手让敌人占去了旅大，而帝俄的士兵在别人的国土上，却能进行顽强的抵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应当收集一些资料，从军队本身的教育训练思想因素中找出答案来。”

现场勘察完毕后，彭德怀就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向随行的东北军区随行的领导同志交待了辽东半岛的防御部署，并着重提出为预防美军在志愿军侧后登陆中应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彭德怀把东北地区在防敌登陆的备战工作安排妥当之后，随即离开旅大，一路上除了顺便到鞍山钢铁厂参观半天以外，没有再在东北其它地区逗留，径直返回北京。

11月23日，即美军进攻上甘岭的战役尚未结束之前，彭德怀便及时向志愿军领导同志发出警告。他给杨得志、贺晋年并转邓华的电报说：“敌军秋季攻势损失较大，冬寒逼临，美国新旧总统正处交接时期，今冬大举进攻可能性较小，朝战长期拖延，美国军事重点陷在东方，时间愈长将愈不利。过去多次要以军事压力逼我就范，企达停战，均告失败。最近五圣山前沿进攻遭我严重打击，仍系此种妄图。敌不会因此次损失而死心，必须预防明春从我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接着他分析了敌军近来的调动和部署，指明敌军可能登陆的方向和

地区，要求志愿军在部队配置、工事构筑、战术演练以及作战保障等方面，必须预有消灭海上和海岸敌人的充分准备。电报最后还特别叮嘱：“请杨得志将执行情形于11月底前电告。”

这时，美方的军事活动已经进入公开阶段。11月22日，美国总统竞选结束，艾森豪威尔当选，他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但已迫不及待地于12月2日秘密跑到朝鲜战场视察。跟他一起到朝鲜前线的，有卸任的国防部长威尔逊、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他们和侵朝美军的陆、海、空军最高长官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等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又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进行了反复的会谈，还视察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防务。会后透露：“战地指挥官们都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美军）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他们还要求李承晚要有耐心，答应至少再派两个师来，“因为联合国军必须获得大量援军之后，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艾森豪威尔离开朝鲜，在美军勒拿号巡洋舰上同国务卿杜勒斯进行了商谈，并准备到檀香山同雷德福一起召开军事会议，以便制订具体作战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在研究发动一次包括海、陆、空军联合攻击的作战方案，把朝鲜战线向北推进120公里，即推进到三十九度线的朝鲜半岛蜂腰部。

艾森豪威尔除了要在朝鲜发动大规模攻势外，据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艾伦报道，艾森豪威尔还在考虑着两个大的行动：一是凭借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封锁中国大陆；二是指使台湾蒋介石的军队袭击大陆沿海地区。这种行动，就是艾森豪威尔设想的所谓“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金蝉脱壳之计。为

着安排这一行动，他在朝鲜前线曾特地把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长蔡斯召去商谈。蔡斯返回台北后洋洋得意地宣称：“美国在1953年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他的顾问团“业务”也将会有“很大的开展”。于是蒋介石立即响应，要在1953年做好“军事行动的各种准备”。

彭德怀根据敌人频频召开军事会议，证实他们不仅明春要在志愿军侧后登陆，而且还要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起军事进攻。于是他一再指示，志愿军应加速部署打击敌军登陆的准备。不久，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回北京向中央请示，毛泽东听取了她的汇报后，以异常坚决的口吻说：“志愿军应从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江登陆的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时间应准备在冬春季，也可能更早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德怀主持，拟出了反登陆作战的全面指示，于12月20日发到志愿军。指示中明确了坚决粉碎敌人登陆的具体任务和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最后还以无比的自信向部队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失败。现在只剩下从我们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招，它想用这一招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招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他们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与此同时，彭德怀召集了军事会议，对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交待了支援志愿军反登陆作战的任务。1953年1月3日，彭德怀还特别召见空军的领导同志，详细研究了空军在反登陆

作战中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准备工作。海军根据军事会议的精神，也积极请战，提出了参加反登陆作战的建议。彭德怀把总部各个系统和各军、兵种的参战工作安排就绪后，在1月下旬又专程前往华东沿海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布置东南沿海的防务，预防蒋介石从这个方向进行袭击。

彭德怀一行从北京乘火车直接到了上海，在南京没有停留。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相当紧张，在上海只逗留一天，第二天就乘南昌舰出海，勘察岛屿去了。因气候寒冷和过度疲劳，他身体有些不舒服，眼皮浮肿，食欲不佳。出海前曾登上国际饭店顶层，眺望市内高层建筑，向陪同来的华东军区领导人说：“建筑这样拥挤，人口这样稠密，万一遭到敌机轰炸，该造成多大的损失哟！”华东军区一位首长向他介绍说：“1950年2月6日，蒋机大轰炸那一次，就损失不小。敌人来轰炸机10多架次，分4批窜入上海市内上空，投弹60余枚，伤亡群众1700多人，炸毁民房1000多间。”彭德怀插话说：“如果加上工业生产的损失，就难以计算了。那一次发电厂也被炸了吧？全市停电、停水，这么多的工厂，停产一天，就是巨大的损失，因此这里的防空力量一定要加强。”

南昌舰驶出长江口，船体颠簸得厉害。陪同的首长看彭德怀疲惫的模样，怕他生病，便向他说：

“泗礁岛还没有修码头，大船靠不上岸，就不要上岛了吧！”

“不行，这个岛必须上去看！”彭德怀斩钉截铁地回答。

他们的舰到了泗礁岛海面，已是下午4点多钟，再换乘登陆艇，登上海滩，天已经黑了。在守岛的连队吃过晚饭，彭德怀提出还要召集班排长开个座谈会。有位首长劝阻说：“你已

经很疲劳了，早点休息吧！”他却说：“住到连队里，不跟班排长谈一谈，那怎么能行！”在座谈会上，他询问了岛上有多少居民，军民关系好不好，战士是否安心守岛……随后，他从班排长的家属来队探望，又谈到军官将要实行薪金制，解决干部的家庭困难问题。他问一个排长：“每个月排长的薪金发60万元够不够？”（当时1万元等于现在1元）那个排长惊讶地说：“哪里用得着那么多！”顷刻之间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他和大家一起算了算细帐。这时，他原来的倦容也完全消失了。

第二天，他感冒了。吃完早饭，陪同的同志在背后商量了很长时间，想出各种办法让他少看几个地方，劝他休息半天，可他仍然不让改变活动计划。上午先去看了一个海岸炮连阵地，又沿着海滩步行五六里，到了高墙村。村北有座老虎山，在山上可以看到泗礁岛蜂腰部南北两边的滩头地形。陪同的首长怕他身体支持不住，劝他在山下看算了，不要到山顶去了。他这时好像没有听见，也不讲话，只是一直朝着山上走去，直到登上山顶。他详细询问了这里沙滩的硬度、宽度，海水深度和潮汐情况，还询问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里登陆的地点、时间和兵力。然后才下山回到南昌舰上吃午饭，继续向岱山岛开进。

吃饭的时候，他有所感触地向大家说：“战争期间，干部在战斗打响以前要能多辛苦一点，战士在战斗中就会少流血；现在是平时，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能多辛苦一点，战时就会避免很多战士和人民生命的牺牲！”

当天下午他感冒的症状更重了，医生坚决要求改变航向，不去岱山，直驶定海，要他到那里的医院治疗。经过周围的人

员一致要求，总算得到了他的同意。到了定海，他仅仅服了一点药片，在保健人员的监督下睡了一宿“安稳”觉。第二天就又开始勘察活动。在舟山岛上乘车去看了沈家门的地形，接着换乘登陆艇察看了普陀岛。第三天在象山港，他的病尚未全好，依然在这里连续察看了7个小时，并且换乘小艇到穿山港内察看了一遍，登岸询问调查了当地情况，才回到南昌舰上“宿营”。随行的一些首长都为他的身体状况捏一把汗，可是谁也没有能够说服他停下来休息。

第四天在镇海上岸，冒着细雨，察看浙东一带的海防要地。明清两代为了防止外寇入侵，都曾在此设防。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曾在这里组织数次强攻，但在清军各炮台及炮船的顽强抵抗下，法军遭受惨重损失。法军头目受伤，不得不狼狈溃退。几次偷袭，也未得逞，最后只好向中国政府要求停战议和。彭德怀对这里的地形、水势反复审视，多方询问。很多人们并不注意的细微情况，他都深入探询。这天直到天色已黑，他们一行才前往宁波。

勘察到杭州，总算“休息”了几天。彭德怀住在省委招待所，游览了西湖名胜，找浙江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同志谈话。一天晚上，省委招待他们看电影。在放映前，省里文化部门一位干部向彭德怀谈起杭州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掌故。这位干部学识渊博，语言生动，他听得兴趣盎然。当他得知这位干部就是本地人时，便笑着问道：“明朝有一位名将，整整大我500岁，名叫于谦，就是你们贵杭州人吧？”说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彭德怀对于谦的生年记得如此清楚，令人不胜惊讶。但翻阅史籍即会发现，彭德怀同于谦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那种赤胆忠心的爱国思想，力挫强敌的军事才能，清廉克己，刚正不

阿的高洁风骨，都无不相似。这大概也就是他对于谦如此熟悉的缘故吧！

2月8日，彭德怀一行沿着海边公路，从杭州至上海勘察，途中先后在海宁、澉浦、乍浦、金山咀、柘林等处停车察看。

回到上海，彭德怀登上地处长江口的崇明岛。他对岛上已修建的岸炮阵地极不满意，认为阵地的构筑不仅战术缺点很多，而且工程构造极其潦草。经过询问，答复是经费不足。为此，他严厉地告诫了在场的领导干部：“现在有些干部实在太不懂得怎么做工作，动不动就伸手要钱，否则就瞪着眼看着，什么事也不办，一点自力更生的思想都没有！”他指责的，确是和平时值得各级干部警惕的一种严重依赖思想。

在上海，他还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着重研究了敌人来袭的战略企图，明确了我军守备部队的作战任务和指导方针。关于防御地带的划分、兵力部署、阵地构筑的战术要求以及施工技术等具体问题，由军区和各军、兵种分别研究解决，然后上报批准。这年春节，他是在路上度过的。直到战役准备工作部署完毕，他才返回北京。

在这次视察中，华东军区随行的参谋魏学诚在日记中很有感触地写道：“在随彭副总司令勘察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问题是记得很清楚的，包括有关军事、战史、地理、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我国的一些历史故事，他都记得很多。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是应该有各方面的渊博知识的。否则就很难胜任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三十七、为逼敌停战，发动金城战役

1953年春天的朝鲜战场，双方经过一年多的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较量后，呈现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复杂局面。美国急于从朝鲜战场脱身，但又不甘心接受中朝方面提出的停战条件，总想用军事手段逼迫中朝就范，来挽回其超级大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的面子。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则拼命拖住美国的后腿，企图让美军帮他用武力统一朝鲜，根本不愿停战，并一再破坏停战谈判。根据这种情况，彭德怀认为，必须再对美军、南朝鲜军狠狠打击，美国才会放下架子，李承晚才会放弃幻想。否则，即使谈判达成协议，停战的局面也很难巩固。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以后，对加强朝鲜战争的叫嚣更加猖狂。他在就职演说中向美国人民提出：“必须欣然接受朝鲜战争要求我们所作的任何牺牲。”在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宣称：“要用军事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特别说明这个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台湾”。明确表示要唆使蒋介石的军队进攻大陆，来配合他在朝鲜进行的军事冒险。

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挑战，2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郑重宣告：“我

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这一席话，是对艾林豪威尔战争叫嚣的有力回击，是对志愿军加紧反登陆准备的极大鼓舞。

彭德怀依据这种精神，进一步抓紧督促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直到1953年夏天，中朝联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增修了坑道200多公里，构筑起钢铁防线，加修了重要的铁路、公路，储备了半年以上的食品和弹药，进行了一连串的反登陆军事演习。在中国华东地区也完成了防御作战的充分准备。

在中朝方面基本完成反登陆准备的情况下，美国的战争宣传声调便开始降低下来。3月28日，当中朝方面以金日成、彭德怀的名义提出应立即恢复停战谈判的建议时，美方很快作出反应，表示同意。终于在4月26日，恢复了被美方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虽然讨价还价依然很激烈，但是美方明显表现出急于停战的心情。到6月中旬，双方不仅排除了停战进程中的唯一障碍——遣返战俘问题，而且在停战的各项具体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美方还主动提出建议，应举行一连串的“行政性会议”，具体商谈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问题。

可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对于美国这种急于停战的做法，极为不满，坚决反对。他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必要时我

们要单独作战。”他急切地先后会见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明确地告知他们：坚决不同意就地停战。

彭德怀对于李承晚的这种虚声恫吓，并没有疏忽大意。凭着他的政治斗争经验，他知道有时候那些附庸们的捣乱，也可能弄坏大事。

到了6月15日，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报告送到彭德怀面前时，他还及时地电告邓华说：“顷接我停战谈判代表团电话称：军事分界线基本上已达成协议，以今晚（6月15日）24时为准，在本晚24时以前敌我双方攻占之阵地均为有效，在此以后（零时起）即作为16日计算，敌我所攻夺之阵地均属无效。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促进停战实现，应从16日起，坚守阵地，不再主动出击。”电报最后特别叮嘱道：“但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对于向我军阵地侵犯之任何敌军，坚决给以歼灭性打击，切不可有任何疏忽。”

果然不出彭德怀所料。6月17日午夜，李承晚亲自下命令，将分散在南朝鲜的战俘营的大门一齐敞开，当即“逃出”战俘25000余人，后来在夜暗中又“逃出”2000人。在当地警察保护下，他们被编入南朝鲜的武装部队。据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事后致函中朝方面代表南日大将说：“今天午夜和拂晓之间，约有27000名曾拒绝停战后被遣返的北朝鲜战俘，越出联合国军第5、6、7、9号战俘营。”

这一破坏停战协议的严重事件，无疑是李承晚在美国的默许下干出来的。李承晚为着乘机向美国敲诈勒索，甚至还提出要美国保证，如果在停战后的政治会议上，几十天之内不能使朝鲜达到他所要求的统一，美国就应当和他一起继续进行战争，以武力统一朝鲜。否则，他就要“单独干”和自行“北

进”。

在6月15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达成协议以后，彭德怀本想在北京把军委的日常工作安排妥当，把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需要进行的工作研究一下之后，就动身赴朝鲜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现在停战协议已遭到如此粗暴的破坏，他就更加需要提前赶赴朝鲜，同金日成会晤，共同讨论下一步行动了。

6月18日晚，彭德怀到毛泽东处，面谈了自己对朝鲜停战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设想。6月19日一早，便乘坐专列启程赴朝，20日赶到平壤郊外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当即由中国大使甘野陶陪同，晋见金日成，商讨对停战签字的意见，认为如果不打痛李承晚，停战协定难以保证顺利实行。因此，彭德怀于当晚22时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准备“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立即复电同意这个建议。该电并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李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这时彭德怀已经到了他离开一年多的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

桧仓位于成川郡东南近30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志愿军指挥部利用一个已报废的矿洞作为驻地。这里依山傍水，交通便利。此时彭德怀感到这里比他去年离开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原来他住过的大矿洞左边，又挖了一个新的马蹄形坑道，在坑道两壁开出4个石窟。这个坑道石质坚硬，里边无水，比较干燥，其实也仅仅是石壁不向外渗水而已。彭德怀就安居在其中的一个石窟里。

他来到志愿军司令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志愿军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当前战争形势。他听了邓华汇报最新的情况以后说：“李承晚想利用私自‘释放’俘虏的办法破坏停战谈判，其实是很不得人心的，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政治上对我们有利；在军事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组织进攻的经验，时机对我们也有利。在目前如果对李承晚集团不痛打一下，停战就难以实现，即使签了字，停战局面也不可能稳定。所以要下决心再打一仗。打击的主要目标，就选定在金城以南守备的李承晚首都师、第六师、第八师和第三师。以军事打击来迫使李承晚不敢再轻易破坏停战协议。我们此次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

这次战役经过志愿军党委研究决定后，立即给参战部队第二十兵团司令杨勇、政委王平下达命令进行准备。这一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则是邓华。彭德怀只是作为集体领导的一员，来参加作战会议，了解一些情况和提出建议，把自己摆在“二线”的位置。他着重思考的，是这个战役打到什么程度，原则是既要打痛李承晚，剥夺他北进的资格，又要适可而止，留下点转弯余地。这样就要打得猛，打得利索，不能拖泥带水。等到敌人反应过来，调来援军进行反扑时，志愿军已经站稳脚跟，转入坚固的阵地。

志愿军担任这次战役进攻的第二十兵团的5个军，分为3个作战集团。彭德怀对每个集团选择的突破口都异常关心。在战役发起前的几天里，他经常跑到作战室，手拿电报，对照着墙壁上的地图，向参谋们详细询问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分布、火力配系，查问志愿军的进攻道路、天然障碍等。听到前方部队以万余人的兵力，在敌我对峙的中间地带秘密地构筑

了大量的屯兵洞，并且用数万人修筑了进攻道路时，连连点头，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说：“有了这些措施一定会胜利的。”

战役所需的物资输送工作，是彭德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食品、物资、弹药的准备虽很充足，但如何在部队攻击前进时，能够紧跟部队，随打随补，这是一个关系着部队前进速度和距离的严重问题。对此，彭德怀在会议上一再提出，想请大家找出更多的办法，甚至在饭桌上也多次谈论这个问题。他一再再说：“能不能让部队进攻得更远一点呢？”一直到战役发起的时候，他还在叨念着。

7月13日21时，天气闷热，浓云密布。突然，无数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志愿军各突击集团利用阴暗的夜晚，出敌不意向金城前进，对敌军阵地突然发起进攻。在这个时候，彭德怀没有去作战室，以免影响他们的指挥，独自在坑道外边踱步，等待前线的消息。可以看出，即使像他这样久战沙场的老将，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心绪也是难以平静的。过了1小时左右，前线报告：“全线突破！”各个作战集团向纵深发展的情况报告，也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各集团突破敌军前沿以后，一面进攻正面的高地，一面派出预先组织的迂回支队直插敌人背后，先后歼灭了南朝鲜军几个师的大部。敌军失去指挥，顿时一片溃乱。志愿军乘机分头堵截，还活捉了敌首都师副师长。第二天大雨如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进攻部队的前进速度减缓。彭德怀遗憾地说：“老天爷真是不睁眼，偏偏帮了敌人的忙！”

进攻战斗到16日，敌军援兵开始接近，志愿军迅即转入防御。一些进攻较远的部队，在18日也陆续收缩回来。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暂时无还手之力。

这是一次干净利落的阵地攻坚战役。5天时间，毙、伤、俘虏敌78000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台，各种火炮400多门。志愿军伤亡33253人。敌我伤亡为2.3：1。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敌人怕志愿军继续进攻，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停战协议。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来信表示：“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这次战役刚结束，西海岸指挥所给志愿军司令部打来电话，说刚从国内来慰问的一个京剧团，现在要到志愿军司令部慰问演出。过了两天，京剧团到了桧仓。彭德怀在北京时从来不看京戏（其实别的戏他也很少看），但这次在朝鲜前线，他却观看了这个京剧团的演出。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礼貌，人家从北京来朝鲜前线慰问，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怎么能不到场？另一方面可能是战斗告一段落，而且停战协定签字在望，难得“今日得宽余”，脑子也应当轻松一下了。

京剧团头一场戏，演的是《三打祝家庄》。彭德怀在延安时就看过。他边看边向别人介绍，边加评论，饶有兴趣。剧团的负责人和演员感到莫大鼓舞。次日剧团特别派代表来，问他还喜欢看什么戏。彭德怀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然后询问剧团是否演出过《葛麻》这出戏。他们高兴地答复：“老总喜欢看，今晚就演。”《葛麻》这出戏很少演，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内容。这出戏是赞扬一个小长工百般嘲弄嫌贫爱富的地主，帮助地主女儿最终和未婚夫——一个穷青年结成良缘。演出过程中，全场始终洋溢着欢快的笑声。彭德怀和周围的干部战士不断地鼓掌，感到十分愉快。

三十八、在开城签署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终于临近了，板门店显露出和平的曙光。

彭德怀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乘坐吉普车离开桧仓。在这一段行途中，他仍然不得不凭借这样的坏天气，来避免敌机的空袭。午夜时分，他才到达开城松岳山下的来凤庄——中朝谈判代表团的住地。这里同沿途各地相比，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10多公里以外的炮声清晰可闻，美军的机群轰鸣而过，但是这里却是灯火通明，没有战争的恐怖气氛，看不到满目疮痍的村庄，看不到田野的累累弹坑，眼前是房屋整齐，院落干净，道路平坦，绿树成行，一派宁静安谧的景象。

彭德怀住在一座青砖瓦房的小院里，第二天上午即听取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工作汇报。他们仔细分析敌人对停战协议的各种反应，估量美国、李承晚两家签订协议的诚意，考虑着停战后的各种对策。作为中朝联军的司令员，彭德怀不能只庆幸停战的实现。他的注意力显然是集中于签字的实际效果和停战的稳定性，以及签字以后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应采取的措施。

7月27日，是正式签字的日子。签字的仪式与彭德怀离京

时的设想已有很大改变。在北京时的准备方案，是双方司令员——彭德怀和克拉克都亲临板门店，同时在谈判桌的两端签字。但是后来经过协商则改为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字，然后再将协议文本分别送到各方司令官驻地，分别签字。

这种改变，原因很多，考虑双方司令官的人身安全，也是原因之一。当彭德怀准备离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为彭德怀赴板门店签字的安全花费了不少精力。为了应付在面对面签字现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周恩来特意指示公安部挑选了4名富有警卫工作经验的得力干部，准备在签字时跟在彭德怀身边。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的首席代表，中朝方面代表是南日大将，美方代表是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宽敞的大厅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两个文件。每件都有中文、朝文、英文3种文本，每种文本一式3份，共18份。也就是每个人都要签名18次。在板门店签字的虽然不是双方的最高司令官，但是签字的法定正式时间，却是从这时算起。板门店签字完毕，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12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到7月27日晚10时以前，在双方的阵地上不仅没有立即趋于沉寂，而是不约而同地都比平时发出更多的枪炮弹。枪声、炮声、照明弹、曳光弹、信号弹，五颜六色纷纷腾空，照得满山遍野一片通红，宛如又开始了一场战役。双方都以此来显示自己并没有被对方压倒，也都想借此机会来抓紧处理那些不必再搬运回去的弹药。彭德怀就在这个双方炮火激烈对射的下午，由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杜平陪同，来到一个接近前沿的高地，观看了双方准备

即将撤离的非军事区地带。

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以西的来凤庄，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在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文本上，同样重复18次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志愿军代表团成员李克农、杜平、丁国钰、柴成文等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当彭德怀把笔放下，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室内立刻响起一片祝贺的掌声。

将近3年血与火的激烈较量就此宣告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除了原子武器以外，其它各种武器包括细菌武器都已使用过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了。此时此刻，彭德怀怎能不感慨万千！在大家的祝贺声中，他充满激情地说：“从今天起，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就完全停止了，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这场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他们为了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接着，他又严肃地提醒大家说：“当前重要的问题是严格履行停战协定的一切规定。但是朝中人民和世界人民不能不严重注意到‘联合国军’方面还有一部分好战分子，尤其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反对停战协定的签订，他们在协定签字之前采取了破坏协定的挑衅行动。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道，将不能忘记应有的警惕，并将以最大的决心为保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7月29日，彭德怀来到开城附近志愿军的前线四十六军阵地，由军长萧全夫陪同，去观察最前沿双方对峙的阵地。吉普车穿过遍山灰烬焦枝烂叶的山坡，沿着凹凸不平的勉强能

够通车的土路缓缓前进。举目四望，不见禾苗，不见野草，只有还在冒着浓烟烧焦的棵棵树桩。它告诉人们，在24小时以前，这里还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彭德怀一行的车子在一个山坳里停下来，他们徒步顺着山间小道向更前边的阵地走去。战士们正在打扫战场，一路上有许多抬着烈士遗体的担架从前沿阵地迎面而来。彭德怀不时地拦住担架，掀开覆盖着烈士的白布，看着牺牲的战士。当他得知这些战士都是在停战签字以后，在双方部队进行盲目的对射中牺牲时，眼含泪花，深深感叹说：“只差那么几个小时，这些年青的战士们就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永远怀念和记着他们！”他又一再对随行的该军领导干部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些烈士掩埋好，立个牌子，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并通知他们的家属。”

彭德怀走到一个山头的反斜面，发现一处通向前沿的坑道。坑道口不到一人高，进出的人必须弯下腰来。他低着头准备跨进坑道时，萧军长急忙劝阻说：“不必进去了，里面尽是泥泞，没有光线，什么也看不见。”彭德怀没有说话，仍然径直往里走。走进去不到5米，眼前已是一片黑暗，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息。这就是昨天还有战士守备的“地下长城”。在黑暗中大约在里边摸索了10来分钟，从前面一个更低矮的出口处射进一缕光线，向外望去，对面的山头就是敌人的阵地了。彭德怀钻出坑道，向外望去，站在掘开式的战壕里，眺望着敌人的前线阵地。萧军长急忙拉他走开，说：“咱们还是到东边去看吧！”

他们顺着战壕，绕过山头，来到后边的山坡。随员拿来一块很大的苫布，铺在地上，提来几个军用水壶，拿来几个印有“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水杯。萧军长说：“就在这里休

息一会吧！”彭德怀和大家都坐了下来。这时，正在清理前沿阵地的一位营长来到彭德怀跟前，手里拿着一把筷子，很拘谨地说：“这是战士们在战斗间隙利用敌机残骸制做的铝筷子，大家希望送给党中央的首长。”彭德怀微笑着接过筷子说：“我一定替你们带到北京，转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接着又同营长亲切交谈，询问了部队在前沿的生活情况。

太阳落山的时候，彭德怀一行回到军部，在一个拥挤的会议室里，和该军机关的全体干部进行了一次重要而轻松的谈话。

他首先从停战协定签定后谈起，说：“停战以后，部队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各级干部都要抓紧，我们一定要敲好收场锣鼓。部队转移阵地以后，首先要把新阵地搞好。在阵地上要修一些简易棚子，让战士搬出坑道来住。”他估计停战以后，干部战士都会产生和平思想情绪，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松懈。“必须严阵以待，敌人如果来反击，要坚决消灭，使他们不敢再来。”接着，他又谈到干部的生活问题，说：“我彭德怀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共产主义社会肯定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后代！我们就是为了后代的幸福生活而战斗的。”

随后，他又评论了第四十六军的工作，直截了当地讲了自己对该军的印象：“你们军的工作总的看来还好，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不够深入，一般化，特别是对下边的检查不深入。领导者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不要一味地讲究方式。我从来就不这样干。你昨天有成绩就表扬你的成绩，今天有缺点就批评你的缺点，要反对那一套庸俗的东西。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一种良好的作风，处处做群众的表率，做每件事都想着给大家一

个好影响。”

最后，他具体地交待了该军的工作任务，说：“你们是在第一线担任防御任务最久的一个军，情况稳定以后，你们可能换下去，但不要一听说换防就什么也不管了，在各个方面一定要给接防部队留下个好印象。最后，请代我向全体指战员问好。”

彭德怀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最喜欢在这种小型会议上和干部谈话。不管到会的是高级领导人还是基层干部，他都像拉家常一样，把当前的有关情况、他自己的想法和对工作的指示，推心置腹地讲出来。在谈话中，他那种严肃殷切的嘱托，朴实无华的语言，往往让干部产生一种无形的尊敬和信赖。

三十九、荣获“朝鲜英雄”称号

战争中的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昨天还是炮火连天互相厮杀的场面，今天却到处呈现出一派喜笑颜开的气氛。在与美军、南朝鲜军阵地对峙的前沿阵地，中朝联军战友们互相拥抱，个个情不自禁地高举枪支跳起来，高呼“和平万岁”，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7月29日，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司令部的机关干部和前来慰问的中国和朝鲜各界代表以及文艺团体都聚集在这里。这个本来就很小的矿区，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夜晚，志愿军司令部为了庆祝停战胜利，特地举行宴会，热情招待前来慰问的各界代表和文工团的全体演员。宴席间，许多人都举着酒杯，向这位打败了美国军队而闻名中外的彭德怀司令敬酒。大家都对这位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彭大将军”表示崇高的敬意。彭德怀虽然白天接连不断地接见了各界代表和许多中外记者，显得很疲劳，但在宴会上他一直流露着平时少有的微笑，和大家一起举杯，随意交谈。

宴会结束后，在桧仓的地下石洞礼堂里举行了联欢舞会。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和文工团的演员们都到场了。据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回忆，这次舞会，连从来不跳舞的彭德怀司令员

也破例地来到舞场。

舞会一开始，一对对男女便欢快地兴致勃勃地跳了起来。彭德怀不会跳舞，坐在一旁面带微笑观看，和大家共享愉快欢乐。这次他总算开了眼界，才懂得了跳舞是什么模样。这时大家看见司令员坐着不跳舞，女演员们一个接一个前来邀请他跳舞。他总是微笑着婉辞说：“谢谢你，我不会跳，我坐在这凳子上，给你们助兴。”在场的人看见司令员一动不动坐在那个角落里观看，请他跳舞又请不动，大家内心总感到不安。这时一个文工团的小女兵，微笑着来到彭德怀面前，毫不拘谨地笑着说：“我和您跳跳舞可以吗？”

彭德怀看见这个小女孩活泼可爱，诚挚热情，实在感到再也难以谢绝，高兴地站起来说：“我实在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咱俩这样手拉手的围着舞场走一圈好吗？”这个小演员高兴极了，立刻拉起这位深受志愿军战士尊敬的司令员，围着舞场似跳非跳慢步走起来。在场的人们看见彭司令员终于下舞场了，既惊讶又激动，都不约而同的停住舞步，热烈鼓掌欢笑。很多人跑过来围着这一老一小的舞伴，长时间的欢笑鼓掌。彭德怀满脸笑容和大家一起鼓掌，笑声、掌声使整个舞场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这次是彭德怀唯一的破例进入舞场，也是他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轻松最愉快的一个夜晚。

7月30日，彭德怀告别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全体干部，告别了中朝谈判代表团的同志们，乘吉普车前往平壤，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庆祝朝鲜停战而举行的授勋典礼大会。

一路上，使他深有感触的是，过去都是夜间行车，什么也看不见，而今天却在白天行进。汽车沿着坑坑洼洼、又是水又

是泥的道路缓缓而行，呈现在他眼前的是烧焦的物资，炸烂的车皮，烧毁的汽车和坦克。它告诫人们，战争不是儿戏，要消耗难以计算的人力和物力；3年的战争，中朝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赢得了和平。

当汽车行驶到一座山头的拐弯处时，彭德怀要下车休息一下。他让司机停车后，自己走到路旁的一堆草丛中，这时他发现草丛中有一只白色的茶杯。他弯腰拣起这只有红漆字“献给最可爱的人”的白茶杯，看了又看，发现茶杯上有明显的弹孔。他心酸地站立着，仰望远方山头上还未熄灭的滚滚浓烟，低下头看着这只茶杯说：“不知道这茶杯的主人是牺牲了还是受伤了？他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将自己的热血洒在朝鲜国土上了。”

7月31日，彭德怀一行回到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受到大使甘野陶及大使馆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他不顾旅途的疲劳，对使馆全体人员讲了停战以后使馆的工作重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他说：“停战以后，使馆的工作将更加繁重，任务更艰巨。在志愿军仍驻守在朝鲜的情况下，作为国家的代表机构，应特别注意维护两国政府和中朝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重大问题应及时请示报告。”

晚上，平壤市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庆祝朝鲜解放战争胜利大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典礼。金科奉委员长、金日成元帅、崔庸健次帅和朝鲜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群众出席授勋仪式。首先由金科奉委员长宣读授勋令：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特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

章和金星奖章。此时万众欢腾，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群众高呼“朝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岁！”“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万岁！”“和平胜利万岁！”欢乐的群众载歌载舞，欢呼跳跃，场面热烈，极其动人。

彭德怀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致答词，他说：“我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我的最高荣誉称号，我也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感谢朝鲜人民和政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我还感谢朝鲜政府和人民，在我们的生活极为艰苦的时刻对我个人的照顾。我相信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将世代流传下去，万古长青。”

盛大的授勋典礼散会后，彭德怀漫步离开会场时，迎面跑来一群朝鲜小学生。他们用中国话高唱着《东方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忽然从小学生队伍里跑出来一个小姑娘，上身穿着洁白的短袖衫，下身穿着乌黑的裙子，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显得活泼可爱。她微笑着来到彭德怀面前，一面行礼，一面把一束鲜花献给这位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接过鲜花，两手搂抱着这个女孩，眼睛湿润润的。周围的人们清楚地看出他那难以控制的激动心情。他想起在3年血肉横飞的激烈战争中，这一群活下来的孩子，饱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痛。战争使成千上万孩子们的亲人牺牲，家园破碎，这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将留下难忘的记忆。

1953年8月1日，彭德怀胸前佩带着勋章，手里捧着鲜花，在金日成、金料奉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群众数千人的欢送下，离开平壤回国。

彭德怀永远不会忘记，他曾在这块战火熊熊的土地上，和志愿军的指战员共同战斗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永恒的记忆和足迹。他回想起在这场震惊世界的激烈战争中，几十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热血洒在这块土地上。那些在炮火中牺牲的英雄们，没有看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没有获得一枚勋章。

此时时刻，彭德怀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对随员们说：“这勋章是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不能把这些烈士的功绩记在我的名下。这勋章不属于我彭德怀的，而是属于全体志愿军烈士。今后我要把勋章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博物馆珍藏，让后代永远怀念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宁，在这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

四十、载誉回京，万众欢迎

彭德怀回到国内后，他的心思却仍在朝鲜。因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才刚刚几天，李承晚集团是否真正遵守协议，他还有些不放心。所以他决定暂不回北京，准备在东北多逗留几天，以便观察朝鲜战场形势，如情况有变，他可即返朝鲜应付。彭德怀途经鞍山时，又一次停车参观。这时的鞍山，比8个月以前他所看到的，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已接近竣工，新建的第七号高炉已高高矗立，薄板轧制厂也破土动工。他一边观看，一边向陪同的干部询问情况，并且不时地向工人们热情地打着招呼，流露出平时少有的兴致和欢欣。

到了沈阳，他向东北军区的领导干部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朝鲜停战刚刚签字，形势是否稳定，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他说：“凡是抗美援朝的机构设施，暂时都不要撤销。目前虽已签过字停了火，但为了更稳妥起见，还应当再观察几天。我也暂不回北京，留在东北察看前方动静，一旦局势有变，便马上回到朝鲜前线。”他对祖国、对人民赋予他的任务总是要负责到底的。

彭德怀在东北地区约逗留了八九天，主要就是为了应付

朝鲜前线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同时他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参观东北各地的重工业建设。他先后巡视了抚顺、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长春等工业城市和军队院校。当时他每到一地，虽然看到的只是一些大型厂矿的雏形，甚至有的还只是一片工棚，看不到厂房和机器，但是他总是高兴地鼓励着创业的干部和工人们说：有了这些工厂，我们就不愁没有拖拉机、收割机和飞机、坦克了。

彭德怀一行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一周的参观访问后，于8月9日回到沈阳，准备返回北京。彭德怀虽身居高位，但历来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每到一地，总是以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的身份要求自己，一贯反对搞首长特殊化，反对铺张浪费。8月10日下午，彭德怀一行离开沈阳返回北京时，乘坐的是普通列车。东北军区给中央军委打电话，报告彭德怀司令员已由沈阳乘火车返回北京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得知此情况，马上指示铁道部迅速派出一列专列，在中途迎接彭德怀换乘专列。彭德怀乘坐的火车于傍晚到达锦西车站时，车站转来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总理让转告彭老总，请他在中途停车休息几个小时，然后换乘专列，在明晨8点以后到达北京站。因为北京各界代表要在车站欢迎，并且举行欢迎仪式。

8月11日9点多钟，彭德怀的专列缓缓到达北京站。只见站台上悬挂着红色大字横标：“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胜利归国大会”。两旁结着许多红色彩球。数千人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欢迎的人群挥动着鲜花和彩旗，向面带微笑走下列车的彭德怀热情致意。欢迎大会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北京市抗美援朝

朝分会联合组织的，到车站欢迎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以及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彭德怀在军乐声中接受了群众代表的献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和朝鲜大使馆代办致欢迎词。彭德怀接着致答词，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向全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毫无保留的支援和关怀，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

9月12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主持会议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各位副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和高岗。在京的政协委员、政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这一天，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彭德怀走上讲台的时候，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的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一次再次地被大家的掌声所打断。会场气氛极为热烈。

彭德怀在他的报告中，概括地叙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战斗和参与谈判的过程，说明了中朝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伟大胜利，评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远东及世界局势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说：“在经过3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

可战胜的。”这时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然后他又简要地说明，这次胜利，是在敌我军事装备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取得的，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把许多新武器都使用过了，但是军事装备居于劣势的中朝人民军队仍然能够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说：“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时为止，朝中人民军队共毙、伤、俘敌军共109万，其中美军39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中牺牲和负伤的共36万多人。”

最后，他分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力量的源泉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表示了向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抗美援朝运动的无私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无限的敬意。

彭德怀报告完毕，时间已过了中午12点钟。时间虽已很晚，但大会仍然接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许多政府委员争相发言，给予抗美援朝的斗争极高的评价。著名华侨陈嘉庚委员说：“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海外侨胞充满了信心，得到无限的勇气和鼓舞。”他的发言，说出了一切爱国人士想说的的心里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100多万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安全和保证，为世界和平和友邻国家人民的安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而彭德怀以威武雄壮的英姿，以高超的指挥艺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作战创造了新鲜经验。彭德

怀在朝鲜战场上指挥百万志愿军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英名将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永远颂扬和怀念。

后 记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至今已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场战争是在以美国为首、由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侵犯后，我国边防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凡是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现在均已年近古稀，他们不会忘记当年战场上那一幕幕激烈悲壮的场面，也不会忘记那千千万万把鲜血洒在朝鲜国土上的战友。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忆起这场震惊世界的残酷战争时，必然会默默地怀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彭德怀元帅。

彭德怀是在大敌当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亲率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开赴朝鲜战场。在敌我装备十分悬殊、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战场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他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中朝联军抗击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经过两年多的激烈较量，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迫使敌人签字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打出了国威、军威，从而戳穿了“美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本书遵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观点，以事实和文电资料为依据，主要是以彭德怀司令员为轴线，围绕着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彭德怀这一段经历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是《彭德怀传》的补充，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史，因此，对历次战役中各军的作战经过和经验教训写得十分简略，对广大指战员在战争中奋不顾身英勇拼搏的英雄形象写得很少，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战员谅解。

张 希

1996年4月于北京